

# 被遺忘的沙漠媽媽

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生命及故事

靈修



洛蓉·思宛 (Laura Swan) 著  
張楚慧 譯

輔大神學叢書107

# 被遺忘的沙漠媽媽

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生命及故事



洛蓉·思宛 (Laura Swan) 著

張楚慧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NO. 107  
FUJEN  
SERIES  
THEOLOGICA

# **THE FORGOTTEN DESERT MOTHERS**

**sayings, lives, and stories of early Christian women**

by Laura Swan

Copyright © 2001 by Saint Placid Priory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ulist Press,  
997 Macarthur Boulevard, Mahwah, New Jersey 07430, U.S.A.

Translated by Chowai Cheung and edited by the Fu Jen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t. Robert Bellarmine.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錄

- iv 爲中文版作序（洛蓉·思宛）
- vii 譯後（張楚慧）
- 1 前 言
- 7 第一章 沙漠姆姆身處的世界
- 23 第二章 沙漠靈修
- 37 第三章 沙漠姆姆的嘉言
- 77 第四章 沙漠天空上的耀星——  
較少人認識的沙漠姆姆
- 117 第五章 初期教會的女執事
- 137 第六章 群修路上的導師——團體及其領袖
- 169 結 語 來自沙漠的饋贈
- 188 附錄一：被遺忘的沙漠姆姆年代表
- 189 附錄二：拜占庭傳統中的執事聖秩授予禮
- 193 附錄三：詞彙淺釋
- 201 附錄四：聖婦瞻禮日年表
- 205 附錄五：參考書目選輯

## 為中文版作序

沙漠媽媽今天還在召喚我們！

媽媽的生活樣式，以及她們的教誨，對現今世界的挑戰，為覓尋靈修的人來說，仍甚具吸引力。像媽媽一樣，我們生活於一個混亂的世界——內戰、種族屠殺、惡疾、飢荒等，此起彼落。縱然如此，世人對改善生活的企盼，仍然是那麼地殷切：年輕人盼望能接受教育，並有機會安穩地、懷著尊嚴養活自己；女性希望家庭暴力和性侵犯不再出現、能接受教育，及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工作；小女孩就簡單地希望能上學去。

這些變革，指向一個建基於正義、具尊嚴的人類大家庭。全球各地不斷有人要求獨裁和暴力政權下臺，堅持要見到民主逐步具體實現。他們不無理由地質疑：西方式的民主是否就是唯一可行的民主制度。也許，一個扎根於本地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民主方式，更能滿足他們對民主的盼望。

我們生活在一個宗教處於重要改革的世代。面對今天人類的苦難和期盼，很多不同的宗教傳統，例如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都在重新檢視自己的聖典，嘗試在忠於自己的信仰傳統的同時，也能為掙扎中的現代人帶來靈感與希望。作為宗教團體，我們如何面對販賣人口的活動？如何

回應受辱或受虐婦女和孩子的行爲，以及人類對環境的蹂躪；我們又如何處理那些不受控制的跨國機構，它們的運作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

這些宗教正在自省：哪些宗教習行是屬於文化層面，因此可以視情況而廢棄；哪些習行又是傳統的本質。在這個宗教重整的時代，我們該以深思看待一切生命，並實踐正義。不再急於爲教會的紛雜問題爭辯解決方法，而是讓聖神塑造我們成爲天主所渴望的模樣。

姆姆生活的世代，政治制度正在崩潰，政府既獨裁也腐敗，環境被妄用；對當時的大部分人來說，戰爭、疾病和飢荒是他們每天都要面對的生活現實，而奴隸和受辱或受虐的婦女也非常普遍。那時，神學上的爭議使信友團體陷於分裂，以致基督宗教處於巨變之中。很可惜，當基督宗教離開它昔日以家庭房舍爲基礎的傳統後，卻走進了權力的殿堂。姆姆們提醒基督徒要忠於福音的召叫、要培植默觀生活、要以正義待人，其他的就留給天主去關顧好了。

今天，令人驚奇詭異的通訊方式推陳出新——從可以錄像、發短訊和「推文」的手機，到互聯網，再從社交網站到日新月異的大眾傳播媒體；可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卻比以前更減少了。人們仍然感到疏離、憂鬱和沮喪。我們一方面把自己推薦給世界，向素未謀面的人表示友善；但另一方面，卻失掉了真正友誼的藝術。姆姆的榜樣教導我們交友的要訣——就是在生命

道上，以誠信、以互助，彼此結伴同行。姆姆知道她們也許在地域上各處一方，但其實彼此是緊連深繫的。她們雖然獨處，卻並不孤立。

在我們面對今天的噪音與趕忙時，姆姆激勵我們要懷抱和品嚐真正的靜寂：要停下來，注意天主透過大自然和意想不到的遭遇與我們溝通；要深度聆聽，好能真的聽到祂所傳達過來的訊息。姆姆也邀請我們，要有意識地去生活，注意自己的價值觀和承諾，然後把其餘的都一一放下。她們留給這世代的訊息，與昔日留給初期教會的訊息仍是一樣，而且對現代世界仍然是非常恰當、適切。

我們可願細聽？

洛蓉·思宛

2012年9月寫於美國華盛頓州

## 譯 後

數年前，我在悉尼一家天主教神學院，修讀了幾科教會歷史課程，期間接觸了好一些我猜想不少華人基督徒也會感興趣的書籍。心想：如果能把這些英文書籍介紹給華人讀者多好，其中之一就是這本「被遺忘的沙漠媽媽」。後來，我終於說服自己，動手把內容翻譯。

前幾個月，在再三覆閱譯文時，我驀然醒悟：這些年來，當我走過生命中一段頗為僻深的荒漠之地時，媽媽原來一直與我風雨同路。媽媽教導我要安處沙漠、注目上主；這樣，來自天上的靜、寧與透悉力，自會教我鑒察沙漠中所走過的不同地貌，辨識聖神在我生命中的流動，認清自己的終極盼望與安慰；然後，仰仗上主的恩慈，從生命的每一個境況中獲得益處。

在推敲文字的過程中，我對沙漠媽媽和群修先賢所留下的行實與話語，感受甚深，多少次頓筆迴思，欽嘆不已。羅馬帝國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女性是活於父權與夫權之下。書中女性共通之處，就是對天主懷有一份非常熾烈的渴想。她們不顧一切，跳出當時社會文化的規範，正是這些女性對其生命終向的一種表達。

這些婦女所渴求的，是要達至與上主全然契合。要達到這



目的，她們須剔除一切橫攔於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障礙。棄捨、抽離、克制、默靜、加深自我覺察能力等等，都是靈修路途上所要下的功夫；而天主聖言及祈禱，既是靈途上的養料、導航儀，也是她們心之所歸。這個淨煉過程會結出多樣果實，例如謙遜、悲憫、心裏潔淨和心如止水。我們能從姆姆的靈修中，汲取靈感，來面對今天的嘈音、趕忙、不正義和各人生命的挑戰呢？這是作者洛蓉·思宛——一位本篤會修道人——在書中最關注的課題。她這份心懷，從〈為中文版作序〉、〈前言〉和〈結語〉這三章中，可以感受得到。

本書記載了教會首六世紀中，七十多位婦女所走過的靈修旅途。談到那時期的修道人，人們自會想起沙漠教父來<sup>1</sup>，絕少會想到沙漠及城郊地區的女修道者。但正如《路西厄歷史》所記載（請參閱〈前言〉），當時修道的女性人數，其實遠超於男性，大概是二對一之比，然而卻是男修道人的故事得以留傳後世。

洛蓉·思宛從史料中，搜集了這些女修道人的生命故事，

---

<sup>1</sup> 在書中，我仍會以「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來整體性地稱呼沙漠中的男性修道先賢。但當稱呼個別的先賢時，例如「Abba Banfu」，我會譯為「班富阿爸」。原因是：一、此稱呼較能反映 Abba——原意是父親——與徒生之間父子般的真摯關係（Amma——原意是母親——與徒生的關係亦然）；二、每次要把 'Abba Banfu'、'Amma Syncletica' 稱為「沙漠教父班富」、「沙漠教母辛克樂尼卡」，在我而言，有點累贅。所以，最後決定採用「阿爸」和「姆姆」這兩個稱謂，取其較為簡單、也更能反映原文的意思、讀音和眾人的關係。

和她們留下來的一些話語；然後，以她作為一位本篤會修道人和靈修導師的體會，從後現代人的心靈角度出發，闡釋姆姆的嘉言，令人更易看到這些嘉言對當代恰切之處。作者的記敘也讓我們體會到，在不同階段的初期教會生活中，婦女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擔任執事及塑造修道傳統等）。可以說，本書在學術研究方面既有其貢獻，在靈修方面也甚具啓發，這是本書的特點之一。讀者之中，無論是對靈修、神學、教會聖統制、修道傳統、初期教會的婦女等課題有興趣的話，都能從書中找到可供反思的素材。洛蓉·思宛行文深入淺出，甚易閱讀，只要您喜歡從別人的生命中學習、只要您所走過的路，已為您培植出一顆深度聆聽的心，您必能從書中女性的靈途與嘉言中，拾獲智慧。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動用了身邊所有的資源，以補一己之拙。非常感謝多位家人、朋友、作者洛蓉·思宛、編審者楊素娥、神長、修女（其中有些甚至是素未謀面的）對我的幫忙。他們為我提供工具書、找來專用名詞的中文翻譯、與我斟酌文句等。願上主大大回報各人的慷慨。

譯者 **張楚慧**

寫於澳洲悉尼 2013年1月

# 被遺忘的沙漠姆姆

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生命及故事

# 前 言

在研究院修讀神學時，筆者對自己過去的宗教認知，感受到極深的衝擊。從課程的研修中，它不斷在提醒我，應以反思自己的生命經歷及對天主的認識，作為神學研修的起始點。我喜歡思考，也甚愛閱讀，因此，我向來認為正規的神學是絕對理性的。只要我的思路清晰，而我的言行也以理性為基礎的話，我的路便走對了。

在研究院讀神學時，我多次目睹死亡、自殺，以及關係的改變。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一股越來越強烈的呼召，指示我走修道之途。這一切，令我對生命及生命原貌本來的認識，產生了質疑；我經歷了一浪復一浪的轉折期，海浪把我捲起，背我前行。在這過程中，我覺察自己澄清了一些價值觀，也作了一些抉擇，它們使我一步一步地，走進自己的內心，也一步一步地走近了天主。

我漸漸對沙漠有親密的認識，包括其中痛苦的撕脫過程，和濃濃的默靜。在時間的流轉中，我學會了聆聽內心的深處；於是，以前乾涸的荒地，現在變成豐豐裕裕的簡樸，那震耳欲聾的默靜，以及找不到天主的感覺，讓我看清甚麼是我緊抓著的偶像。天主極盼望將我內心的假神清除，好讓我能與那位真

實的「自有者」<sup>1</sup>相遇。我的內心旅程，是朝向簡樸……走向那片肥沃之地，在那裏，最真實的我才可能嶄露頭來。

當我面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反省其中是否有價值與意義時，我完全沒有準備其後果，會是經歷一場心靈革命。以往我認為是絕對的事，現在都崩潰；確實無疑的事，現在都動搖；而我也質疑一切我曾相信的事。我開始發現自己的內心聲音，聆聽自己的價值取向、渴望和心醉之事。我也有學習聆聽自己的感覺、感情，以及內心起伏的背後所隱藏的智慧。面對那些壓在心上的死木頭——一大堆「早知如此」、「早該如此」——那些一直悄悄地在我心內低貶自己的惡霸，我發現自己竟握有自由，可以不再將它們搬來拉去。我也開始發現天主那簡簡單單的豐裕，才是真真正正的豐裕。

在這個轉折以及內心動盪的日子裏，我經人介紹，認識到一些來自非主流文化和有著很不同經歷的人，他們激發我跳出一貫的思維框架，確認到有一些場合，我曾經同時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我念神學及教會歷史時，我學會去注意那些默默無聞的和那生命經歷早已遺佚了的人。

我是在修道院初學期，首次遇到沙漠隱修者的。這些城市及沙漠人尋求與天主建立濃烈激情的故事裏，所突顯的意象令我神往。可惜，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以外，這些故事都是關於男

---

<sup>1</sup>「我是自有者」、「我是永有的」或「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是天主向梅瑟的答覆。參：出三 14、卅三 19。

隱修士的。有關沙漠中女隱修者的資料，極其欠缺，令我越來越感到失望。

我開始去尋找及收集一切關於這些女隱修者零星的故事。有時，我感到自己就像兩位我所喜愛的小說人物——斐瑋思修女和卡德汎修士<sup>2</sup>，在查探著這些歷史人物的事蹟。我覺察自己在追蹤線索，沿水溯源，在文字的倒影裏，尋找這些婦女。這些線索往往出現於罕見的學術文獻、註釋，及旁徵的史料之中。

歷史上有關於婦女的資料，很多時候是被丟棄於幽暗的角落中；人們也許感到她們的存在，卻又看不到她們。不少教父能夠成名，是有賴於婦女的；這些教父之中，有部分又曾受過一些個性堅韌的婦女所培育及支持；也有些教父被稱譽為某某潮流的始祖，但其實，真正的創立者是他們生命中的婦女。

初期教會歷史文獻中，常有簡略提及住在沙漠的婦女、住在城市的獨修女性，以及住在修道群體中或住在靠近修道團體的婦人。在《路西厄歷史》（*Lausiac History*）<sup>3</sup>這本著作中，作者帕拉迪烏（Palladius）估計這些女性的總人數，遠超過男性，比例大概是二比一，然而，卻只有男性隱修者的故事得以流傳後世。

---

<sup>2</sup> 譯者註：即 Sister Frevisse and Brother Cadfael，他們是以中世紀為背景的懸疑小說中的虛構人物。

<sup>3</sup> 譯者註：《路西厄歷史》寫於主曆 419~420 年間，記載了當時在埃及沙漠隱修的現象，帕拉迪烏是在當時拜占庭一位內臣路西（Lausus）的請求之下，執筆寫成此書。

古代基督徒聖者的傳記，對即使是最殷切的讀者來說，讀起來有時也不容易，甚至會覺得沉悶。這些傳記的作者，著重反映人物的內心和特質，而不是歷史事實。寫作的目的是要表達一些道德教訓，並爲了勉勵讀者。詳細的記敘，有助於作者加強當中的道德教旨、舉揚這些聖者，並令故事值得細聽。爲了適合我們廿一世紀的心靈和觸覺，當我覆述這些故事時，我將其中過分累贅的細節刪除。有需要的話，或遇到有趣的內容，我會節錄部分原文的翻譯，讓讀者直接聆聽這些古代傳記作者所述說的故事。

本書是我在團體之中構思、孕育和成熟的。我所屬的修院團體，導引我認識早期基督徒修道熱潮中，一些被遺忘了的聲音；而在我探尋衆多潛藏、有待發掘的聲音的過程中，她們也給了我不少鼓勵。「基督君王之女」(The Daughters of Christ the King) 這個團體，極度渴望認識來自沙漠以及修道斗室的智慧，鼓勵我把研究出版成書。撰寫期間，卡蓉·巴如艾圖 (Karen Barrueto) 與碧莉·美姿 (Billie Mazzei) 耐心地閱讀初稿並提出意見。廷伯倫區域圖書館的藏書系統 (The Timberland Regional Library System)，儼然將世界放在我的指尖之下，它找尋偏僻資料的能力令我驚訝。

作爲一個作家，我生活在最理想的環境裏。我身邊儘是一些創意十足，常常鼓勵別人追尋遠景、夢想及醉心之事的人。我像很多婦女一樣，絕對相信女性是百分之百根據天主的肖像

而被造的，我體會到這種強烈的女性氛圍，肯定及滋養男性和女性各有的天賦。我亦有幸常能與退省者、訪客及聽眾交流，他們的問題令我不斷探究和追索；他們對生命及對有關於天主的事，所表現的活力和熱忱，令我不斷探尋……



# 第一章

## 沙漠姆姆身處的世界

基督宗教是一個有生命的、仍在演變及成長中的宗教活動。每一個世代、每一個文化，都得面對和闡釋納匝肋人耶穌的核心訊息，以及祂的作為。**我們不是天主所認養的繼子女，而是天主所生的孩子。**當耶穌的宣講活動傳遍羅馬帝國各省時，當地的每個人、每個社區，都得思量它的訊息及對自己生命的意義。後來，一些源於福音、但表達不盡相同的訊息漸漸出現。而這宗教活動歷經多次起伏的擴展和復興，再加上期間所出現的巨賢（他們感召了不少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使基督福音多樣化的表達得以延展。各類獨修和團體修道（以下也簡稱為「團修」或「群修」）的形式同時出現，它們的發展既無固定模式，亦各不相同。

基督信仰的初期，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教。主曆 70 年，耶路撒冷猶太會堂被毀滅；猶太人的大流散，以及早期基督徒體驗到與主流文化之間之鴻溝逐漸擴大，令家庭房舍慢慢

成爲基督徒聚會的地方<sup>1</sup>。信徒聚集於家庭中，舉行「主的晚餐」、洗禮、崇拜及會議。那時，並沒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鐸職制。女性主領著她們的家庭——那是男性所確認及尊重的女性管轄領域。由於擘餅禮部分，可追溯至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所以很有可能，婦女常會督導擘餅禮的進行，參與者深感自己在分享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至於有關這信仰核心慶禮的討論，是後來才出現的，且逐步系統化地演變，並稱爲「神學」。

初期的信徒關注基督很快會再來，也重視勸人皈依，以及裝備信徒面對這企盼已久的日子。保祿於《迦拉達書》中，引用一句早期洗禮時常用的話語：「（你們）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爲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三 28），這句話深深地影響早期尋道者的思想。

---

<sup>1</sup> 參閱：Ute Eisen, *Women Officeholders in Early Christianity: Epigraph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00); Karen Jo Torjesen, *When Women Were Priests: Women's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Scandal of their Subordination in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3); Elizabeth Schussler Fiorenza, *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Kathleen E. Corley, *Private Women, Public Meals: Social Conflict in the Synoptic Tradition*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3); Judith Perkins, *The Suffering Self: Pain and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John Dominic Crossan, *The Birth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8).

至於成效如何，就得看實際境況了，尤其當時在權威和領導上、文化差異上，以及對女性和奴隸的本質與角色的理解上，都曾出現爭議。在基督內眾人都成爲一體，這觀念在實踐上，雖然從未臻於完美，但始終仍是深受信徒重視的一個價值標準。

那時，不論男女都參與傳教和調濟貧窮者、孤兒及囚犯的工作。也有女性擔任領導角色：遠古年代的墓碑，透露了歷史上婦女曾擔任**會堂長、執事、長老，及可敬的女主教**等<sup>2</sup>。不過，在實踐《迦拉達書》的理想上，仍是有些掙扎。婦女和奴隸分擔傳教、教授要理、建設信仰團體的工作。從文化角度而言，這些團體有些屬猶太人、有些屬希臘人、有些屬羅馬人，而有部分著重先知性神恩。

主曆第四世紀，基督宗教獲得接納，成爲羅馬帝國的國教。這轉變令基督徒活動內的領袖，越來越要公開露面。當時的社會觀念要求婦女留在家中，不能出現於公眾場合；雖說《迦拉達書》三章 28 節中有此理想，社會上漸漸捲起一股壓力，要求將婦女撤離公開領導崗位，以符合當時的風俗<sup>3</sup>。

雖然如此，信徒團體是活潑和兼容的。有些婦女仍然擔當領導工作——有的作傳道、有的當教師、有的作隱修者。當時的教會尚未發展成今天這般的制度化。信眾中有領導能力的，都

---

<sup>2</sup> 參閱：Joyce Hollyday, *Clothed with the Sun: Biblical Women, Social Justice and U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sup>3</sup> 參閱：Torjesen, *When Women Were Priests*.

會被召請出任教師、傳道，以及先知的角色。先知和治病神恩都很蓬勃。有些主教支持女性作先知及隱修者，有些主教則嘗試控制及盡量削減她們的影響力。但先知的角色，往往是在漸趨規律化的教會生活以外的；主教若想監察和影響教師，要比監察和影響那些自稱以天主之名發言的先知容易。

## 社會及政治上的影響力

羅馬帝國的迫害及社會的不接納，令基督宗教一度被邊緣化。婦女們深深地被基督徒運動所吸引，因為在這裏，她們可以享受到在主流文化中所沒有的自由。這些因素影響了獨修和團體修道這兩個傳統的發展。

迫害、殉道精神，以及對生命意義的深切探尋，激發起了信徒對信仰的熱忱，以及他們不惜代價地追隨基督。這對信徒的靈性生活，及他們追尋一個既具挑戰性、也令自己感到滿足的靈修旅程，不無影響。他們跟隨猶太習俗，每天數次祈禱，有些更追求深度的祈禱生活。迫害終於過去了，守齋、自願接受貧苦和匱乏、守靜默和深度祈禱，便成爲一種繼續活出殉道精神的方式。

爲要肖似基督，也爲了想在基督內合而爲一地生活，便出現了各種類型團體生活的實驗。有些信徒在他們的家園中，或在他們的村莊偏遠地區，租些小房間獨修。也有信徒開始度小團體生活，通常是在較富裕的信友家中。他們的居所一般是由

數間房舍組合而成，可以滿足成員的住房需要，並招待他們無可避免的訪客。雖然他們會在院舍內一個莊嚴的地方聚集祈禱，大部分城市的團體修道者，仍會去當地的教堂。漸漸地，隱修者也好、尚未成形的修道團體也好，都摸索出一套習慣來。這些習慣，再經過對福音的反省，便慢慢變成一套守則，日久又成爲他們共同生活的指引。就這樣，一股團體修道及隱修文化，便逐漸出現了。

基督宗教裏的修院傳統，是在家庭中萌芽的。初期的修道團體，通常會包括家庭成員，如親戚、仍待扶養的家眷和奴僕等<sup>4</sup>。這份涵蓋性，對團體修道及沙漠靈修，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修道生活的重心，是集體祈禱、個人祈禱、服務當地教會、閱讀聖經、閱讀修道先驅們的著作，以及服務貧苦者。其中一些人可能感到受呼召，從集體生活轉爲過獨修生活。

那時，雖然修道團體及獨修者在羅馬帝國的大部分城市裏，都可以找到；但他們漸漸出現外移的趨勢，往小村莊及沙漠發展。城市基督徒多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一般是男家長或女家長帶領全家皈依基督。然而，沙漠中的隱修者和團體共修的成員，往往是目不識丁或是來自農民背景的。住在城市而又受過教育的隱修者並不普遍，若有的話，他們一般都有點名氣。農民隱修者，較喜歡在他們熟悉的小城鎮和沙漠裏，過節奏較緩慢、也較寧靜的生活。而城市的隱修者，則嚮往沙漠的

---

<sup>4</sup> 奴隸往往會獲得釋放；他們在團體中，與其他成員受到同等看待。

幽僻和清靜。

導致隱修者外移，往城郊去的因素，包括流行病、政治貪污、社會動盪（如犯罪活動、政府所實施之苛法、重稅、迫害），以及後來教會內的神學辯論等。教會制度化後，不斷累積集結的權勢，與其成聖成全的目標之間相矛盾，亦令不少基督徒感到迷惘。基督宗教從社會的邊緣、從家庭中，變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階層，加以後來在公眾會堂裏聚會，令部分信徒感到基督信仰已變質了。有些人覺得教會漸漸失去了它先知性的特質，越來越世俗化，而加入教會的人士中，也有些人只是為了圖謀方便和政治利益才來的。

當教會慢慢進入主流社會，信徒走往沙漠和修道團體的趨勢就更強了。以前婦女在基督宗教裏所享有的自由，令她們可以擺脫文化的羈絆，在教會內擔當領導者的角色（女性當領導，是羅馬社會所不容的）。當基督宗教仍是以家庭為中心、是一個邊緣化的宗教活動時，婦女可以主持在家中舉行的聚會，也可以出任傳道、宗徒和教師的工作。

不幸地，當基督宗教在大規模的主流社會中嶄露了頭角，教會的男性領導者對婦女出任公職，也越來越感到不安，以致當初在教會的傳道和領導崗位上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婦女，察覺到她們能參與的工作已日趨減少。而在主流基督宗教給予婦女任領導者的機會日趨減少之同時，沙漠以及修道團體卻讓婦女在行動和靈修方面，感到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這個從城市轉往沙漠和修道院的趨勢，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理解。首先，當隱修者在形體上離開羅馬社會時，他們也從羅馬文化中抽離。他們會放棄一些反映她們社會階級的象徵，如美麗的衣服、珠寶、髮型等，改而選用較為一般而簡單的衣裝。隱修者所尋求的，是藉由與其他尋道者在外觀上看齊，而讓自己「消失」。

隱修者選擇深色或顏色自然一點的衣服，看上去像貧窮人的衣裳；他們也會把頭髮藏起來，或把它剪短。婦女喜歡穿上修道服裝，很多時候會蒙頭，衣著傾向男性化。隱埋自己的性別，是當時修道慣俗的一部分，亦有實際的用處：如果她們看起來像閹人，便會減少她們受滋擾（尤其是來自強盜）的機會。

當時的基督徒不贊同沐浴，原因有幾個。那時沐浴是一個公開活動；而公眾浴室，有時是男女共用的。對一些基督徒來說，在公眾地方沐浴是有傷風化的行爲，基督徒不適宜做。也有人認爲，不該看別人赤露的身體；還有很多人認爲，沐浴會激發情慾，而情慾在當時被視爲是淫魔的化身，無可避免地會招惹問題。他們天天都跟自己的荷爾蒙交戰！

## 進入沙漠或修道院

決定度隱修生活的人，會去找一位靈修導師。那些被稱爲「阿姆」（amma，本書稱爲「姆姆」）或「阿爸」（abba）的人，均是在隱修路上久經磨練，並被認爲是已臻成熟和智慧之境，而

在身教、規勸、說故事、講授上，也甚具經驗。

領取修道服裝或施行剃度的儀式，都是在師徒關係開始之初舉行的。通常弟子會搬進姆姆的家、修道團體，或搬往一間沙漠斗室裏去。一張粗蓆、一塊羊皮、一盞油燈，和數個盛油、盛水的器皿，就是隱修者常有的家具。隱修者每天通常會吃一頓便餐（一般是素食），而睡眠時間會減到最少；一來，這是修道人的習慣，二來，可以留多一點時間作祈禱。

姆姆的身教，更勝於言教。在這授與受的過程中，師徒之間常會培養出深厚的心靈感通來。當姆姆祈禱時，徒生也祈禱；師徒也常會一起工作，如編籃子、織繩索、織布匹，以及一起去調濟窮人。隱修者堅持藉著勞動而自食其力，她們不接受羅馬社會的階級分界，包括拒絕坐享奴僕勞動的成果。

姆姆們尊重和珍視靜默，故此都盡量少說話。沙漠姆姆深知，言談是心靈的反照，是以告誡徒生說話要有智慧；守默靜，幫助她們接收、細嚼及思索生命之言。

在這潛修路上，姆姆與徒生一起前行、一起掙扎，但彼此仍會保持適度的距離，好能進行辨識。師徒之間的溝通，是開放而真誠的。徒生會與姆姆道出內心的掙扎，而姆姆亦不會隱藏自己的人性。如何處理難以控制或虛假的激情，那就得靠從漫長而艱苦的磨練中，所掌握到的知識和智慧了。這些女性明白到，人必須對自己有所認識，亦須深知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何等重要。



姆姆與徒生在沙漠的修道生活是艱苦的，雙方在其餘生，盡力將身體、思維以及內心世界的每一領域，重新導引，轉向天主。姆姆們「善於將靜默一層一片地撕開、揭露，直戳徒生們心靈的深處，讓永生天主的聲音清晰可聽」<sup>5</sup>。

沙漠姆姆每天都騰出時間學習和祈禱。她們以敬虔的態度生活，再加上每日七次的祈禱（日後漸漸演變為「每日禮讚 Divine Office」），便是她們每天的精神養料。領受聖體的機會不多，通常是在主日。那些完全獨居的隱修者，可能會數月、甚至數年才領受聖體一次。

她們生活簡樸，連情緒和態度也盡量簡約。她們會鑒察自己的舉動，並且避免無意識的行為，包括留意自己怎樣洗衣服、怎樣洗器皿、怎樣彼此交談。漫不經心，是靈修旅途上的敵人。

沙漠姆姆刻意追求獨處，好能深化以回歸天主為終向的內心旅程。獨處可以是在城市，也可以在沙漠之中。有些婦女會來往於她們所屬的修道團體和沙漠之間。

她們的斗室——無論是在修院、或是在沙漠的——對她們的靈修都非常重要。斗室是她們靈性戰役之地，在這裏，她們要面對自己最真實的面貌，對一己之罪和創傷也有更深的體會。隱修者如果在自己的斗室中找不到天主的話，也必無法在其他

---

<sup>5</sup> 參閱：Wendy Wright, “Desert Listening,” *Weavings* 9:3 (May-June 1994), 12.

地方找到祂。無論是過去或現在，一位真正的隱修者會駐居於自己的心神、肉體及靈性的內室中，抖擻精神，直至與天主契合。

隱修者通常都擁有書籍，如聖經手抄本；尤其在當時，科普特文（即古埃及本地語）手抄本已漸漸出現。她們閱覽的書籍中，有宗教性的，也有非宗教性的。

沙漠中的書籍，通常是儲存在修院附近的教堂之中。無庸置疑，這些早期的藏書中，大部分當然是聖經，或特為個人或公眾閱讀的讀經集。不過，後來的藏書也包括講道集、教義性文獻；如：亞歷山大總主教的牧函或大公會議的正典文獻、聖人的傳記及語錄等<sup>6</sup>。

諸如教父以科普特文或希臘文所寫的本文、在「基督論」的爭議中聖亞大納修（Athanasius）及有關人士的書信、其他修道人的嘉言和著作等，都可以在很多修道團體中找到。

埃及聖瑪卡莉思修院圖書館（Monastery of Saint Macarius）一個科普特文著作的後期目錄顯示，它收藏了多本《傳記、殉難及嘉言錄》（*Lives, Martyrdoms and Sayings*）；那是一本記述沙漠教父和其他有關修道生活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講道稿。對早期的修道者來說，傳統是重要的，聖人的嘉言行

---

<sup>6</sup> *Paphnutius: Histories of the Monks of Upper Egypt and the Life of Onnophrius*, trans. Tim Vivian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3), 19.

實，後人會反覆閱讀傳誦。昔日的聖者在教誨、指引、安慰、規戒和啓迪方面，繼續影響後人。他們的智慧是聖潔的，會代代傳承下去<sup>7</sup>。

譬如，在隱修者中，茱利安納（Juliana；詳見第四章，本書 95 頁）及美蘭尼雅（Melania；詳見第五章，本書 154~159 頁）便是以她們豐富的藏書稱著。

從表面上看，沙漠的獨修者及群修者，似與地方及普世教會隔絕；但事實卻正好相反。外界人士會到沙漠來，尋求靈修指引和輔導；亦常有主教將隱修者牽涉入多次激烈的神學辯論中。碰上合適的機會時，群修者也好、獨修者也好，都會負起傳教角色，導引人皈依基督宗教。他們之中有些屬正統派，有些則採納非正統立場，各人都認為自己是在維護真正的信仰。昔日流傳下來的書信及論著顯示，當時的人對基督宗教及其神學發展，都非常關注。

## 走在朝聖道上的沙漠姆媽

姆媽們特意找偏僻的地區，其中一些環境甚為惡劣。她們屬意的，往往是當風之地，有野獸出沒、缺水、缺植物及缺乏基本設施之地。姆媽視她們在曠野的生活為戰鬥；沙漠精煉她們的內在力量和決心，加深對上主的依託。沙漠亦是死亡之地——在這裏，人讓虛假的自我、虛假的支持死去，將舊習慣、舊

---

<sup>7</sup> 同上，20。

態度埋葬；所以，這裏也是靈魂與魔鬼的領域。沙漠的隱修者相信，接近大自然的威能，會增進她們祈禱的熱忱。

姆姆們的足跡遍及埃及、敘利亞、波斯，以及今日土耳其等地的沙漠。在地中海周邊，較北的高盧地區（Gaul；譯者按：即今天的西歐）也有她們的蹤影；後期，有些也去了愛爾蘭和英國。姆姆選擇的地點，通常是距離小鄉村有一日路程之遙，好能與團體以外的世界保持一點接觸。她們有些住在山洞，有些棲身於舊樓房的廢址、家庭墓園、島嶼、海岬，和北部沼澤之地。尋道者有時會找上門來，聚集於一位資深的沙漠姆姆或教堂附近，形成一個小團體，也有些會聚居於家庭宅院之中。

沙漠隱修者相信，匆忙、人潮及噪音，是靈修旅途上的最大敵人。內心噪音，妨礙人聽到天主的叮嚀，而沙漠是一個可以平息內心噪音的地方。在沙漠裏，靈性上的考驗和轉化，是意料中事，而人亦願意積極面對之。少了生活上的舒適及物資的誘惑，再加上遠離了人類社會的錯綜複雜，心靈的洞察力自會提升不少。

姆姆特意拉近與天堂的距離。被社會遺忘，就是讓自己變得肖似天使，而她們也盡量減少與外界接觸，只保留一些必要的關係。她們自視為等候移居天鄉的外地人，因此悉力減少旁驚之事，讓自己注目天鄉。她們在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因而留存下來有關她們的生命和講話的資料，非常有限，對我們來說，就實在非常可惜。

## 姆姆與關係

姆姆們雖然渴望獨處，但大部分仍然與別人維持關係。這些人可能是工作夥伴、徒生和朋友；他們之中，有些是女執事，有些人住在修道團體中。有些姆姆本身是已受祝聖的執事；她們的歷史，也是初期團體修道運動和執事職務發展的歷史。

很多姆姆的隱修歷程，是始於修道群體的，後來才進入沙漠。有些雖然獨居，但仍與某個修道群體保持聯繫，可以說，她們大部分都與修道群體維持緊密的互助關係。她們的故事在修道院發展史中，也曾激起不少迴響。

其他姆姆的修道歷程剛好相反。這些姆姆開始時是獨修，後來尋道者漸漸聚集，她們跟隨這位姆姆學習，形成一個修道群體。個別徒生日後可能會離開這群體，過獨修生活；其他人則仍繼續留在群體中。在基督宗教發展的初期，這些團體被稱為「群體戶」(communal household)或是「獨修者群體」(communities of solitaries)。

有些姆姆會離開這些仍處於幼嫩的修道群體，返回沙漠裏去。有時，她們能成功地重新過著獨修生活；有時，她們返回沙漠不久，尋道者又聞風而至。很多留存下來的故事，都反映了這普遍的經歷。

我們常會見到一些修道團體，是由貴族出身的婦女所創立和領導的。她們之中，有些是寡婦，願將餘生奉獻給天主及服務人群。團修生活，一方面給她們自由投身於這些工作中；另

一方面，又讓她們可以因著她們皇室的身分，繼續在政治圈中發揮影響力。也有些婦女拒絕接受別人安排的婚姻，於是以自己的財富及田產，過自己選擇的生活。不多久，女修道團體便成為基督徒的文化中心和學習場所；而在一些皈依基督不久的地區，主教往往會找婦女，在當地成立修道院，以幫助教會紮根。

基督徒對聖者的尊敬，亦有助於修院制度及隱修運動的發展。那時，敬禮聖者的熱門景點陸續出現，其中的對象包括：瑪利亞瑪大肋納（Mary Magdalene）、熱諾維凡（Genovefa—巴黎主保聖人）、殉道者布蘭蒂納（Blandina）、都爾的馬定（Martin of Tours）。有些人來這些地點朝聖；有的人索性在附近住下來，過度敬的生活。獨修者及修道小團體的敬虔祈禱，和對貧苦及朝聖者的照顧，漸漸建立起了聲譽來。有關於她們如何慷慨的記述，往往掩蓋了她們對聖經的認識或學術方面的耕耘。

## 生命與嘉言

有關於這些婦女的生命與訓導，最初是在她們的徒生、朋友及家人之間，以口傳方式被品嚐及分享。這些故事，有部分是目擊者記述下來，有部分是很多年之後才被人寫下。她們的故事，亦包括一些據說是因著這些婦女的代禱而出現的奇蹟。這些故事，常有被修飾過的痕跡，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可能不容易接受。看來，作者是著意於說服讀者，要謹守道德立場，也希望透過故事來鼓吹克己、關注靈修旅途，以及祈禱的

力量和實效。這些故事，側重教誨內容的核心訊息，而非我們今天所要求的史料上的準確性。

留名歷史的沙漠姆姆，其實是當日遁跡沙漠的婦女中，極少的一部分而已。沙漠隱修者的目標，是要消失於人間，而她們往往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很多關於她們的歷史、著作及教誨，都已失傳。在史料中，可以追溯到的姆姆，大多數是來自顯赫家庭中較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的一群，她們的家人希望家族中這些出眾的成員能名留青史。當然也有例外：史料中，也有一些是真正出生貧寒的女性，她們是有別於把錢財捐贈出去的一群。

沙漠姆姆的故事，描繪了一群充滿姿彩、能力出眾、有愛心、又慷慨的婦女。現代人可能認為，她們是固執了一點、嚴厲了一點。當日，這些姆姆不讓文化對婦女的規範和要求，阻撓她們回應呼召和對天主的追尋；她們的生命充滿先知性，一如她們所留下的隻字片言一樣。

姆姆們以熱忱，一往情深地走沙漠之路。她們說話坦率、開放、無懼——無論對方是弟子、是朝聖者、是教會，或是社會領袖。她們靜聽及宣告時代的徵兆，忠於一己的召叫，也有能力去回應。這些既慷慨、不吝付出、而又心靈釋放的沙漠姆姆，以決心專心致志地，一步一步走向天主。她們都是勇敢的、目標清晰的、敬虔的、率真的、富洞察力的，而且能體恤別人的需要。她們活出福音的召叫，希望自己的生活，能體現天主的

臨在。

姆姆們的生命故事，展露了她們遷徙、獨立及成就他人的特質，也顯示了沙漠運動的背景，讓人可以進一步了解基督宗教早期的發展。這些婦女確實是非常獨立，她們的潛藏力量與決心，令她們可以不顧社會文化的要求，一心追求自己的生活模式。她們的家族關係，有時是障礙，有時卻又是一股很大的助力。這些婦女不少曾領導過和塑造過基督徒運動。當日，沙漠修道人常被視為智者，因著她們在這方面的聲譽，和對福音較激進的詮釋，沙漠隱者及修道群體之間所形成的非正式聯繫網，得以日漸擴展。



## 第二章

### 沙漠靈修

莘克樂提卡 (Syncretica) 姆姆這樣說：

讓我們這樣想：在這世界上，我們所能做或所能賺取的，相對於那將會得到的永恆的財富，是毫不重要的。我們在這土地上，猶如活在第二個母胎之中。在母體內的隱窩中，我們沒有像現在的生命：母胎裏，沒有我們現今享用的固體養料，也不能像現在一般活躍；在那裏，我們在沒有陽光、甚至沒有任何光線之下生活。正如當時在那內室時，我們在缺乏許多世界物資的情況下生活；同樣，相對於天國，現有的世界也是如此匱乏。我們既品嚐過世間的養料，就讓我們追求天上的靈糧！在世上，我們享受過陽光，就讓我們渴求正義的太陽！讓我們視天上的耶路撒冷為我們的家鄉，讓我們在現世深思地生活，好能獲得永恆的生命<sup>1</sup>。

---

<sup>1</sup> Elizabeth Bryson Bongie, trans., *The Life of Blessed Syncretica by Pseudo-Athanasius*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5), 56: 文字上作了稍微修改。

沙漠靈修的特色，就是追求豐裕的簡樸生活；也就是一種基於擁有稀少物資的簡樸，而享有上主富足而充裕的臨在。沙漠隱修者渴求與上主全然契合，因而會去除一切妨礙與主深化關係之事物。這些障礙，包括不利的態度與動機、會拖延她們追求天主的念慮，以及會令她們的靈修旅途趨於複雜的感情關係。

沙漠隱修者的人際關係，不是佔有性的。她們互相關懷，但讓別人自由，也不追求名聲。她們會確認及聆聽自己的感覺，以分辨其中的智慧，但不會讓它凌駕於尋覓上主這終極心懷之上。沙漠隱修者克制一切能令她們的目光轉移而遠離天主的病態喜好與感情，積極培育對祂的熱愛。

雖然沙漠隱者的靈修途徑，是以捨棄財物為起點，其實她們是明白到一己所擁有之家財，加算起來，可能還未超過佔據著她們的力量。一切擁有她們、抓緊她們的心智、令她們依戀、不受控制的東西，都需要治癒和調和。這個讓內心轉向自由的過程，沙漠隱修者稱之為「抽離」。「抽離」減少人依戀使他馳心旁騖之事，讓人較易直接感受到上主的臨在。

沙漠隱修者明白到，培植內心的自由，對深化與主相交的經驗非常重要。當心靈的自由加深了，人便能全面地脫下虛假的「我」，也越來越能透悉「真我」的面貌<sup>2</sup>；而正是這真正的

---

<sup>2</sup> 「真我」和「假我」這兩個名詞，常讓人聯想到牟敦（Thomas Merton，1915~1968）這位當代隱修者和熙篤會會士；雖然他不是這兩名詞

「我」，才能深居於天主之內。當簡樸滿溢，「真我」浸淫其中時，我們體驗到的喜樂也最深。

除此之外，悲憫心——親切的關懷，以及對貧苦者和失去依靠者實際而深切的照顧——是沙漠靈修的一種具體表達方式。對上門求助的人默默接納；接待每一位，有如接待基督；這是沙漠隱者之間共通的精神。姆姆們明白，悲憫心和親善的關懷，有助培育健康的謙遜之心。沙漠靈修並不要求劃一，姆姆們以行為立下好榜樣，但徒生們能以各自不同的風格，去延續沙漠靈修的傳統，最重要是內心旅途的素質。

沙漠靈修是極其親密、要人赤露心靈的經驗；擯棄任何保護層，故也顯得脆弱。它採取一對一的傳授方式。在姆姆面前，遮掩一己之過犯，有違靈修旅程的目的。姆姆與尋道者單獨會面，說的是私密話，而目的是要與上主建立一個真誠而親密的關係。「撕脫」是沙漠靈修旅途必經的過程，因此尋道者須有敞露真我的勇氣；而這經歷，又會令人更有勇氣，坦然敞露自己的真貌。

---

的原創者。「真我」，是指在基督的光照下，所顯露那部分的「我」，是我在被造時的「我」，有著各種恩賜、優點、激情、興趣、與生俱來最真實的愛人的能力、憐憫別人以及殷勤奉客的能力。「假我」，是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將自己改造，或被改造成的那個「我」，與天主所創造的那個「我」已不一樣。很多時候，這個「假我」比「真我」更明顯；原因之一是「真我」是在天主的時間內，而且往往是在團體之中，才顯露出來。

沙漠靈修中另一個概念，是「道成肉身」，意思是，它深信基督居住於每個人靈之中。這觀念對她們的扶貧工作，有很深的影響，致使她們視每一次與人的接觸，都是與主的相遇。沙漠隱者對「道成肉身」的體會，與現代人的「靈肉整合靈修」(incarnational spirituality)並不一樣。沙漠隱修者對人體以及人的矛盾感覺、情緒、慾望和激情並不放心；她們認為，「我」只有在天主之內，才可以整合或達至完滿。

## 隱修精神

華克樂提卡姆姆說：

人的壞品德是互相關聯的(例如：貪婪生嫉妒，也衍生出了奸詐、背信、憤怒，以及放不下舊怨)；那麼，與這些敗行相反的品格，便全然是出乎「愛」了，當然，我是指溫文、忍耐、堅韌，以及好品德之最——神貧——了。若離開了神貧，沒有人能修得這個好品德(我指的，當然是愛)；因為上主不是只吩咐一個人去愛，而是吩咐所有人都要去愛。因此，那些擁有物資的人，不該漠視有需要的人。愛的表達，不應是隱藏的<sup>3</sup>。

沙漠靈修，由姆姆傳授給徒生的，是要全面貫徹於生活中，以幫助隱修者**放下一切**阻擋她接近天主的事物。當時的人看重隱修生活，認為有助尋道者獲得真正的自由，箇中涉及重整優

---

<sup>3</sup> Bongie, *Life of Blessed Syncretica*, 45.

先次序，以配合靈修旅途之進展。任何能支援靈修旅途的事物，都會被接受；其他不必要的，會被視為多餘而遭擯棄。沙漠隱修者會把財物減到最少：一張蓆子、幾個陶罐、一些書籍和身上的衣服。齋戒禁肉，是為了使內心更警醒，更能鑒察聖神的流動。沙漠靈修反對齋戒至身體受傷害。有些隱修者漠視這守則，結果患上厭食症，有些甚至因餓致死。

真正的隱修精神，會以各種途徑加深自我覺察的能力。沙漠隱者知道，提高自覺能力是靈修旅途上必要而珍貴的一部分。透過各種隱修的操練，尋道者將自覺能力提升，從而與天主更深地契合、更接近天堂的境界。

姆姆們這樣教導說：如果我們內心猶豫，或拒抗與天主真誠地、默靜地、單獨相處，是與我們拒抗認識自己的軟弱有關。與上主真誠地會晤，對我們的親密能力是一項挑戰。也許有一天，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其實是害怕會對天主熱情起來，也許我們是想逃避內心的空虛感。自我覺醒，催使我們面對自己的傷疤和憤怒；而最重要的，自我覺醒能暴露我們的偶像——那些因著一己之目的而捏造出來、虛假的天主形像，與天主的真貌完全相反。

## 沙漠之道

聖經學者布革曼（Walter Brueggemann）曾說過：《聖詠 / 詩篇》可將我們從「定向」，走過「迷向」，進而走入新的「定

向」<sup>4</sup>。在生命中，我們經驗過四平八穩的日子，但天主將我們帶往一個紛亂的境地，然後我們又重新定位，期間美麗的聖詠會誕生。沙漠隱修者的生命，很大程度上蘊涵著這經歷。她們接納及積極地回應了天主的呼召，進入沙漠或修道群體，但亦因而進入了「迷向」的境地。在實踐沙漠之道的過程中，每次出現新的定向後不久，又會墮入另一個「迷向」，就這樣，她們越來越深入地與天主契合。期間，一切擱置於尋道者的真我與天主之間的障礙物，已剔除得乾乾淨淨。這個煉淨過程，會結出多樣的果實——謙遜、悲憫、心靈潔淨，以及心如止水。

## 心如止水

沙漠靈修旅途的最終目標，是心如止水；這是內在靈修旅程的一種素質，在此，內心與一切無法控制的依戀物的拉鋸，已休止下來。既已充充實實地擁有深邃的內心自由，隱修者不再受人間慾求的羈絆。心如止水是成熟的警覺性、是紮實的感情觸覺、是對自己的內心世界及自己曾踏足過的外在世界殷切的關注。激烈的情緒，例如憤怒、恐懼、焦慮，再也無法主宰或操控隱修者的內心世界。這些情緒已經修煉到只會助長、而不會擾亂靈修旅途。

心如止水是內心的純淨。姆姆教導我們，要特意地卸下一

---

<sup>4</sup> 參：Walter Brueggemann, *Praying the Psalms* (Winona: St. Mary's Press, 1986).

切妨礙我們專心一意尋求天主的東西；如：一些束縛著我們的感覺和思維、一些會令我們看扁自己的渴求和沉溺物，以及停止不了、強加於自己的追求完美的態度。心如止水的養料是簡樸，而這簡樸是基於靈魂感到豐足。這簡樸平衡地、和諧地，與人類社群及受造世界共存。要達到心如止水，思想和心靈不能雜亂無章，而且必須繼續提高警惕，注意「簡樸」的界線是否越來越模糊，以致讓一些所謂的好處令我們錯誤地捨簡取繁。

### 獨處、款待及與人交往

雖然隱修者看重及積極地追求獨處，遇有客人到訪，她們總會熱情款待。接待訪客，有如接待基督。所以，她們都會暫時停止齋戒，與客人一起吃個便餐；暫時打破靜默，與訪客交心暢談。隨後，訪客可能會在姆姆的指導下，一起靜坐，彼此相伴，憩息於天主之內。

沙漠修道者體會到，與天主建立一份深刻而成熟的關係，其歷程在於內心。將不切實際的思想及一切妨礙認識天主的東西剔除，是很艱巨的，但卻讓隱修者們深刻地認識自己的人性——這人性既是完全根據天主的肖像而受造、肖似天主，卻又是在朝向全然成熟的路上走。這份對自己人性的認識，令沙漠隱修者極其謙虛。

### 謙遜、磨難、悲憫

姆姆們這樣教導：謙遜不會減低人的自我價值或尊嚴感。

當人對「道成肉身」——天主臨於世上——的意義，有漸趨深刻的認識，以致臻於成熟時，自然便會謙遜起來。一個深度聆聽而溫順的謙遜心靈，讓人可以從一個看似災難的經驗中學習。

沙漠隱修者以決心和勇氣面對苦難。她們明白苦難是源於人對一些觀點、念慮、動機、關係及名聲緊抓不放。苦難，是走向自由與超脫、走向成熟與謙虛的通道。人一天不放手，苦難便不會走。經歷過這一切之後，人往往會修煉出很深的悲憫心來。

悲憫心，讓隱修者能深刻地體會別人的掙扎，讓人能從別人的生命看到自己，不再有遙遠的距離感、不再有你我之分。沙漠隱修者對人絕不判斷或挑剔；她們認為人若能自覺自己的軟弱，便是給自己一個機會更加憐憫別人的軟弱。當我們的心靈變得溫婉、不怕受傷害、遼闊開敞至能懷抱衆生的人性時，我們自然會以新的眼睛——基督的心和眼——來看待事物。

## 祈 禱

曾有一位修道人往賽德(Scetis)探望阿森尼斯阿爸(Abba Arsenius)，他從斗室的窗外探頭內望，只見這位長者好像著了火一樣……星期六黃昏，長者轉過身來，背向落日，把雙手展開向天祈禱，他保持這個姿態直至旭日東升，陽



光灑在他的面上，這時他才坐下來<sup>5</sup>。

在沙漠，祈禱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生活方式。在沙漠隱修的人，會特意培養祈禱的習慣，直至它成為自己的習性。祈禱像學習另一種語言一樣，必須要下苦功；只不過，祈禱是天上的語言。對沙漠隱者來說，祈禱不僅是將話語說出來，祈禱更是心靈上渴慕天主，將自己敞開，期盼天主輕然觸撫。祈禱也是聖神在隱修者心靈深處的吁氣，是回歸天主、渴望與祂親密契合。

隱修者在深邃而富滋養的獨處中，希望培養出對天主一份靜謐、深情、熾熱的愛。濃郁的祈禱，需要的是一道單純溫雅的聲音，而不是人影紛沓、聲音嘈雜的內心；身體及心靈處於休止寂靜的狀態，也是必要的。沙漠隱者祈禱時，話語簡潔，發自內心。以《聖詠 / 詩篇》作祈禱、為他人代禱、默想及安靜地意識天主的臨在，都是沙漠和修道院中常見的祈禱方式。

## 聖 言

隱修者每天任何時間都會誦讀《聖詠 / 詩篇》，並常常祈禱至夜深。在猶太傳統中，誦讀聖言是整個身軀的經驗<sup>6</sup>。隱修

---

<sup>5</sup> 作者改寫自 Arsenius 27 和 30。

<sup>6</sup> 猶太教對祈禱的認識，悠久而豐富；發自內心的祈禱，是整個身體的經驗。猶太人並非坐著祈禱；在個別祈禱時（公禱時偶爾也一樣），身體會以輕柔的擺動配合。

者不單誦讀《聖詠 / 詩篇》，也在默想中細嚼字句，讓聖詠流入心內，使祈禱自心底傾流而出。沙漠隱修者的靈修，深植於聖言中；她們知道，任何章節都可以有多種詮釋，所以她們堅拒以刻板生硬的方式去理解聖言。

隱修者的沙漠靈修旅途，往往是以反思、理解、與聖言結合為開始，這過程是一個深度的內心掙扎；她們希望將聖言深植心內，使聖言成為她們存在的一部分。隱修者尊聖言為生命之泉，認為它能喚醒深層觸角，並散發生命能量。當聖言與生活調和時，自會看出其中的意義來。反覆思量天主聖言，令她們培養出理解及思索世情之道。聖言影響她們怎樣去看待和理解自己的文化，聖言也是她們辨識天主對教會召叫的根據。

## 靈性倦怠

在徒生開始修煉祈禱這門功課時，德奧多娜姆姆（Amma Theodora）便曾提醒她們：有一天，她們會受倦怠感的侵襲——無緣無故地覺得沉悶或沮喪；這是祈禱時的一種誘惑。倦怠感令人不想繼續靈修旅途，也打擊人內心歸向自由的掙扎。德奧多娜姆姆勸告門生：祈禱要堅韌，視天主為最原始的渴望，這樣，沉悶感最終便會過去。

## 靜 默

沙漠越來越吸引他們的同時，他們也越來越喜歡獨處，越來越走進自己，同時亦越來越深入團體，也深入那

存在的根源——天主：這樣，亦更接近人內在存有的根基。因為我們每人存在之深處，其箇中之奇異、陌生、卻又那樣地似曾相識，實在無異於沙漠的靜篤（solitude）<sup>7</sup>。

沙漠的隱修者追求及培植默靜，那是一種在內心孕懷著天主臨在的默靜，是聖言得以滋長的母體子宮。默靜的最終目的，並非不發一言，而是那安謐的內在力量。

像祈禱一樣，默靜被視為沙漠靈修旅途本質的一部分。這默靜是心靈的安靜、澄澈，源自一份內在的力量。為今日的我們來說，默靜能安定心神，讓我們聽到上主的叮嚀；默靜讓天主聖言滲透內心深處。具有洗滌性和滋養性的默靜，對有意走靈修旅途的人有正面的幫助。

默靜幫助我們啟動內心的朝聖之旅，也讓我們更能辨識神聖的事物。默靜亦有助培養和深化對上主的熱愛，因為它提供了一道氛圍，讓我們可以與天主確實而真誠地相通。默靜教導我們言談簡約、直接、體恤而誠實。李祺（Kenneth Leech）這樣提醒我們：

「隱修者並非抗拒人間友伴；而是抗拒因過分投入於人，以致無從認識真我、或令真我模糊時，人對自己的迴

---

<sup>7</sup> *Paphnutius: Histories of the Monks of Upper Egypt and the Life of Onnophrius*, trans. Tim Vivian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3), 10.

避。唯有在靜止中，人才看得到真理。<sup>8</sup>」

進入默靜並不容易。在默靜中，我們可能會看到最真實的我的全貌，也可能會與真正的天主相遇；這會是一場冒險，需要勇氣和冒這個險的自由。默靜讓我們發現及遇見最真實的我——那個脫下面具、虛想、公眾形像的我。這時，我們會撕脫並重整自我形像，然後開始配上基督的心懷。因此，默靜邀請我們去改變，朝著生命最豐盛的境界成長。默靜有助我們與名聲保持健康的距離，並阻撓一切令我們轉移而離開天主的慾望與計劃等事物。

隱修者會靜靜地坐著，將注意力全放在默靜中，讓默靜訴說其智慧。一如《聖詠 / 詩篇》作者說：「我靜默，我心恬靜安然，猶如斷乳的幼兒在母親的膝上，我的心靈就如這滿足的孩子」（詠一三一—2）。

對沙漠隱修者來說，「默靜本身是多層次的、有深度也有密度的；學習注意每層不同的質素，就是開始學習辨識天主聖神的臨在」<sup>9</sup>。默靜，本質上就是聆聽。

---

<sup>8</sup> Kenneth Leech, *Experiencing Go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5), 139~40.

<sup>9</sup> Wendy Wright, "Desert Listening", *Weavings* 9:3 (May-June 1994), 10.

## 聆 聽

以心靈去聆聽，是沉思，而不是解決難題；它基本上是祈禱。心靈的聆聽，是一種沉思，它將人帶到其分析能力以外的境界，那裏只有天主的恩寵和賜予。要能這樣聆聽，就是將心靈和思想都敞開，它邀請我們與我們所聆聽的人一起改變<sup>10</sup>。

沙漠隱修者培植一顆熱切聆聽的心。聆聽從天上而來的聲音，有助栽植一顆智慧而悲憫的心，使人能放下自己，配合聖神的流動。聆聽天主聖神的升沉起伏，是一個富於辨識的生命必不可少的。要能有效地辨識，注意力必須靜止而集中。真正的辨識，不會預設聖神飄動的去向，又或者天主會怎樣說。在這種有意識地培養的聆聽中，隱修者並不抗拒意料之外的事物。她們願意冒受驚愕之險的可能。

沙漠隱者深知，她們的文化背景、教育及生活經驗，都會框限和影響其聆聽的能力。她們有些會關注自己從前的教育和特權，妨礙了她們的靈修旅途；姆姆們潛心研讀聖經及宗教作品，好讓自己心靈和思想較易聽到天主的聲音。人的自我覺察能力越進步，便能在聆聽時，把那過濾訊息和將訊息調色的鏡片擦亮。清晰如稜鏡，是她們聆聽時的目標。

賴雯迪（Wendy Wright）提醒我們：在沙漠的傳統中，聆聽是

---

<sup>10</sup> 同上，14。

「聽取人心內微妙的交叉點；在那裏，交織著渴望與夢想，以及一大片浩瀚而靜謐的奧秘——那就是天主」<sup>11</sup>。

---

<sup>11</sup> 同上，11。

## 第三章

### 沙漠姆姆的嘉言

#### 引 言

溯源自基督宗教的初期，朝聖已是一種重要的崇敬方式。前往一些神聖地點，以及拜訪當時的靈修大師，是那時甚受人珍視的經驗。朝聖者的日誌和書信，透露了初期教會的狀況。當與靈修大師會面時，朝聖者會請大師贈下一言，即一句由天主默感、而宣之於沙漠隱修者口中之話語。大師會應允，是因為尋道者願意將這句話實踐於生活中。

朝聖者受了感動後，往往會與別人及他們所屬的團體分享大師所贈之嘉言。這些大師的門生，也會把教誨牢記，日後再傳授給她們的徒生；日子久了，就形成一個豐富的口傳傳統。

嘉言的數量逐漸增加，慢慢地在通商路上流傳<sup>1</sup>。人們常會

---

<sup>1</sup> 這些靈修大師的語錄，拉丁文稱為 *Apophthegmata Patrum*，英文稱為 *Sayings of the Fathers*（教父語錄）。Benedicta Ward,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5/1984)。這本書翻譯了三位主要姆姆的嘉言，並根據英文字母的次序排列。Elizabeth Bryson Bongie, *The Life of Blessed Syncletica by Pseudo-Athanasius*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5) 這本書，將莘克樂提卡姆姆的生命和她的全部嘉言都翻譯了。本章所論及的

將一組的嘉言追溯至某一位靈修大師。當時的地中海文化是一個口傳文化，與今天很不一樣。這些嘉言的可信性固然相當高，但我們也得明白：當時的徒生及朝聖者側重於留存和分享嘉言的精粹及要旨，多於一字不漏地把話語傳誦下來。

到了第五世紀，這些本來是以埃及科普特語所說的話語，漸漸被人以文字記載下來。由於當時的神學辯論，沙漠隱修者與修道團體都流散各方<sup>2</sup>。同一組嘉言以不同的語言及不同的說法出現，有些保留了多一點嘉言，有些比較少。整體來講，這些說話都是簡短、有力而意義深遠的，形式上接近比喻和民間智慧，其目的是要震撼心靈，讓聽者深思。

常見的嘉言主題，包括：悔改的重要和良心的愧疚；祈禱和心靈安靜；一生堅韌地尋覓上主的面容和成為祂的朋友；提升自我覺醒的能力；補贖和聽命；靜默、默想；以及體力勞動等。一顆不安的心，是與一平和、滿有內在力量而穩定的內心井泉相對比。沙漠的隱修者希望，以她們的教誨，幫助前來尋道的人去掉一切幻想和自我欺騙的意念，進而令他們可以棄絕

---

嘉言，都是取自 Ward 和 Bongie 的著作，其中個別句子的用語，本人因應美國社會的感情觸覺及兼容性用語，稍作改動。

<sup>2</sup> 這些爭議，是關於基督的本性：納匝肋人耶穌，天主之子，怎可以百分之百是人，而同時又百分之百具天主性呢？好幾種說法都被視為異端，且其中一些明顯是異端。這些爭論惹來政治牽連，一些主教，譬如亞歷山大城的亞大納修主教（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就因為採納了與皇帝不同的立場，而被迫退職。天主聖三的教理，就是因這些爭議而制訂的。



一切枷鎖和局限，深深體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隱修，必須建基於一顆尋覓的心。

從西方後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姆姆們的說話可能嚴厲了些。她們肯定苦難，對身體抱持懷疑的態度，亦否定性愛有任何好處。我們得明白，這些說話是來自一個對人體有完全不同理解的世代，以及來自一個視「性」為妨礙靈修旅途的文化。

沙漠隱修者的說話，常常會提到「邪魔」。邪魔或是不潔的靈體，對早期的基督徒來說，是真實而個人的經驗。狂怒、挑釁性的暴力行爲、性慾、羊癲病發作，有時甚至於身體癱瘓，也被看作是邪魔附身的後果。不少今天我們理解爲心理或精神失調，或自然的生理慾望，也被歸因於邪魔。幸克樂提卡姆姆講述過她與一淫亂邪魔交手的經驗。今天，我們可以比較細緻地在人體生理、正常性慾以及心理學之間作辨識，因而能夠隨從內心的催促，作負責任、有承擔的決定。今天，我們也明白，受誘惑是普遍而正常的現象。

這些嘉言的目的，不單是爲客觀描述或主觀規範，更是要引人深思，希望能引發聽者深度的回應。姆姆的話語，往往令聽者再三咀嚼，並願意實踐於生活及在祈禱中反省，這些話語深深打動人的思緒和心靈，挑起人的想像，也觸動人的感覺。姆姆著意要暴露一切妨礙人與天主深交的障礙物，這些話語激勵我們專心致志地尋覓上主，也加深我們愛人的能力。

## 沙漠姆姆的嘉言

### 瑪托納姆姆 (Amma Matrona)

有關這位姆姆的資料不詳。她的話語一直被收納於沙漠隱修者的各類資料中；但學者對她的認識很少，更無法確定其生平資料是否正確。她可能是住在埃及的沙漠中。

#### 瑪托納姆姆的嘉言

- 之一 無論我們到那裏去，我們都帶著自己同行；我們不能夠一走了之，來逃避誘惑。
- 之二 很多隱居深山的人，因為活得像世俗人一樣而終歸消失。人住在人叢中而渴望隱居，總比一邊度隱居生活而不斷渴想有人相伴為佳。

### 撒拉姆姆 (Amma Sarah)

撒拉姆姆是上埃及人士，生於一個富裕的基督徒家庭，受過良好教育，醉心閱讀。她搬至培琉斯深 (Pelusium) 沙漠的一所女修院附近，距離安提諾 (Antinoe) 不遠處，在尼羅河旁一間平頂的房子獨居了好幾年，平常也會到附近的修道團體服務。

後來撒拉姆姆領取了修道袍，並與這團體有更密切的關係，成為她們的靈修導師。其後，撒拉姆姆在尼羅河畔一個洞穴中，繼續過其獨修生活達七年之久，大概八十歲時去世。

撒拉姆姆要求自己一心不二地尋求天主。在她的沙漠靈修旅途上，安頓內心令她旁驚之事物，以及建樹一切令她接近天主的事物，是她常碰到的掙扎。「肉慾」和「苟合」未必是肉體上的激情，而是指一切令她的心轉離天主的人和事。要能更深刻地覺察天主的臨在，是一條朝向簡樸的螺旋曲線，其間要不斷自願地棄絕一切我們仍然眷戀、但妨礙內心進深的事物。這個不是要我們抗拒受造世界——它是天主美好的恩賜，而是要我們別對受造世界的某些部分緊抓不放，以致削弱我們與天主的融合。

心靈潔淨，是撒拉姆姆的目標；當人漸漸成長，心靈越來越淨化、澄澈時，對基督的愛也會加深。撒拉對天主深懷敬畏的生活，從不為自己爭取特別待遇或嘉許。

撒拉姆姆讓我們看到天主所賜予她的堅韌。她一生不懈地追求與主契合，以此為其人生的終極盼望。撒拉努力剔除令她分心之事物，視它們為與主全然契合的障礙。這樣的靈修旅途並不容易，而撒拉面對的方法，是祈求力量堅持下去，讓她邁入自由。她既不逃避挑戰、也沒撇下痛苦，而是面對掙扎，直至問題解決。

撒拉勸誡徒生，要不斷提升自我覺察能力。自覺能力不是

自私自利，而是要與自己連結。自覺能力是對自己內在的生命作深入而細緻的聆聽，學習注意及警覺內心世界想要對我們說的話。有了自覺能力，再加上對自己的認識，我們就明白自己為什麼對別人會有這樣的反應，體察到一些令我們生命變得複雜的問題、令我們跌倒的盲點，以及我們的強項與天賦。當我們的自覺能力逐漸提升，我們對天主的覺察能力也會越高。撒拉姆姆秉承當時的沙漠傳統，認為天主選擇了人類及整個受造世界，作為啓示自己的器具。

7月13日是她的瞻禮日。

### 撒拉姆姆的嘉言

之一 有報導說撒拉姆姆曾與「苟合邪魔」抗爭達十三年，期間她不曾祈求抗爭平息，而是說：「天主，賜我力量。」

雖然撒拉可能是一位甚是熱情的女性，深悉作為女性的性特質；不過為她而言，「苟合」主要是指一切佔據她的心靈，將她割離於天主之外的事物。我們的存在某一部分只屬於天主、也只能滿足於天主，以其他人或事物去填補，無異於崇拜偶像。撒拉自覺自己的軟弱，也深悉天主是她的力量的泉源；她激勵我們不要逃避，在與個人的問題及與擱置於人神之間的障礙物作持久戰時，務必要站得穩。

之二 有一次，「苟合邪魔」又再不斷侵襲她，提醒她世間

的繁華，但她一再地將自己委身於天主的威能及隱修精神，然後就走上天台去祈禱。這時，「苟合邪魔」呈現在她眼前，對她說：「撒拉，妳把我擊倒了」；但她回答說：「制服你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主人——基督。」

撒拉知道，無論我們有意識地走這內心靈修旅途已有多少日子，誘惑還是難免的。她率真地，從生活實踐中體會到她的力量來自何方。她沒有以自己的力量克服苟合邪魔，而是將自己憩息於天主之內，信賴天主會助她走畢成全之路。撒拉姆姆鼓勵我們，要配合天主的工程，而不要單靠自己的努力。

之三 有記載說她住在河畔六十年，但從來沒有抬頭看河一眼。

撒拉姆姆不易被外物分散她的心神。她讓四周的事物支援她，而無須擁有它們。她是如此全神注目於與天主共融，以致對周遭的景況，視若無睹。今天，我們也許覺得在河畔深情地游目沉思，會更容易令我們融合於天主內。

之四 有一次，兩位精修多年的隱士長者來到培琉斯深探望她。抵達後，其中一位對另一位說：「來！讓我們羞辱這位老婦」。於是就對她說：「小心啊！妳不要心裏自負地想：『看！這兩位富經驗的修道人，也來找我這個女人』」。但撒拉姆姆對她們說：「在生理結構來說，我是女人；但在思維來說，我不是」。

當日作為女人，就是俗世的、罪惡的、感官性的、激情的及肉體的——這些都是撒拉姆姆身處的文化力求避免的素質。作為男人，就是理智的、像神靈也像天使的、是超凡的——這些都是她的文化所推崇的價值。要活得像男人（不一定是男性），就是要超越激情——認識它、覺察它，而不受它左右。有數位靈修女先師，被同輩稱為「天主使者的女化身」，這在當日，算是一個美譽！

撒拉姆姆瞭解自己靈修的深度，她不需要別人肯定她的身分，或她所選擇的靈修旅途。她不甘於被這些愚蠢、傲慢的男人所貶低，於是便贈了他們一個恰當的回答。

之五 撒拉姆姆說：「如果我求天主使所有人都贊同我的行為，我便得像懺悔者在他們每個人的門前乞求體諒；我寧可求主使我以純淨的心看待萬物」。

撒拉姆姆並沒有希求別人的肯定；同樣，對於別人及別人回歸天主的靈修旅途，她也不作批評。在撒拉的年代，一如其他年代，教會內不乏剛強的人物，但撒拉沒有跟隨潮流，她選擇忠於那單純地步向天主的路。

之六 她也說：「我先提腿，然後踏上梯子；同樣，當我登樓前，我先會將死亡放在眼前。」

在撒拉的年代，踏上梯子是一個常用、而一般人都明白的

隱喻<sup>3</sup>。踏上梯子，是接近天主和在靈性上更趨成熟的意思。樓梯以及把死亡常放於眼前，這兩個隱喻，在沙漠和修院靈修中都佔重要的角色。這兩個隱喻是教導我們，要堅定而全心全意地回歸天主。警覺死亡，並不一定令人沮喪，反而會給我們自由，去更好地選擇那些支持及滋養我們生命目標的事物——浸淫於天主無條件的愛之中。

之七 她也說：「施惠他人是好事，哪怕是為了討好別人。  
在布施中，人開始學習取悅天主」。

早期的隱修者非常著重施贈窮人，也持之以恆。體力勞動是隱修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掙錢來施贈貧苦者的途徑之一。

常常思念貧苦者、被忽視者及受壓迫者，能令我們有更深、更廣的能力，去體會天主對我們及對所有受造物無盡的愛憐。在愛憐別人時，我們體驗和接受天主的愛憐。這些入世生活的經驗，幫助我們認識天主。

之八 有一天，一些賽德（Scete）的修道人來訪撒拉姆姆，  
她以一小籃水果奉客。客人把壞的吃掉，留下好的。  
撒拉對他們說：「你們果然名不虛傳」。

沙漠隱修的精神，就是不求別人注意自己。隱修生活是寧

---

<sup>3</sup> 例如，在雅各伯的夢，以及額我略·尼撒（Gregory of Nyssa）所著的《梅瑟傳記》（*Life of Moses*）中，均用了天梯這個意象，後來《導師之律》（*Rule of the Master*）和《聖本篤會規》（*Rule of Saint Benedict*）這兩著作也用了這個意象。

靜和低調的。沙漠隱者每天活出克己的精神，哪怕是生活上的微小細節。例如：選擇較為簡單及不甚可口的食物；睡夠便好，不多睡；而床也是過得去便算，無須是舒適的；然後每天多次祈禱。奉行克己，是為加深與天主的關係及悲憫心，也為築起人與人之間的橋樑。

真正的隱修者不卑不亢。謙遜，是體認自己是天主所造、與別人及大地互相依存，及為天主所深愛；謙遜也有助加深我們與外在世界心連心的體會。

之九 她也對弟兄們說：「其實我才是男人，你是女人」。

撒拉知道自己是誰，從不猶豫——這是真正的謙遜。撒拉一方面抗拒因性別、教育、社會地位或其他區別，而傲慢地認為高人一等的人；另一方面，她會勸勉聽者應在靈修上，更上一層樓。

## 埃及的莘克樂提卡姆姆 (Amma Syncletica of Egypt)

人如果直望太陽，會令視力受損；同樣，那些嘗試反映她的生命光芒的人，會感到混亂、暈眩、吃不消，也會因她偉大的成就而不能自己<sup>4</sup>。

我們得以認識莘克樂提卡姆姆，乃是從多處的嘉言錄，以及第五世紀由托名亞大納修所寫的一本著作《蒙福的聖師莘克

---

<sup>4</sup> Bongie, *Life of Blessed Syncletica*, 10.



樂提卡的生命與修行》（*The Life and Regimen of the Blessed and Holy Teacher Synclitica*）<sup>5</sup>而來的。初期教會視她為一位重要人物，以致她的生命故事一直存留至今。她的思想，受到一位早期的密契主義神學家——艾瓦格略<sup>6</sup>——的影響。

莘克樂提卡姆姆出生於亞歷山大，來自一個備受尊重、馬其頓的基督徒家庭。她的兩名兄弟英年早逝，而她的姐妹是失明的。莘克樂提卡最初是在父母的家中，便開始度其隱修生活。她受過高深教育，樣貌出眾。

父母雙亡後，莘克樂提卡姆姆把家中財物全部變賣，將得款分施窮人。她把頭髮剪短，作為把自己奉獻給天主的標記；然後帶著失明的姐妹，去到亞歷山大城外的家庭墓園中居住，在這裏，開始她沙漠隱修的生涯。

當前來向她學習的婦女漸漸增加時，莘克樂提卡姆姆勉為其難地答應作她們的靈修導師，教導她們有關靈性生命的要訣。她指導徒生培養溫良、忍耐、堅忍等美德；這些美德，每一樣都是以愛為基礎，而且是一個有效果的靈修旅途所必需的素質。

對莘克樂提卡姆姆來說，要實踐這些要訣，人必須卸下所有障礙物：態度、動機、癖好、一切不能與基督共融的情緒，

---

<sup>5</sup> 同上。

<sup>6</sup> 艾瓦格略（Evagrius Ponticus）出生於今日的土耳其，曾將奧利振（Origen）的密契神修與沙漠傳統中的嚴修主義結合。

以及一切阻礙靈修旅途的無知。莘克樂提卡姆姆棄絕憤怒、報復、嫉妒和野心，她激勵徒生也同樣地做。在有關她的生命以及嘉言的書中，她勉勵我們不斷提高自我覺察的能力，了解自己的熱愛與慾望，淨化它們，不斷把自己導向天主。

莘克樂提卡姆姆活到八十多歲，在肉體上經歷了三年半極度痛苦的磨難後去世（可能是死於癌症）。

她的瞻禮日是 1 月 5 日。

### 莘克樂提卡姆姆的嘉言

之一 莘克樂提卡姆姆說：「對那些朝著天主而走的人來說，在旅程之初會有很多戰鬥、很多磨難，但後來就會品嚐到難以形容的喜悅。這情況有如那些想生火的人，最初會被煙嗆住、哭了出來；但就是必須經過這階段，才能獲得他們所追尋的（一如聖經上說：『我們的天主實在是吞滅的烈火』〔希十二 29〕）。因此，我們也必須以淚水、以努力，點燃上智之焰於我們的心中。」

莘克樂提卡姆姆明白到，改變往往是痛苦的。她老實地對門徒說出實情，但也讓她們心懷希望，知道努力地在靈性上所作出的改變——靈性上的爭戰——是會帶來喜樂的。在沙漠靈修的觀念上，「改變」可能是指變為反傳統文化，或改變家庭關係及生活模式，以致帶來各種磨難。這些磨難是非常個人的，

尤其是當有些必要的選擇，波及一些對沙漠靈修旅途不甚了解的人。

莘克樂提卡姆姆明白這些困難。隱修生活的初期，可以是波折重重的，也不易見到果實；此刻，舊有的支援系統漸漸消退，而新的路途看來又如此崎嶇和陌生；放眼面前的靈修旅途，似乎岔口處處，舉步維艱，這時，沮喪就會乘虛潛至。莘克樂提卡姆姆告誡我們：不要絕望。

之二 她也說：「我們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必須達到恰到好處的中庸；不錯，城市中的世俗人在自由中也講求中庸，但也沾染上城市的自由，因而放縱、無節制也同時存在，因為他們以所有其他的感官犯罪。他們的眼目是不顧羞恥、他們的笑是放縱的。」

我們的言語及眼睛，是靈魂的一面鏡子。莘克樂提卡姆姆關注的是：過多喧鬧的行爲，是內心不平衡的反照。一個平衡的中庸，是深思的、是潤澤性的，能整合生命的各個主要領域。沙漠隱修者教導我們：在生命各領域取得平衡，是令內心旅程能結出果實的先決條件。莘克樂提卡姆姆承認，各人的生命都有某程度的平衡，但她勉勵徒生，要一心不二地建立及保持一個滋育性的平衡。凡事節制，會在內心騰出一片空間，讓有果效的成長和轉化得以出現。

之三 她亦說：「正如最苦的藥可以去毒，祈禱加上齋戒也可驅除邪惡的念頭。」

雖然沙漠生活奉行少吃，並戒避大部分的食物；莘克樂提卡媽媽明白，其實還需要在其他方面下工夫。除了在食物上齋戒以外，齋戒也可以指戒除過分的承擔、過分地要求成果、不健康的態度，以及舊怨。沙漠隱修者以戒除食物、財物以及社會關係為起點<sup>7</sup>，進而去除纏擾內心的依附物，例如憤怒、妒忌、嫉羨或佔有慾。沙漠隱者明白，齋戒可以在我們的身體、思維及精神上騰出空間，讓天主住在我們之內，也讓新的東西得以萌芽。

沙漠媽媽們知道意念的力量。意念，可以鼓勵、肯定、創建、感動和滋養；意念，亦可以令人洩氣、沮喪、緊張及抑鬱。齋戒和祈禱可以擊斷那些不斷在循環、但卻會使生命枯竭的意念，而祈禱亦能治癒及滋養內在的生命。信仰幫助我們相信內心已在轉化中——雖然困難迭起，又或印證這轉化的樂觀情緒仍沒出現。

之四 她也說：「不要讓世間繁華帶來的歡樂誘惑自己，好像這些虛空的歡愉存在著甚麼實質的意義。世間的人著重烹調藝術，但您，藉著齋戒——也幸虧有低廉的食物——可以超越食物上的豐足。《箴言》廿七章7節記載：『人若吃飽了，蜂蜜也厭惡；若肚子饑餓，苦物也甘甜』。不讓麵包填飽自己，自然就不會渴想

---

<sup>7</sup> 媽媽們甚為珍視與人的關係，但會放棄大部份閒散友誼，因為它們令人分神。媽媽所保留的關係一般都是濃烈而終生的。

美酒。」

過分沉溺，會把我們壓抑和拖垮、麻痺自覺能力、削弱內心的力量和決心，並會使我們忘卻最初所追求的目標。沉溺，可能是我們有意以其他東西取代天主的記號。

莘克樂提卡姆姆示意：我們要追求真正的自由，即那些不須依賴外在的東西，而仍可達到內心快樂與平安的自由。早期的隱修者重視簡樸、謙厚，並接納身處的境況，他們自知長路漫漫，須在每日生活上求取平衡。

之五 有人問真福莘克樂提卡：貧窮是否為最好的呢？她說：「對那些承受得來的人，貧窮是最好的。對那些能接受的人來說，肉體上受了苦，但靈魂上會獲得安寧；正如人洗滌粗糙衣服時要用腳踩，再把衣服翻來覆去。若能欣然接納貧窮，健壯的靈魂雖經折騰，仍然會更趨平穩。」

簡樸令我們忠於靈修旅途，並將一切妨礙我們接近天主的東西挪走。簡樸支持我們，並使我們更有力量去肩負那些重壓著我們最深的承擔和責任。此外，「平衡」幫助我們覺察到甚麼時候貧窮本身已經變為一個偶像。隱修者並非為貧窮而貧窮，而是為了貧苦人的好處而力求簡樸，以及為去掉尋覓天主路上的障礙物。

隨著年紀漸長，我們會想到反璞歸真，不單是指財物，也

指我們的承擔、態度，以及一切束縛我們心靈的事物。當我們逐漸察覺到是甚麼東西佔據著我們時，我們巴不得把它們都一一卸下。壓力，往往是一盞信號燈，提醒我們須簡化生活了。

之六 她也說：「如果你已在一間修院裏，就不要再跑往別處，因為這樣做會給你很大的傷害。一隻鳥媽媽如果離棄她正在孵育中之蛋，這些蛋永遠都不會孵成小鳥。同樣，一位修道人——男也好，女也好——如果從一個地方走往另一個地方，他們的熱忱會變冷、他們的信仰會枯竭。」

莘克樂提卡姆姆告誡徒生，要懂得安頓之道。沙漠靈修旅途是一寸之遙，但數十里深；向內，是這旅程唯一應走的方向。

要走靈修旅途必須堅韌、持之以恆、信守承擔，以及逐一排除困難。有時關係會變得陳腐、沉悶，我們過多的承擔也會看似難於拆解。「離開這攤子」比逐一化解誤會，看起來是一條更容易的出路；但「留下來」其實是一個邀請，去深化一份曾被珍視的關係和承諾<sup>8</sup>。安穩與堅韌，為內心轉化這門難度甚高的功課提供力量，而內心爭鬥會令我們內在的生命更有深

---

<sup>8</sup> 不是所有的關係都是健康和值得保留的；事實上，有些關係是應該放棄的。健康而珍貴的關係，可以建樹和潤澤自我的尊嚴、為生命帶來喜樂，也令我發揮所有的潛能。同樣，我也須這樣待人。一些關係如果令我更自恨、對自己更不悅，又或令自己筋疲力竭的話，便得與一位有智慧的朋友一起重新估量，也許該結束這關係了。

度。在修煉這些苦功時，我們會遇到真正的自己。

之七 她也說：「很多都是惡者的詭計。如果他們不能以貧窮困擾靈魂，他會提出以財富來誘哄；如果他不能以侮慢和恥辱取勝，他會建議以讚譽和光榮。他也會令健康消退、身體發病；假若他不能以歡愉為誘惑，他便會嘗試以非自願的磨難把人擊倒，甚至再加上嚴重的病痛，滋擾那些軟弱心靈對天主的愛。不過，他也會以發高燒來摧殘肉體，繼而擊以難以忍受的口涸。如果你作為罪人，經歷了這一切，你不妨藉此提醒自己那將要到臨的懲罰，因著正義的緣故而施行於你身上的永火與痛苦，那麼，此時此地，請你不要沮喪。請你因天主探望你而歡欣，把以下這句神聖的話語放在你的唇上：『上主懲罰我，雖然嚴厲非常，但他沒有把我交於死亡』（詠一一八 18）。你曾是鐵，但火已把你身上的生鏽燒掉。如果你是義人而遭遇病苦，你會變得越來越有力量。你是金嗎？你要經歷火煉。你的肉是否被插了一根刺（格後十二 1）？歡呼吧！看看還有誰受著同樣的苦；能與保祿有同樣的經歷，是一榮幸。你是否正受發燒所試煉？是否正被傷風教訓？聖經這樣說：『我們困於水深火熱之中，最終您使我們進入平安之地』（詠六六 12）。你倒楣嗎？準備碰第二次釘吧！為了修德，你應朗聲地善頌、善禱。因為聖經這樣說：『天

主，我既貧乏而又憂苦』(詠六九 30)。你所承受的困苦，將會令你成全，因為經上這樣說：『我一呼求你，你就應允了我』(詠四 2)。因此，儘管把嘴巴張大一點，好能從這些靈魂的操練中學習；須知敵人一直對我們虎視眈眈。」

沙漠靈修明白，心靈的旅程是一場戰役，期間尋道者可能要面對各式各樣的武器。莘克樂提卡姆姆以她深厚的辨識神恩著稱，她敏銳的洞察力，令她可以看透人內心的掙扎。

惡者會利用一切場合，去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令我們混亂、喪氣，以及導引我們走向失望或冷漠。但任何一個情況都可以是學習與成長的機會。對莘克樂提卡姆姆來說，「罪人」是指那些容許環境擾亂自己，而對天主虔敬的追尋、甚至把靈修旅途完全放下的人。「抽離」，能給予我們反思的空間和內心的自由，去辨識這些攻擊，並從中學習。讓靈魂的眼睛常注視著我們的終極目標，它會幫助我們不易被日常生活上的湍流所紛擾。

惡者會打擊我們的自尊心，也會加重那深藏於我們內心的自我憎恨<sup>9</sup>。洩氣及抑鬱，能令我們沮喪和對天主失望。當我們

---

<sup>9</sup> 無論是由於我們的性別、文化、種族或性取向，而引起閒語，說我們不配、不中用、不被接納，總之是「有問題」的；只要我們相信這些說話是真的，我們就開始將自恨種於心中。這種心態會影響我們對天主的形像，也影響我們怎樣看自己、看別人、看這個



在生活上不斷把自己看貶，我們便會不再聽從天主放在我們每人內心的智慧和洞察力。

之八 她也說：「假如疾病重壓著我們，讓我們不要因為病苦和需要躺下，而憂傷至認為自己無法謳歌；因為這一切原是為了我們的好處，為了淨化我們的慾念。真的，齋戒和睡在地上是為著（克勝）人的感官而放在我們面前的。如果疾病可以削弱我們的五官六感，那麼，實踐這些習行便是多此一舉了，因為真正的隱修哲學就是：在病苦中克制自己，向天主詠唱感恩之歌。」

莘克樂提卡姆姆盼望門生對靈修旅途的瞭解，會增長及加深。肉體上嚴修，能加深人對自己及對天主的覺察度，從而深化我們對天主率真的追尋。能夠約束身體，會使我們活得更自由，這份自由使我們能以我們的五官六感，舒展地去感受及表達對天主的熱情，這份感受和表達跟人對自己整個存在的那份舒展感是截然不同的。

雖然莘克樂提卡姆姆所關注的，是我們該誦唱聖詠和讚美上主，她也邀請我們以新的途徑去體會自己的歌唱。病苦、殘疾或客觀環境可以妨礙或阻撓我們，但不該令我們緘默。歌唱有助抒發內心最深處對天主的思慕與渴望。

之九 她也說：「當你要齋戒時，不要佯稱病倒，因為那些不常齋戒的人往往會真的病倒。如果你做對了，不要因敵人的制壓而折返；你要堅持到底，才能把敵人消滅。那些揚帆出海的人，起初遇上順風，篷帆在風中展開，後來風勢逆轉，船變為在波濤中顛簸，不受船舵所控制。再過一會，一切又轉平靜，暴風雨止息了，船又再度啓航。當被敵對的靈體所推動時，我們也是一樣。若以十字架為帆，我們將會走在安全的航道上。」

在靈修旅途的初段，我們對天主常會有很多美好的體驗，在祈禱上、在個人轉化上，都邁進一大步，感覺天主每天都在身邊，又看到奇蹟出現。其後，靈修旅途看似越走越難。成長與更新不知怎地，已走進窮巷，祈禱也變得乾枯和無意義。朋友，常會離棄我們，至少也會不諒解我們——家庭也是如此；有時，天主看似也把我們拋棄了一樣。莘克樂提卡姆姆要我們記住：這些暴風雨，時刻都會降臨，但也會遠去。

莘克樂提卡姆姆敦促我們：在這些困難的日子裏，要惦記天主，祂是我們的力量和支援；靈修鍛練是爲了我們的好處，而靈修實踐，使我們追求靈性更新的意志更堅毅不撓，也使我們的態度與動機出現必須的深層轉化，這樣，我們會更有力量尋求上主。耶穌是我們未被拋棄的明證；耶穌是我們在暴風雨中屹立不倒的榜樣。

之十 她也說：「那些經歷勞苦與風浪而累積物質財富的人，在獲益豐厚之後，仍有意欲去攫取更多，他們視已得的為無物，伸手去抓那些仍未到手的。至於我們這些一無所欲的人，則希望透過敬畏上主而獲得一切。」

沙漠靈修的精神明白到，每次日出都是一個新的開始。莘克樂提卡姆姆教導門生，不要以輕易得來的東西來代替與天主真摯的契合。

沙漠隱修者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甚麼瑰寶，常牢記在心，不易動搖；其他東西無法滿足我們、使我們飽飫，反而會令我們渴望得到更多。我們會遇上內心極其空虛的時刻，這時，很容易會隨手抓到甚麼便拿甚麼去填補；其實，除了天主以外，我們無法感到滿足。以護育和敬虔的心懷，去感思這些空虛的經驗，有助我們深入內心，並在靈性上漸趨成熟。

之十一 她也說：「模仿稅吏吧，你就不會像那法利塞人一樣受譴責；像梅瑟一樣良善心謙吧，你就會發現你的心，本來像一塊石頭，現在竟變為一道湧泉。」

沙漠靈修重視憐憫，也就是那建基於謙遜、對個人需求有所體會的憐憫。沙漠靈修也明白，那建基於沙漠中的魄力與勇氣而有的良善心謙，其回報就是生命。

溫良、仁慈及謙遜，這些特質令我們更容易覺察對天主的

需要，並開放自己讓天主來教導。看似矛盾地，這些特質，每一樣都有助我們自我接納，接納自己原來的模樣。莘克樂提卡姆姆激勵門生，為自己的受造和自己是天主面前的一個小傢伙而欣慶，容讓自己立於一個開放、脆弱的位置，能接受教導、也能接納別人指示的方向。

之十二 她也說：「讓那些從未受過生命實況訓練的人去教導別人，是一件危險的事。就好像一個人以一間破房子招待賓客，房子失修的狀況，很容易造成傷害。同樣，人內心的房舍若未建好，任何人在這時候進去，將會蒙受損害。言語可以引導人接受教恩，但惡行也可以傷人。」

沙漠隱修者並不會主動去找門生。她們非常明白對門生的責任。一位真正的姆姆，盡量不會收納學生於她們的斗室——亦即進入她們的生命中。莘克樂提卡姆姆對那些將會成為別人「導師」的人發出嚴厲的忠告，她也教她的聽眾如何辨別一個真正的靈修導師。作為導師，這人須曾受沙漠大師的訓練，她的生活曾被沙漠塑造過；而她的治療能力和她的智慧便是果實。

姆姆必須流露真摯；她的教導必須來自她的生命體驗。她的榜樣和她生命的整合性，見證著她的靈修內涵。莘克樂提卡姆姆明白到，作為姆姆，必須言行一致，要有內在的力量和冷靜。姆姆的話語，須令門生更深地體會自己與天主的關係，而不致干擾這關係。

爲今日的我們，我們常會感到有一份邀請及催促，去跟志趣相投的人——即那些重視在靈修旅途上下苦功的人——交往連繫。這些指導原則，爲選擇適合的姆姆，至今還是恰當的。

之十三 她也說：「生氣無益，但如果真的發生了，聖保祿沒有給你一整天去動氣，因為他說：『不要含怒到日落』（弗四 26）。你是否要等到你的時間都耗盡？為何要惱恨那令你傷心的人？不是這人犯了錯，而是那惡者。我們當惱恨疾病，而不該惱恨病人。」

沙漠靈修視惱怒爲內修旅途上的障礙，亦是阻隔與天主契合的一道牆。惱怒往往顯示此人尙欠一份抽離，當然也違反了守靜默的原則。當徒生動氣時，莘克樂提卡姆姆便要她們注意，要求將人與罪惡分拆開來。

我們必須處理憤怒的緣由：首先，得確認憤怒是一份恩賜，以及它所帶來的訊息；然後，回應憤怒在我們內心所引起的後果。如果我們不積極地看顧我們的憤怒，它就會以醜陋的形態出現，例如人會變得尖酸刻薄、嘀咕哭啼、震怒和抑鬱。不幸得很，我們真的會整天百事不幹，只爲自己的憤怒加油添火，輕輕一撥，便轉爲憤恨，然後從中吸取負面能量，這是消極看顧憤怒的結果。

如果我們能積極地聆聽憤怒想要傳達的訊息，那麼，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做該做的事：尋求修好、表白真相，以及需要的話，調整生命。與一位靈修伙伴或一位現代姆姆一起辨識，

該以何種方法回應憤怒，也許會有很大的益處。因為有時，人未必清楚該怎樣回應憤怒，與一位具有智慧的姆姆一起反思，會有幫助。在一個只尋找天主的心靈裏，是容不下憤恨的。

之十四 她也說：「那些出色的運動員，必要遇上強勁的敵人。」

在沙漠靈修的理解中，「出色」的運動員是指那些能齋戒耐久一點、能承擔較為克苦的守夜祈禱，以及更深的孤寂生活——這些人往往會向沙漠深深內移。所謂「敵人」或「對手」，是那些深藏內心不易被發現的東西，它們限制了自己對天主的經驗和理解。

我曾與一些外表看來沒有重大內心矛盾的人，在靈修旅途上同行一段路。他們都不太滿意自己與天主的關係。當我們一起探究他們的正常喜好與慾望、一起細看他們不錯的冒險能力時，我常常注意到，他們不敢流露天賦的傾向，跟他們與天主之間不愜意的關係是有關連的。

我曾與一些內心正受切實痛苦煎熬的人一起，心中不禁懷疑：天主在這一切之中嗎？我深深地體會及驚訝他們的天賦。看著他們在對天主的認識以及對天主的疑問上掙扎，我感覺他們好像正在產下將會是人類社會莫大祝福的一個新的自我。

我們的天賦與才能，乃是天主所賜、是為給祂的創造帶來欣喜與好處的；但有時，它們也會令我們內心與天主寧謐結合

的歷程，更加困難。莘克樂提卡姆姆明白她的門生之中，天賦較高的少數，在尋找天主之路上可能會碰到更深的痛苦。在我看來，她這一番話是要鼓勵門生，不要逃避她們的天賦，卻要在嘗試活出天主創造每個人的原模時，體認出這些內心掙扎的價值。

之十五 她也說：「有一種隱修主義，是由敵人帶頭，並為其門生所實踐的。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分辨哪一樣的隱修精神是來自天上的皇族極品、哪一樣是來自魔鬼的跋扈專橫呢？明顯地，是以『平衡』這素質來決定。齋戒時，永遠要遵守一條金科玉律：不要齋戒四、五天之後；暫緩；然後無節制地進食。事實上，生活各環節若不合乎比例，會令人腐敗。當你還年輕時，嘗試齋戒，因為有一天你會老去、身體會變得虛弱；當你還可以的時候，積累財寶，這樣，當你無能為力時，你內心仍然平安。」

跋扈專橫？莘克樂提卡姆姆知道，有些人奉行的隱修生活過於極端，甚至危害健康，她不希望自己的徒生這樣做。人們常會有一種誤解，以為「越艱難越好」；莘克樂提卡姆姆明白，人的偏執和追求完美，正驅策著很多人，他們所追尋的隱修生活，並不是建基於個人的自由上。

莘克樂提卡姆姆導引徒生們，以沉思性的辨識為基礎，去

活出平衡的隱修生活來。她鼓勵門生追求靈性成熟，以及有益於智慧增長的健康生活方式。她也關注門生們度隱修生活的動機是否正確。真正的隱修生活，能加深我們內心那份澄澈的詳和感，令我們更接近天主、更接近他人。

之十六 她也說：「一旦我們已在修道院中，服從便比苦修更為重要。這其中，一個教我們驕傲，另一個教我們謙卑。」

服從，是指在聆聽聖經、傳統、我們的信友團體，和那些與我們生命關係密切的人時，我們信實地注意聖神在內心輕柔的誘導。服從是積極的、有果效的，並且會激發聰慧的回應。服從不會壓抑先知之聲；其實，懷著深情從心底說出的真理，是需要以勇氣及服從去回應聖神的推動的<sup>10</sup>。

服從在靈修旅途上，既非簡單也不容易。我們被天主置於其中的信仰團體，可能令我們失望、惹我們生氣或令我們不滿。即使痛苦，但也真實地，我們的家庭、朋友，以及信友團體，會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真貌。生命不時會令我們覺得，繼續向前行，總比獸滯於現況更好。

之十七 她也說：「我們必須以辨識來導引我們的靈魂。我

---

<sup>10</sup> 若想進一步了解「先知性」這課題，請參閱：Laura Swan OSB., “Hospitality and the Prophetic,” *Hospital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Benedictine Academy Pre-Convention Papers* (September 1997), 37-43。



們一天在修道院裏，就一天也不該以自己的意願為先，或依隨自己的意見，而應接受長上的意見。」

辨識在靈修旅途上至為重要。辨識要求我們深度而專注地聆聽我們的心，以及聆聽天主對我們叮嚀時，所會選擇的一切途徑。聖本篤告訴他的門生，要以心靈的耳朵去傾聽<sup>11</sup>。當我們好好地聆聽時，我們會特意選擇聆聽那些與我們意見不一、與我們的生命非常不一樣的人；這樣，我們便讓自己受衝擊、受挑戰。如何敞開自己，正是我們要學習、要調節的一門功課。

透過辨識，我們更能認清那最真實的自我，以及我們注資甚厚的假我。莘克樂提卡姆姆切望我們不再拼命撐持那個假我，反而要勇敢划進心靈的深處，尋找最真實的自己，以及天主。

之十八 她也說：「經上這樣記載：『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瑪十 16）。要如蛇般機警的意思，是指不要漠視外來的襲擊及魔鬼的詭計。因為同類彼此相知、相屬，其特性很快便能認出同類來。而鴿子的純樸，由其純良的行為中可以顯示出來。」

蛇是智慧的：牠們明白身處於不友善的環境，也隨時準備保護自己免受侵襲。莘克樂提卡姆姆提醒我們，在追求心靈潔

---

<sup>11</sup> 大約主曆 540 年，聖本篤完成了他為修院生活制度所訂下的規章。

淨及動機單純之同時，得警覺及留意那些會潛回我們的生命而阻撓靈修旅途的事物；戒備一旦鬆懈了，我們會易受襲擊，以致滑向平庸而不自知。莘克樂提卡姆姆告誡我們，要智慧地簡樸：選擇一個不複雜的生命，追求與天主共融，但同時又要警惕，鬆懈是隨時會發生的。

之十九 莘克樂提卡姆姆說：「很多人住在山上，但舉止如鎮上人，他們其實是在浪費時間。人可以身處人叢，而在思維上獨處；但也可以是一位獨居者，而活於繁雜的個人思維之中。」

獨自一人時，我們的腦袋仍可充塞著連珠炮似的意念、互相矛盾的感情與念慮。我們也能被一些已內在化、卻不是來自天主的思維所轟炸。這一切造成的緊張，令內心翻騰，以致筋疲力竭。有時我們找人作伴，其實只是想要逃避那喧沸內心的雜念。

走往沙漠的靈修旅途，是從我們的心開始的；走往簡樸也是從內心起步。獨處，是要達致內心寧靜和安謐，而以身體、健康的人倫關係和天主為根基。沙漠有助我們去學習這一切；沙漠也揭露在我們內心，那使我們翻騰、分心的湍流。

之二十 她也說：「在俗世中，如果我們觸犯法紀，就算是無意的，也要坐牢；同樣，當我們犯了罪，讓我們也把自己投入獄中，好讓我們蓄意的記憶，能預期到那將會來臨的懲罰。」

莘克樂提卡姆姆邀請她的門生，走進自願的牢房，以便讓心靈得以閉關自省。在這裏，人要誠實地自我評審，圈劃出生命裏需要變革、修好以及治癒的地方。姆姆期望我們能培養出更深的覺醒，以體會自己的受造、對天主健康的依託，以及與旁人的相繫相連。這樣，牢房將會變成恩寵之地，更新會初露端倪。

當我們的自我意識日漸增強時，便會注意到那些非必要、然而卻是我們將自己關鎖於其中的牢房。有時，這些牢房看起來，比冒險地破牢而出、步向自由，更為安全穩妥。耶穌會帶領我們走向自由，但祂是溫良的，祂只會在我們準備好及願意啓程時，呼召我們。

之廿一 她也說：「一個揚揭了的寶藏，會失去價值；同樣，一個被傳頌的美德也會消失；就如蠟近火會溶，靈魂也會為讚譽所滅，令已下的苦功盡屬徒然。」

沙漠靈修是一種隱遁的靈修。沙漠隱修者著意要「消失」於人的記憶中。讓別人看見，就相當於從自己所選擇的路上倒下來。一個讓人看得到的美德，就是一個失落了的美德。

莘克樂提卡姆姆也明白，內心的旅程是敏感而嫩弱的，也是最易受傷害的；但同時，亦是那從未認識、未經確證的真我浮現的地方。由於人會不自覺地、本能地保衛自己嫩弱、易受襲擊之處，我們的內心旅程也極易生出自負。莘克樂提卡姆姆告誡門生，要切實留意。

之廿二 她也說：「正如一株植物無法同時是一粒種子；人也無法在世間的名利中打滾，而同時結出天上的果實。」

大多數人都拼湊、夾雜著成熟與不成熟。天主創造我們時，已藏入不少美好的潛能：這些潛能需要溫柔的護育，也需要接觸有助其成長的經驗。當我們耐心地照顧內心的園圃時，靈性的種子就得以萌芽，接下來便可以成長、成熟、結出果實來。一些自拆台腳、自欺欺人的行為，會窒礙種子的成長，令它滯留在不成熟的境地。

莘克樂提卡姆姆一再謝絕世間名利，她關注到社會榮譽可以削弱人對靈修旅途的熱切探求，人不應讓任何事物紛擾耶穌在我們生命中的首席位置。

之廿三 她也說：「我的孩子，我們都希望得救，但因著玩忽的習性，我們偏離了得救的方向。」

莘克樂提卡姆姆談的，不是我們接受納匝肋人耶穌時「第一次」的得救；她關注的是，我們是否認真地跟隨祂，而成熟地活出這「得救」來。玩忽的習性，使人自欺，令事情看似是好的。一個看來無傷大雅的決定，可以像滾雪球一般，只因我們對各方面均欠缺覺察，也未去留意。所以，我們得警醒和注意，要常分辨我們的抉擇所意味的方向。

之廿四 她也說：「我們要在每方面裝備自己，以對抗魔

鬼，因為魔鬼會從外施襲，在心內滋擾，結果我們的靈魂像船一樣在波濤中顛簸，它也會因為負載過重而下沉；人也是一樣：我們外在行為上的缺失固然會導致步履不穩，內心的思潮其實也會把我們淹沒。故此，我們必須注意從外而來的侵襲，但也得抵禦內心思潮所造成的摧殘。」

在初期教會的詞彙中，「魔鬼」是一個常見的用語。早期基督徒並沒有心理學的名詞，得以表達內心掙扎的經驗，所以他們將一切歸咎於魔鬼的行徑、邪惡，以及個人的罪咎或創傷。莘克樂提卡姆姆邀請我們，在警醒和注意之同時，要留心我們內在翻騰的最終原因，即一切令心神分散、焦點變模糊、精力被虛耗的事物。

莘克樂提卡姆姆提醒我們，不要讓已經內在化了的「自我惱恨」左右我們。當我們留意到內在脆弱而易受傷害之處時，我們自會作好準備，而不致在毫無防備之下就受挫、被擊。內在和外在的襲擊，往往會加強我們已吸收了的訊息，也就是那些令自己感到不配、不足、甚至強加罪名在自己身上，結果是加劇和延續我們內在對自己的惱恨。

莘克樂提卡姆姆鼓勵我們，要有所警覺，並注意在遇到（而非「如果」遇到）挫折與攻擊時，我們怎樣去回應。只要能自我覺察，我們既可以恰當地回應挫折與攻擊，同時也可以關顧自己的內在。

之廿五 她也說：「活於塵世，人是無法免除誘惑的。聖經上說：『凡自以為站得穩的，務要小心，免得跌倒』（格前十 12）。我們在黑夜中航行，聖詠的作者形容生命像大海，而海上要不是佈滿石頭、波濤洶湧，便是水平如鏡。我們（隱修者），像平靜的海上航行；而生活於俗世中的人，則像在風浪中策航。公義有如太陽，是我們設定航道的依據。但很多時，在暴風雨和黑夜中安然無恙的，是俗世人，因為他們做了該做的事——就是保持警醒。至於我們，雖然海面水不揚波，卻船沉海底，因為我們不再讓公義作導航。」

莘克樂提卡姆姆深深體會到，那些立志內修、且已練得內心安寧靜謐的人，可以很快便鬆懈了警醒，讓別人可以攻其不備。我們絕不能自以為已達彼岸。靈修旅途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個更新的進程，至死方休。

當我們沒有看顧內心世界時，我們常會出現虛假的靜、寧。真正的靜寧，不是以意志或強壓所能獲得的。假若內心的湍流或成長的催促警號未被察覺，那不是真正的靜寧。真正的內心靜寧，是以力量和現實為根，此時人會感覺自己走向生命、走向天主，動機純正、心靈潔淨。

之廿六 她也說：「有些哀悼是有益的，有些哀悼是破壞性的。前者包括哀哭自己的罪咎及旁人的軟弱，好

使個人的目標得以保持，也讓自己心存至善。不過，有一種哀傷是來自敵人的，充滿譏諷，有人稱之為淡漠倦怠；這心態必須被趕走，而方法主要是靠祈禱及頌唱聖詠。」

沙漠靈修明白，健康的哀傷是動態的、是更新性的——它會領我們向前。哀傷有助我們觸碰心底的慈悲之泉，將它施於自己，也惠澤他人。哀傷也是一個機會，讓自己深深地憩息於天主的憐憫之中。

哀傷如果令內心的波濤加劇，又使人抗拒解決方法的話，那是將我們導向死亡而非生命，這會引領我們偏離最真實的自我，必須被徹底根除或治療。一位靈修顧問、導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可以提供方法，幫助我們放下哀傷，繼續生活、上路。而這位姆姆，便能幫助我們在哀傷中發現復活。

### 德奧多娜姆姆 (Amma Theodora)

德奧多娜姆姆於第四世紀時，住在埃及的沙漠。有關於她的資料不多，有時她會被人誤認作是同時期的幾位同名的婦女。我們知道她是亞歷山大總主教德奧斐祿 (Theophilus) 的一名同工，並常有群修者向她垂詢關於群體修道生活之事。

德奧多娜姆姆關心她的門生是否有足夠的自律，以抵禦內心及外來的衝突。她也是最早闡述「淡漠倦怠」(accidie) 的人之一。

9月1日是她的瞻禮日。

### 德奧多娜姆姆的嘉言

之一 德奧多娜姆姆問德奧斐祿總主教一些有關宗徒的話：「在《哥羅森書》四章5節說道：『要懂得從任何境況中獲益』<sup>12</sup>，這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這句話是教導我們怎樣在任何時間，都能獲得益處。譬如，你現在是否生活無度、欠節制？那就請以謙遜、以耐心，把這段放任的日子全部收購，從中獲益；再如，此刻你感到抬不起頭來嗎？那就以順受達觀，把這段日子全然買下，讓自己成為贏家。這樣，任何不利的事，只要我們願意，都會變得對我們有益處。」

生命是一連串持續學習的場域。與別人交往和聆聽別人，就是我們成長的機會。當我們反省這些交往時，我們便會成長；若有需要，亦可將我們的反省和關注之事向導師提出。當我們對天主慢慢培養出一份覺察力時，我們自會從這些際遇中發現恩賜，並學會向生命開放。德奧多娜姆姆告誡我們，要在生命的每一範疇保持平衡，避免擺向任何極端。

之二 德奧多娜姆姆說：「讓我們努力，從窄門進去。正如

---

<sup>12</sup> 編者註：哥四5原文為「與外人來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時機」；作者在此，可能是延伸原意，以尋求更生活化的靈修智慧。



一株樹如果未承受過冬天的風暴，是不會結出果實來的；我們也是一樣。這個世代是風暴，只有透過磨練與試探，我們才能獲得天國的產業。」

沙漠隱者接近大自然，不時受到大自然所支配。這種生活環境，影響他們對自己及對天主的認識。他們的生活，緊緊於嚴峻的冬季與豐收的春季，在四時變化的節奏之中。

天主可以利用我們各樣的經驗，促進我們的成長與更新。「冬天的風暴」並不顯示天主離棄我們；相反的，在我們回應這些風暴、深思天主是否隱藏其中時，風暴的季節便成為我們對天主忠誠的一個考驗。風暴也深化對靈修旅途的堅持，加速我們的轉化，使我們更快地肖似基督。這樣的季節變化，總是會來的。如果我們對它的蹤影提高警覺，同時關顧自己，我們定能跨越它。教會禮儀年度中的不同時節，正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困難的日子總會臨到，但天主始終與我們同在。

之三 她也說：「活於平安中甚好，因此智者常常祈禱。一位隱者若能生活於平安中，固然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年紀尚輕的一輩；但不可不知，正當你決意要活於平安之中時，那惡者馬上就到，並以淡漠倦怠、怯懦及歪念，打壓你的靈魂。它也會以疾病、體弱、膝蓋及其他部位的無力等，來打擊你的身體。它令我們的靈魂及身軀渙散，令人覺得已經病倒，無法再祈禱了。但如果我們提高警惕，這些誘惑將會消

失。曾有一位隱修者，他每次開始祈禱時，就發冷發熱，還會頭痛。在這狀態下，隱者就想：『我病倒了，死亡已近，那我不如在死去以前起來祈禱吧』。隱修者這樣想，是應用了自律。祈禱完畢，他的燒也退了。因此，能從這角度去思量，隱修者便作出了反抗，起來祈禱，並把負面的思緒擊潰。」

德奧多娜姆姆所指的平安，是蘊含力量的、有內涵的，且是厚實的。這平安不是指沒有風浪，而是指一股走向生命的力量，亦即一股能整合思維、軀體、靈魂和精神的力。平安，是沙漠隱者以及群修人士所極為推崇的價值。他們認為平安是從個人開始的。

之四 這位姆姆說道：「一位虔誠的修道者被人辱罵，他回應說：『我可以同樣回罵你，但天主的誠命使我閉嘴。』」德奧多娜姆姆再說：「一位基督徒與一位摩尼教徒討論有關軀體的問題時說：『讓身體學習自律，你便能體會到，身體是為服務它的創造者的。』」

德奧多娜姆姆力誡徒生，不要讓身體的激情、慾望、情緒、態度及動機，操控我們的生命。激情、慾望和情緒都是天主的恩賜，但讓它們破壞均衡、支配及操控，卻不是祂的原意。德奧多娜姆姆激勵我們，要將自己的內在及外在世界整合至協調和諧。這就是內心自由與簡樸。

之五 同一位姆姆說：「導師不可以是一個喜歡操控、炫耀

及自負的人。他不該被諂媚的說話所愚弄、為禮物所蒙蔽，也不該被口腹之欲所征服，或為憤怒所箝制。導師應當是越能忍耐、溫良和謙虛越好、曾戰勝過試探、剛正不阿、關懷別人以及熱愛眾生之靈魂。」

德奧多娜姆姆體會到師徒之間，可能出現權力拉鋸的情況，因此她強調：靈修導師應與權力保持健康的關係；她並認為保持正確界限的責任，應落在導師身上。如果權力是我們的動機，那麼，我們對別人便是一個威脅。在這方面，自我認識是非常重要的。

德奧多娜姆姆教導我們，真正的導師也都在走他們的靈修旅途，他們只懂得教授自己曾在生命中學習過，以及所著意培育的事物；他們在生活的平衡及自律上，所顯露的成熟程度是很重要的。

之六 她也說：「隱修生活、徹夜祈禱，或任何一種磨難，都不能救拔我們，只有真誠的謙遜可以。一位有能力驅魔的隱修者問一群魔鬼說：『甚麼可以令你們走開呢？是齋戒嗎？』他們回答說：『我們不吃也不喝。』『那是徹夜祈禱嗎？』魔鬼回答說：『我們是不睡的。』『那是遠離紅塵嗎？』他們回答說：『我們住在沙漠。』『那麼，到底是甚麼力量能把你們驅走呢？』他們說：『除了謙遜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

以征服我們。』可見謙虛能克勝邪魔。』

謙遜，是以真誠、以接納、並懷著愛來認識自己；覺察自己是天主所創造、滿有祂的恩賜、完完全全的一個人；同時亦深深體驗到天主在我們生命裏所施的恩寵，和祂在我們生活中令人敬畏的臨在。謙虛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我們的自尊。

德奧多娜姆姆運用了一個寫作上的工具——魔鬼這角色——去加強她有關於靈修旅途方面的教導：沙漠靈修旅途的目標，是與天主完全而深情地結合；隱修是達到與天主契合的途徑之一，但它本身不是一個目標。我們切勿將過程與目標混為一談。

之七 德奧多娜姆姆也說：「有一位隱修者，由於正面對很多個人的誘惑，便說：『我要離開這裏。』當他把便鞋穿上時，看到另一位隱修者也在穿便鞋。那位隱修者對他說：『你是否因為我而離去呢？無論你往那裏去，我都會走在你之前。』」

無論去到那裏，我們還是會碰到自己。逃離困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困難的一部分。困難，往往邀請我們成長——在自我覺醒、忍耐、內在能力、謙虛、自我接納，以及體會天主無限而無條件的愛等各方面成長。困難，也教導我們締造和平是怎樣的一回事。

德奧多娜姆姆敦促門生，在計劃改變個人境況時，要注意是否有不大合適的動機存在。在考慮改變時，我們必須要辨識

自己內心的流向：到底我們是想逃離困難，還是要走向生命。很多時候，我們的內心流向是不明顯的。

之八 同一位姆姆被問及有關聆聽的問題：「如果我們聽到的，常是俗世人的言談，我們怎麼可以像妳所建議的，單單為主而活呢？」她說：「正如你坐在餐桌前，菜肴一道一道而來，你品嚐了部分食物，卻不以為是享受；同樣，當你滿耳都是俗世人的言談時，你可以將你的心導向天主，並為這取向感謝祂。這樣，這些說話對你是聽之無味，也不會傷害到你。」

在沙漠，人與天主培植一份能濾除任何有害東西的親密關係。只有那些能透穿心靈的東西，才是有害的。

我們對所聽、所讀、在電視機上看到的東西，有想過要特意辨識它們嗎？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聲鼎沸的社會中，所接觸的東西的確會影響我們的思想與心靈。在這環境下，要培養一份默觀的態度和心靈，需要特意而專注地下點苦功。我們可能要辨識，是那些東西觸動及餵飼我們的思想、心靈及內心世界。

之九 一名隱修者患上皮膚炎，並長出了寄生蟲。這位隱士原是個富人，魔鬼於是說：「你滿身都是寄生蟲，怎能忍受？」由於這隱修者心靈修煉已達到很高的境界，他終於戰勝了魔鬼。

我們常會碰到明顯的或是隱晦的挑戰，以致質疑自己走上

沙漠靈修之途的意義。在這裏，德奧多娜姆姆要向徒生提出忠告：我們可能會碰到一位很特別的人，使我們心頭盪漾，又或者使我們質疑應否繼續信守婚姻的盟誓；當我們與別人——朋友也好、同工也罷——的關係遇上困難時，其他的關係就會開始顯得吸引。這時，我們可能會以甜蜜的幻想、溫馨的思緒回憶過去，總覺得今非昔比。

乍看之下，困難是天主離棄了我們的徵兆。這時候，最好能就所感悟到的天主在自己生命中呼召的流向，與別人一起辨識，然後堅守承諾。當我們選擇忠誠時，我們靈魂的境界或靈性上的成熟，都會因而加深。

之十 另一位老隱士問德奧多娜姆姆：「人死後，是怎樣復活起來的呢？」她說：「就像那為我們而死、復活，我們的神、基督一樣，祂就是我們復活的保證、例子和藍本。」

德奧多娜姆姆對復活懷著確信、堅定的希望和依託。以她與天主的感通，德奧多娜姆姆深悟：人只有在死後復活時，才會與天主全然契合。她與其他的沙漠及群體修道人一樣，死亡——也即是復活——常是他們眼前的焦點。

沙漠之道，有助人對此生已可一瞥的復活，培養出一份覺醒精神，以及一份基於復活而來的盼望。

## 第四章

### 沙漠天空上的耀星——較少人認識的沙漠姆姆

本章記敘另一些姆姆的故事，她們的話語已佚散於歷史中。以下將以姆姆的英文名字，按字母之首，把她們的故事依序排列出來。這些姆姆有的住在城市、有的在沙漠隱居，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生命故事；但相同之處是，她們都曾熾熱地尋找天主，一心不二。

#### 亞歷山德拉 (Alexandra)

埃及的亞歷山大，是一個重要港口，位於尼羅河與地中海的交匯處。當地的基督徒團體為數不少，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學術中心，早期教會不同的神學派別都曾在此出現過。

亞歷山德拉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生活於第四世紀。她因為想逃避一位年輕男士的追求，便離開亞歷山大港，把自己關在一個地上的陵墓中。一位女性朋友將食物和其他用品從窗口遞送給她。在餘下的十至十二年，亞歷山德拉過著隱居生活，窗前掛上簾布，不讓人再看到她的面容。

大美蘭尼雅曾拜訪亞歷山德拉（有關於大美蘭尼雅的故事，請參

閱第六章，154頁一譯者），並問她如何承受這種艱苦的生活環境，以及這段困難重重的內心旅程。亞歷山德拉回答說：

由晨曦至第九小時，我織布並誦念《聖詠》及祈禱。其他時間，我會在心中紀念各教父，並思考先知、宗徒和殉道者的事蹟；餘下的時間，我會做點勞動，及吃麵包。從這些日程中，我得到安慰，並懷著希望，靜候生命的終結<sup>1</sup>。

雖然過著極其隱遁的生活，亞歷山德拉在基督徒間的名聲漸漸傳揚開來；因為她所提供的勸勉與靈修指導，甚具智慧。

## 貴族亞納大西雅（Anastasia the Patrician）

亞納大西雅<sup>2</sup>是第六世紀拜占庭朝代的貴族，是查士丁尼亞皇（Justinian）和德奧多娜皇后（Theodora）時代的一位王室成員。由於德奧多娜皇后對亞納大西雅越來越嫉妒，亞納大西雅決定離開君士坦丁堡，往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去。

亞納大西雅在亞歷山大城外五百里處，一個名叫安納頓（Ennaton）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修院。在這裏，她依隨修道規戒而活，並以織布維生。

---

<sup>1</sup> E. Wallis Budge, *The Paradise of the Holy Fathers* (Seattle: St. Nectarios Press, 1907/1978), 96.

<sup>2</sup> 亞納大西雅可能是那位與安提約基的宗主教薩弗盧（Patriarch Severos）有書信往返的亞納大西雅女執事。



主曆 548 年，德奧多娜皇后去世，查士丁尼亞皇開始四處尋找她；為防被他找著，亞納大西雅便退往埃及沙漠深處、一個名叫塞德（Scete）的地方<sup>3</sup>。在那裏，她遇上一位資深隱修者但尼爾阿爸（Abba Daniel），他幫助亞納大西雅重建生活，遠離查士丁尼亞皇的眼線。亞納大西雅穿起男裝，再往沙漠內移十八哩處，住進一個洞穴裏，她找了一位修道人為她送水，打算此生不再離開這洞。

亞納大西雅獨居了廿八年。當臨近死亡時，她託人向但尼爾傳話，請他來埋葬她。但尼爾阿爸帶著幾位徒生迅速抵達，希望能趕得及，與她說上最後的幾句話，並接受她的祝福。在亞納大西雅的要求之下，但尼爾阿爸給她送聖體，並給她作了最後的祝福祈禱；她轉面向著東南，張開雙手說：「我的天主，我將我的靈魂托付於你的手裏」<sup>4</sup>。隨後，亞納大西雅劃了一個十字聖號便死去。她的瞻禮日是在 3 月 10 日。

## 雅瑟拉（Asella）

打從耶穌事蹟的宣講運動一開始，羅馬便出現了一批活躍

---

<sup>3</sup> 今天這地方，叫奈特倫窪地（Wadi'n Natrun）或塞德（Skete）。當時很多沙漠修院及隱士聚集於此，位於今天埃及的開羅與亞歷山大港之間。

<sup>4</sup> Sebastian Brock and Susan Ashbrook Harvey, trans.,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47.

而忠誠的婦女，她們專務祈禱、服務社會上的邊緣人士，以及研讀聖經。不多久，便發展成爲都市中的修道團體；而在這些修道團體中，也有不少會出現個別的獨修者，雅瑟拉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

雅瑟拉出生於主曆 334 年。她和姐姐瑪瑟拉（Marcella）是來自羅馬一個富裕的貴族家庭<sup>5</sup>。熱羅尼莫（Jerome）、亞歷山大的聖亞大納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歷史學家帕拉狄烏（Palladius），都是她的朋友和導師。雅瑟拉十歲時，已經將自己奉獻給天主<sup>6</sup>；十二歲便選擇過隱修生活，雖然初期家庭曾施以壓力。熱羅尼莫對她在家中一間狹窄斗室內的生活，有以下的描述：

她關在一個狹窄的斗室中，享受著天堂的遼闊草場。她在同一片土地上祈禱和休息。齋戒是她的娛樂、飢餓是她的提神劑。她進食，不是爲解饑，而是因爲體力不繼；她只吃麵包、鹽和冷水，並以此嚴厲克己，更勝於滿足食慾<sup>7</sup>。

---

<sup>5</sup> 瑪瑟拉是第四世紀羅馬隱修浪潮的早期領袖之一。參閱本書第六章，145~149 頁。

<sup>6</sup> 這個奉獻很可能包括接受洗禮。

<sup>7</sup> 熱羅尼莫與瑪瑟拉互通之書信；選錄自 Joan M. Petersen trans., *Handmaids of the Lord: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s of Feminine Asceticism in the First Six Christian Centuries*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6), 106。

雅瑟拉把她的財物全部捐贈出去，平日只穿深色的衣服。熱羅尼莫曾經提及她變賣了一條金項鍊，其外形如八目鰻，是以多塊金磚連在一起的一條靈活鏈；她把變賣所得轉贈窮人。

雅瑟拉過著默靜而隱居的生活，她只會在前往「殉道者教堂」參與彌撒時，低調地公開露面。她的斗室就在自己家庭的宅院中，但她少去看家人，包括姐姐瑪瑟拉。她每週齋戒數次，每天定時祈禱及頌唱《聖詠》。少數曾與她有接觸的人，都提及她喜悅、溫良、和善的性情。熱羅尼莫這樣說：

她認真的情緒中，流露著和善；和善的情緒中，流露著認真。她的笑聲帶著莊重，憂傷時亦不失其迷人。她面容有點蒼白，反映她克制的生活，但又不是誇張得像要展示自己的苦修。靜默是她的話語，她的話語是靜默<sup>8</sup>。

後來，她家的宅院變為修道院；而其中一部分地方，專供接待旅客以及接待和培訓新領洗者。雅瑟拉於 405~408 年間去世，12 月 6 日是她的瞻禮日。

## 安提約基和埃及的亞德納西雅

(Athanasia of Antioch and Egypt)

安提約基是當今敘利亞的一個內陸城市，位於小亞細亞一個繁忙的交通要衝，對當日羅馬軍隊的調遣尤為重要。以其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學術之都，及在神學上的貢獻，安提約基的地

---

<sup>8</sup> Ibid, 107.

位直逼亞歷山大。

亞德納西雅和她的丈夫安德羅尼卡（Andronicus）是成功的銀器商人，與兩名孩子同住安提約基。夫婦二人都是慷慨的基督徒，曾把三分之一的家財分施窮人。他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十二歲時去世，令亞德納西雅傷心欲絕，墜入沉痛的哀傷中。她大部分時間在「殉道者朱利安」教堂中度過。在一次熱切的祈禱時，她得了神視，看見聖人朱利安，這神視徹底改變他們的餘生。

亞德納西雅及安德羅尼卡決定將所有家財變賣，悉數捐贈給醫院和修道團體。兩人一起前往耶路撒冷的各個朝聖地點，然後去埃及拜訪沙漠教父但尼爾。三人決定亞德納西雅加入一個位於塔本尼西（Tabennisi）的修道團體，開始她的沙漠靈修旅途；而安德羅尼卡則留下來，與但尼爾一起。

十二年後，亞德納西雅往耶路撒冷朝聖，途中遇見她的丈夫安德羅尼卡。亞德納西雅很快就認出他來，但安德羅尼卡卻認不出妻子。他們同意一起走，但沿路保持緘默，有如各自獨行一樣。

當他們返回了亞歷山大外圍的沙漠地帶時，兩人決意同住一個洞穴，但繼續保持深度靜默。他們度這種群體隱修生活達十二年，直至亞德納西雅去世。很多在附近的沙漠居民及團修者都出席了葬禮。他們的瞻禮是 10 月 9 日。

## 君士坦丁堡之亞德納西雅 (Athanasia of Constantinople)

亞德納西雅是一位已婚婦女，擁有自己的家產。當她與瑪托納 (Matrona，有關瑪托納的故事，載於本章後半部，83 頁—譯者) 以及她的修道團體建立起友誼後，亞德納西雅決定將她所有的財富都捐給瑪托納，並加入她的團體。瑪托納最初不同意，提醒亞德納西雅她還年輕 (十八歲)，又未得到丈夫的同意。瑪托納建議她簡樸及貞潔地生活，每天數次祈禱，以此開始訓練自己度隱修生涯。

亞德納西雅往她其中一個農莊裏住，思量怎樣可以離開她那個揮霍、放縱的丈夫。不久，她發現丈夫已耗盡他自己的財產。當亞德納西雅住在農莊時，她的丈夫偷了她部分現金，這足以構成申請離婚的理據。亞德納西雅贏回她的自由<sup>9</sup>，帶著她大部分財富，加入瑪托納的修道團體。

亞德納西雅的捐獻被用來擴建修院，並為這個團體建造一間聖堂。捐獻的另一重要部分，給了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修院。其餘分贈貧苦者。亞德納西雅留在這個修道團體，直至離世。

## 貴族的凱撒莉雅 (Caesaria the Patrician)

索莫撒塔 (Somosata) 是敘利亞北部幼發拉底河上的一座古城。主曆 72 年，羅馬軍隊攻下此城，以後一直受其重視。

---

<sup>9</sup> 從法律權利而言，亞德納西雅是可以控訴丈夫偷竊的。

貴族的凱撒莉雅，是第六世紀索莫撒塔一位有名望的女性。她是厄弗所的若望（John of Ephesus）<sup>10</sup>和安提約基的塞威魯（Severus of Antioch）的同工，丈夫是皇族後裔。婚後數年，凱撒莉雅希望過獨修生活<sup>11</sup>，她穿上隱修者的服裝，並加強祈禱生活，嚴守「每日禮讚」的時刻，致力為人祈禱，喜歡靜默及獨處。

像很多與她來自同一社會階層，而後來皈依基督的人一樣，凱撒莉雅棄絕她皇族式的生活。她守嚴齋，每隔一天才進食一次，並睡在地上。有人勸誡她該取中庸之道，但她還是選擇嚴修的方式，有意完全擺脫她過去的生活。

凱撒莉雅受過良好教育，對聖經及教父的寫作有相當的認識。她個人收藏的圖書超過七百冊，而她熟讀這些書籍，甚至可與厄弗所的若望興致勃勃地討論。凱撒莉雅對瞭解辨識的過程特別有興趣，這個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她身處的年代，教會曾出現多次教義上的紛爭<sup>12</sup>。

凱撒莉雅曾打算離開她所創建的團體，與兩位同道人深入沙漠裏去潛修，最後是厄弗所的若望以她高齡體弱，以及她對

---

<sup>10</sup> 我們知道厄弗所的若望於主曆 541 年探訪過凱撒莉雅；而於 508~511 年間，塞威魯曾住在她附近。

<sup>11</sup> 學者們未能確證，她是離開了丈夫（這行為在當日是常見而為人所接受的），或是丈夫已逝世。

<sup>12</sup> 這時，羅馬帝國正處於過渡時期，而尼西亞信經的發展、亞略派以及其他異端仍引起爭議。

當地團體的重要性，說服她打消了這念頭。

凱撒莉雅曾在亞歷山大附近的沙漠，創辦了兩個修道團體，一個是為女性、一個是為男性，並贈予它們一個金礦。凱撒莉雅拒絕當院長，委派了柯思曼尼雅（Cosmania）出任這職位。凱撒莉雅度團體修道生活達十五年，直至主曆 556 年去世。

### 真福甘蒂達（Blessed Woman Candida）

甘蒂達是查建將軍（General Trajan）的女兒。她效法君士坦丁堡的女執事奧林琵雅思（Olympias）的榜樣，以金錢資助教會及聖職人員（有關奧林琵雅思執事，請參閱第五章，127~132 頁—譯者）。她教導女兒有關隱修生活，最後亦讓她進入修道院。後來，甘蒂達決定自己也進修院，於是把所有財物變賣，分贈貧困者。

像很多群修者一樣，甘蒂達晚上在磨玉米粉、為明天的彌撒烘麵餅時便一邊祈禱。她注重齋戒，近乎素食，只吃魚、青菜及油。她的靈修精神，側重於以不絕的盼望，等候復活。

### 撒瓏納（Ceronia）

撒瓏納生於科尼藍（Cornillan），那是在高盧（Gaul）的貝濟耶（Beziers）附近。她和她的兄弟都是長大後，才跟隨波爾多（Bordeaux）主教學習基督信仰，然後領洗的。主曆 440 年，撒瓏納往北行，來到賽埃（Seez）教區，並在羅米尼（Mont Romigny）附近，離莫爾塔涅河（Mortagne）不遠的森林建造了一間斗室。

獨修時間以外，她也會拜訪住在附近的居民，做傳教工作，以平衡生活。

最後，撒瓏納創立了該區第一間女修道院，也開設了多間祈禱小堂，其中一間的所在地，在基督宗教傳入前，曾被用來舉行殯葬禮。撒瓏納出任這間修道院的姆姆，但保留自己獨修之室。她在主曆 490 年去世，11 月 16 日及 2 月 3 日都是她的瞻禮日。

## 多妮納 (Domnina)

根據西路斯 (Cyrrhus) 的德奧多肋 (Theodoret)<sup>13</sup> 所說，多妮納是敘利亞南部的一位隱修者。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在媽媽家的花園裏建造了一間修道小室，讓自己獨修，並得到家人的支援。她與當地的教會團體保持密切聯繫，每天都出席早晚禱。多妮納穿的是以毛髮製成、並不舒適的連兜帽粗衣，把面部也蓋起來，而吃的是簡單素食。她在主曆 460 年去世，教會訂立 3 月 1 日為她的瞻禮。

## 依撒伯爾——創造奇蹟者 (Elisabeth the Wonderworker)

依撒伯爾生於高齡父母——歐諾彌安諾 (Eunomianos) 和歐菲美雅 (Euphemia)。依撒伯爾何時出生、何時去世，學者無法確

---

<sup>13</sup> 譯者註：德奧多肋是第五世紀的一位教會史學家，也是敘利亞北部西路斯城的主教。



定，但知道她是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吉納弟奧一世（Gennadios I, 458~471）、拜占庭皇帝良一世（Leo I, 457~474）以及在主曆 451 年來君士坦丁堡的高柱修士但尼爾（Daniel）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她的家庭在色雷斯（Thrace）內，接近赫拉格里亞（Herakleia）的一個名叫艾比定諾（Abydenoi）的地方，擁有一個莊園，並常慷慨地布施貧苦者。她的父母非常注重給依撒伯爾最好的教育，包括聖經教育。

依撒伯爾十二歲時母親便去世，十五歲喪父。雖然她是家業的繼承人，但她決定加入一位女長輩的修道團體，並將金與銀都分贈窮人，將其餘為數不少的家財也捐贈出去，以及還給家奴自由。

依撒伯爾加入了這位女長輩的修院，這修院是位於君士坦丁堡，一個稱為「小山岡」的地方上，以聖喬治（St. George）為主保聖人。她開始遵循修道的生活方式——守齋、少沐浴、守神貧，和出外時不穿鞋（以她出生的社會階層來說，殊不簡單）。依撒伯爾在謙遜上、在疏離欲求上，日益進步。當她的女長輩去世後，依撒伯爾被選為院長。

依撒伯爾很快便因她的先知與治癒神恩而揚名；她為流血過多的女性和為失明人士祈禱，尤見果效；有一段很長的日子，她一直從事這項服務。

依撒伯爾曾回到她家的莊園最後一次探望家人，並在一些朝聖地點祈禱。在一次夢裏，她得知自己離世之日已不遠，返

回修院後不久，便在 4 月 24 日因發高熱而死亡，被葬於「聖喬治大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George）。她的遺體一直沒有腐爛，對某些靈修傳統來說，那是反映亡者聖潔過人。她的瞻禮日是 4 月 24 日。

### 娥美琳達（Ermelinda）

娥美琳達是第六世紀的一位隱修者，出生於勒芬（Louvain，即今日的比利時）的一個貴族家庭。她的家人在法國北部擁有大量土地，而娥美琳達童年時代曾在不同的莊園中渡過。在隱修初期，她仍住在父母親的家。

當娥美琳達決定隱修時，父母便將鄰近的一個莊園送了給她。不多久，她便覺察到有家人住在附近，是無法一心不二地追隨天主的，於是便搬進貝弗（Bevec）村附近的一間簡單小屋子裏去，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只在參與「每日禮讚」時，才進入村莊。當村民開始注意她後，娥美琳達便搬往梅赫林（Mechlin）教區（今比利時），繼續過隱修生活；她在這裏度其餘生，直至離世。10 月 29 日是她的瞻禮。

### 亞歷山大的歐珍尼雅（Eugenia of Alexandria）

歐珍尼雅的經歷，後來演變為一個感人的殉道故事。但有關於她的零碎史料，其中有部分可能是來自一位較早於她的女士。

歐珍妮雅是科莫多斯 (Commodus) 時代派駐於埃及的總督菲力 (Philip, 任期是主曆 180~192 年) 的女兒。她生長於一個羅馬異教家庭, 但私下過著基督徒的生活。歐珍妮雅被許配予厄圭林努魯 (Aquilus), 他是一位有名望的男士, 但不是基督徒。歐珍妮雅不肯接納這段婚姻; 在下一段婚姻得以安排之前, 她和兩位同學碰上一個男修道團體, 並決意加入。

歐珍妮雅把自己打扮成男人, 加入了這團體, 靜靜地開始她的群修生活, 後來更被選為院長。她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職位, 並在修院的大門旁邊, 保留了一個小室, 讓自己能常留其中。她這樣做, 是希望在作為眾弟兄的精神領導的同時, 仍能保持默觀獨處的生活。

據記載, 歐珍妮雅是在主曆 257 年, 羅馬帝君瓦倫日安 (Valerian) 及葛里努 (Gallienus) 執政期間, 在羅馬殉道。

## 大歐弗來西雅與小歐弗來西雅 (Euphrasia the Elder and Euphrasia the Younger)

歐弗來西雅是一位年輕寡婦, 生了一位女兒, 也是名叫歐弗來西雅。有一次, 德奧多西皇帝<sup>14</sup>與皇后發生爭執, 不知怎地, 歐弗來西雅是爭執的導火線, 歐弗來西雅於是帶著女兒遠走埃及, 在那裏她擁有一些莊園。歐弗來西雅四處參觀教堂及修院, 並留下不少捐獻。

---

<sup>14</sup> 譯者註: Emperor Theodosius, 主曆 379~395 年間是羅馬帝君。

最後，歐弗來西雅探訪了深藏於底比斯沙漠（the Theban desert）的一間女修院。院內一百三十位修女奉行的是嚴刻的隱修生活。她們定時守齋，不沾酒，用布把頭髮裹起，睡在以毛織成的枕蓆上，不沐浴，並長時間熱切地祈禱。當女兒五歲時，歐弗來西雅逝世於此修院，院中修女把她的女兒撫養長大。

小歐弗來西雅雖與皇室相距遙遠，但在她年幼時，家人已將她許配給一位合適人士。當她已達適婚之齡，對方便請求德奧多西皇帝確保婚約如期執行。小歐弗來西雅於是寫信給德奧多西，表達她希望留在修院的意願，也請求皇帝將她的家財捐給教會、窮人和照顧孤兒方面。

小歐弗來西雅滿意於沙漠的生活，並與另一位名叫茱莉雅（Julia）的貴族婦人，漸漸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茱莉雅教歐弗來西雅閱讀、唱歌及祈禱。兩人一起為團體烘焙麵包、彼此分享心底的掙扎與喜樂。小歐弗來西雅活到大概三十歲時，因發燒去世，3月13日是她的瞻禮日。

## 亞歷山大的歐弗心（Euphrosyne of Alexandria）

歐弗心（名字原意是「欣悅」）於主曆410年生於亞歷山大一個富有而顯赫的家庭。她有機會接受教育，包括聖經方面，並因好學及漸漸增長的智慧而廣為人知。由於是唯一的孩子，父母便為她安排一段有利的婚姻。

當歐弗心十八歲時，她跟著爸爸帕諾提亞（Paphnutius）往一

間男修院裏去退省，作三天深切的祈禱。院長也對她作個別指導。歐弗心愛上了團修生活。她就教於一位周遊四海的隱修士及一位團修者，爲自己終身修道作好準備。

有一次，她爸爸把她留在家中，獨個兒去退省。歐弗心趁機離家。一位從賽德而來的隱士爲她剃了頭，給她穿上修道袍，與她一起祈禱後便離去。她很快便決定不要加入任何女修道團體，以免被爸爸找著。於是改穿男裝，帶著五百「狄納爾」（dinars），然後前往曾與爸爸一起退省的男修院裏去。歐弗心向腳夫說，她是宮庭的一名太監，名叫厄瑪盧德（Esmeraldus）。院長安排院內一位資深成員阿咖培斯（Agapius）作爲她的導師。

歐弗心的美貌在修院內引起爭議，上述那位院長要求她暫離團體獨自生活。她於是搬往沙漠深處一間獨立小舍，在那裏獨自唸早晚課，不再參與團體祈禱。歐弗心很快便愛上這種深度的獨修生活，除了院長和她的長上兼導師阿咖培斯神父以外，她不再與任何人接觸。

歐弗心憂戚的爸爸請求院長，幫忙他尋找那位「被綁架了的女兒」。院長盡過力，但不知道歐弗心正在自己的團體中。後來帕諾提亞來到修院尋求慰藉，希望能走出哀傷。院長安排歐弗心安慰他，並給他靈修指導。歐弗心接見了父親，但她以面紗蓋臉，也不透露自己的身分。由於在分享中彼此的關係拉近了，帕諾提亞日後還多次來訪。

歐弗心住在這修道團體附近達卅八年，從來沒有人發現她

原是女兒身。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帕諾提亞再來歐弗心這裏退修，並與她見面尋求指導。歐弗心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便向父親透露身分，兩人最後重修舊好。

在歐弗心的要求下，帕諾提亞將家產分施窮人、醫院、監獄及這所修道院。她的修道團體把她埋葬；不多久，她的墓園便成爲衆人祈禱之地，不少奇蹟的出現，據稱是得力於她的代禱。帕諾提亞搬進她的洞穴裏，住了十年，直至去世。

她一生的事蹟，最初是以「抑揚格的五音步詩」記載下來。翻譯主保聖人西默盎，後來以散文形式記述了她的生命<sup>15</sup>。歐弗心的瞻禮日是 9 月 25 日。

## 弗洛倫絲 (Florence)

在初期教會有關基督論的爭議中，出現了稱爲亞略主義 (Arianism) 的派別。當時的羅馬帝君曾一度插手，並嘗試強迫所有主教支持他所採取的立場，那一位主教敢違抗，便遭放逐。來自坡阿帖 (Poitiers) 的聖希拉利 (Hilary) 支持教會正統立場，在流放於夫黎基雅 (Phrygia) 期間，他的言行感召了弗洛倫絲皈依基督宗教。弗洛倫絲與希拉利於主曆 360 年一起返回坡阿

---

<sup>15</sup> 這傳記現收藏於埃汎容修院 (Great Laura at Iveron) 及其他東正教修院內。1892 年 Agnes Smith Lewis 發現了原稿並將之翻譯。原稿是一張把原有之文字刮去後再重寫之羊皮。本來寫在羊皮上的，是一段遠古的福音文字，其中一部分後來被刮去。

帖。她以泰艾絲 (Triaise) 姆姆為神師 (見本章末, 115 頁—譯者), 住在坡阿帖附近的一個斗室內, 直到主曆 367 那年去世。12 月 1 日是她的瞻禮日。

### 法蘭卡菈、珀珊納和普洛達 (Fracla, Posenna and Prompta)

法蘭卡菈、珀珊納和普洛達, 是三位來自愛爾蘭的姐妹。她們三人與另外七位兄弟姐妹一道去高盧 (Gaul) 北部朝聖。三姐妹後來決定在熱斯 (Rheims) 附近的馬恩河隱修, 每人各處一室, 她們活於第五世紀末, 1 月 3 日是她們的瞻禮日。

### 蒙福的婦人葛拉希雅 (Blessed Woman Gelasia)

葛拉希雅 (Gelasia) 是一名保民官的女兒, 她追隨真福甘蒂達 (Candida) 過群修生活。柏拉狄烏告訴我們: 「據稱她不會含怒到日落, 甚至對男女僕人都是一樣, 她的美德可見一斑」<sup>16</sup>。

### 依拉莉雅 (Hilaria)

從次經的記載中<sup>17</sup>, 我們知道依拉莉雅是賽諾皇帝 (Emperor Zeno, 主曆 474-491 年間為東羅馬帝君) 的大女兒。由於她的皇族背

---

<sup>16</sup> Palladius, *Lausiac History*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64), 138.

<sup>17</sup> 記載於次經的故事, 往往是以不同來源的傳說與一點史實混合, 或與數個生命的故事湊合在一起。這些故事一般源於口傳, 而不是源於某一位作者。有關依拉莉雅的生命, 可參考: A. J. Wensinck, ed. and trans., *Legends of Eastern Saints: Chiefly from Syriac Sources* (Leyden: E. J. Brill, 1913)。

景，依拉莉雅和她的妹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並能背誦聖詠。

依拉莉雅深受賽德地區四十九位沙漠修道人殉道一事所影響，決意也走群修之路。她潛離家園，打扮為男人，乘船往亞歷山大港。在「聖瑪庫斯教堂」裏（the church of the Holy Mar Marcus），她碰到一位執事名叫德奧多祿（Theodorus）。德奧多祿帶她去賽德拜會班富阿爸（Abba Banfu，或作 Pambo 龐波），班富阿爸看得出她來自上流社會，不想收納她，但依拉莉雅所表現的決心和靈活的機智，終令班富阿爸決意收她為門生，但完全不知道她本是個女兒身。在那一帶，眾人皆稱她為依拉莉雅太監。這稱號解釋了為甚麼依拉莉雅沒有鬍子。

依拉莉雅的妹妹去賽德朝聖，希望身上之惡疾得以治癒。班富阿爸吩咐依拉莉雅在她的山洞中接待這位公主。依拉莉雅日以繼夜為公主祈禱，直至她完全康復。公主後來回家，既驚訝自己能夠康復，也奇怪在治癒期間，她所感受到這位素未謀面的隱修士對她的深愛。

後來，患有心臟病的賽諾皇帝命令這位不知名的隱修士前來君士坦丁堡的皇殿。在班富阿爸的指令下，依拉莉雅唯有服從。依拉莉雅在得到賽諾皇帝立誓保密後，便向父親透露自己的身分，並為他祈求治癒。為答謝小公主獲得痊癒，以及他能與依拉莉雅修好，賽諾皇帝酬報了在賽德的修道人。



## 蒙福的婦人茱利安納 (Blessed Women Juliana)

主曆 230 年，學識豐富的費米利安 (Firmilian) 獲選為主教之後，位於卡帕多細亞的凱撒勒雅漸漸成爲一個重要的神學中心。居於凱撒勒雅的茱利安納，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學識淵博並素負名望的女性。

主曆 235 年，在埃及的基督徒受到迫害，一位顯要的神學家奧利振 (Origen) 逃離亞歷山大港<sup>18</sup>，茱利安納把他藏於家中達兩年之久，並在經濟上給予資助<sup>19</sup>。茱利安娜早在自己的家中過著獨修的生活。由於她的清譽，當她邀請奧利振以兄弟身分作客家中時，並無惹來竊竊私議。

茱利安納向來以能善用每個時機去學習著稱。茱利安納在希臘教會<sup>20</sup>中甚受敬重，被尊爲聖經教師，擁用不少書籍，悟

---

<sup>18</sup> 被視爲基督宗教第一位系統神學家奧利振 (主曆 185~254 年)，曾廣泛地論及密契神修和聖經。他曾出版了一本希伯來聖經，書中將六個不同翻譯本並列。奧利振領導亞歷山大一家信理學校達二十年之久，後來再主理巴勒斯坦凱撒勒雅一間信理學校二十年。他的作品對日後不少神學家影響深遠。

<sup>19</sup> 奧利振是否曾到過卡帕多細亞的凱撒勒雅這說法，我知道對部分學者來說，仍是一個爭議。但奧利振到過巴勒斯坦的凱撒勒雅，則是衆所周知的事。費米利安 (時任凱撒勒雅主教—譯者) 是奧利振的朋友，曾邀請奧利振於主曆 235 年到當地避風雨。參閱：Susanna Elm, *“Virgins of God” The Making of Asceticism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30, n.13.

<sup>20</sup> 在十一世紀，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因教義和政治上之分歧而分裂；東正教是東歐及俄羅斯的主流教會。

性甚高。柏拉狄烏在一本舊的詩集中，發現以下的一句由奧利振親筆寫的話：「當我被凱撒勒雅的童貞女茱利安納隱藏時，我在她家中發現這本書。她曾說過這本書，是得自猶太翻譯家西馬克（Symmachus）本人的」<sup>21</sup>。

## 豐特內的蔓納（Manna of Fontenet）

蔓納是斯格馬（Sigmar）及柳托德（Liutrude）的女兒，是第四世紀人士。蔓納（Manna 也稱 Menna）是在沙隆（Chalons，高盧地區）的主教家中學習教理並接受洗禮的。她拒絕嫁給一名非基督徒貴族，從此便披上隱修者的面紗。

父母去世後，產業由兒女分別繼承。不多久，由於逃避「叛教者朱利安」皇帝時代的教難<sup>22</sup>，蔓納與她的兄弟姐妹各散東西。她與一名女僕逃到豐特內（Fontenet）的森林裏，在泉水邊建造了一間隱修舍，至死住於其中。那地方後來被稱為「聖蔓納之涉」（Le gué de sainte Manne，意即「可涉水而過河的地方」一譯者）。10月3日是她的瞻禮。

## 瑪蘭納及希蓉（Marana and Cyra）

西路斯的德奧多肋（Theodoret of Cyrhus）記述了兩位貴族婦

---

<sup>21</sup> Palladius, *Lausiac History*, 146. 西馬克是猶太人，約於主曆 200 年開始，將希伯來聖經翻譯為希臘文。

<sup>22</sup> 「叛教者朱利安」是一位羅馬帝君，他企圖走回頭路，重新引進拜偶像的風俗，隨後基督徒和猶太人都受到殘酷迫害。

女。她們在貝洛亞（Beroea，位於敘利亞）成立了一個小修道院。大概是主曆 398 年，瑪蘭納和希蓉在這城市的郊區買了一所無屋頂的房子，她們以黏土和石塊把大門封起來，並另建一所住房，給後來加入她們這個小團體的婦女。

瑪蘭納和希蓉一邊過著隱遁及靜默生活，一邊承擔起姆姆的角色服務這個團體。瑪蘭納只在五旬節期間（聖神降臨節），才會向來訪者提供靈修指導，其他時候，她和妹妹只向自己的團體說話。瑪蘭納和希蓉遵行肉體苦修，每天扣上鐵鏈及長時間齋戒，這在當時的敘利亞隱修傳統是很普遍的。主教曾多次勸誡她們要取中庸之道，但都無甚結果。

瑪蘭納和希蓉隱修四十二年，期間只離開過她們的房子兩次：一次是去埃利亞（Aelia）朝聖，另一次是去位於伊欵利亞（Isauria）聖德葛娜（St. Thecla）的墓地。

## 蒙福的彈豎琴者瑪利亞（Blessed Maria the Harp Player）

根據希都波利斯的濟利祿（Cyril of Scythopolis）所記述，瑪利亞是一位禮儀音樂師<sup>23</sup>。她在耶路撒冷基督復活堂裏服務——彈豎琴及領唱。後來她感受到呼召，去度深度的祈禱和獨修生活，

---

<sup>23</sup> 參閱：Cyril of Scythopolis, *The Lives of the Monks of Palestine* (trans. by R. M. Price;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1), 256-57. 譯者註：希都波利斯的濟利祿是一位神父，他這本著作仍是後世認識初期修道生活的重要作品之一。

於是便搬往死海地區索薩金（Sousakim）附近的沙漠裏去。瑪利亞將她的陶瓶在史羅亞池（Pool of Siloam）盛滿了水，把籃子放滿泡過的豆（一種沙漠常用的簡單食糧），便帶著豎琴搬往沙漠裏去，以一個洞穴作為她隱居之所，一住就是十八年。路過的旅客不時聽到她的琴聲，但不知道樂聲從哪裏來。

有一次若望阿爸（Abba John）和帕辣蒙阿爸（Parammon）前往探望斯理古阿爸（Abba Cyriacus），途中遇上一位他們並不熟悉的沙漠隱者。為提防是碰上邪靈，他們一邊前進，一邊深切地祈禱，最後發現一位居住於地下洞穴的婦人。瑪利亞起初不太想與他們交談，因為不想向外人顯露她的身分和住處，最後還是說出了她的故事：自從搬進沙漠以來，她一直沒有離開過這洞穴，也沒有與任何人交談過，直至這天遇上他們；而她那瓶水和那籃豆從來沒有耗盡。

在兩人返回沙里頓（Chariton）修院的途中，若望和帕辣蒙發現瑪利亞的遺體，他們把她埋葬在她隱修的洞穴裏，用大石頭把進口處堵住。9月29日是她的瞻禮日。

## 蒙福的婦人瑪利納（Blessed Woman Marina）

瑪利納<sup>24</sup>是一位第五世紀的女性，她是在爸爸歐津里奧

---

<sup>24</sup> 她的別名是瑪利（Mary）、瑪利亞（Maria）或瑪利雅納（Maryanna）。她的生平在主曆 778 年被人以敘利亞文寫下來。以下這本書以英文翻譯了她的生命事蹟：Alice-Mary Talbot, ed., *Holy Women of*

(Eugenio) 的撫養及教育之下長大的<sup>25</sup>。當她已達適婚年齡時，歐津里奧宣布有意將所有家財交給瑪利納，然後遁跡沙漠隱修去。瑪利納不想被遺下，堅決要追隨父親過隱修生活。

他們決定瑪利納該把頭髮剃掉，穿上男裝，換一個男性化的名字「瑪利諾斯」(Marinos)，這樣便能與父親一起。歐津里奧將所有財物分施後，兩人便加入了一個修道團體。

瑪利納恪守團修規誡，並以聽命、謙遜及熱心祈禱而著稱，無人懷疑瑪利納是女性，各人只以為她是一名太監。瑪利納與父親同住一個洞穴直至他去世；後來，她在勤奮和靈修成熟上，名聲日著。

一天，院長派遣瑪利納和三名院士前往拜訪一些修院以及處理事務。途中，他們在一家常光顧的旅店中住宿；在旅店時，一名士兵引誘店主的女兒，並說假如她懷了孕，就諉罪於瑪利納。

店主的女兒真的對人說是瑪利納引誘了她，並是腹中胎兒的父親。瑪利納因為不想透露自己的身分，直認不諱，還請求寬恕。院長下令把她驅逐，瑪利納於是棲宿於修院門外，後來有人把孩子交來給她，她就把孩子收下，沒有半句怨言。

---

*Byzantium: Ten Saints' 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1996).

<sup>25</sup> 有記載稱她長大於小亞細亞西北部的彼提尼雅 (Bithynia)，也有記載指她是敘利亞的黎波里人。

瑪利納與孩子在修院門外住了四年，期間不斷要求團體重新收納她，也對路過的人「承認自己犯了奸淫之罪」。修院被她的真誠感動，終於容許她與孩子重返團體。瑪利納接受了修院內最低層的崗位，重度她簡樸及嚴修的生活。直至她去世後，團體才發現她原來是一位女性；院長深悔當日處理瑪利納的方式，明白自己是以貌取人。

瑪利納的瞻禮是在 6 月 18 日（西方教會）和 2 月 12 日（東方教會）。

### 獨修者瑪利（Mary the Anchorite）

瑪利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年幼時，她遇上鄰鎮一名聖者，便決意要像他一樣，過獨身生活。當她的父母知道了她的意願後，便馬上籌劃婚禮，以免失掉一位與女兒已訂了婚的富人。

瑪利於是離開家園，穿上修道袍，並把頭髮剪成像隱修者一樣。起初，她加入了一個修道團體，往後的三十年，她效法所遇見過的那位聖者，改度獨修生活；她的靈修重點，在於獲取內心的自由。

瑪利曾牽涉入「基督一性論」的爭議達十五年之久。她接待、並在經濟上支持，以及維護多名這派別的倡議者。她視這爭議為一場聖戰，而當地的教會也視她為英雄。我們是透過厄弗所的若望，而認識到隱修者瑪利的。

## 瑪利和歐菲美雅—兩位被稱為卡澤爾女兒的聖潔姐妹

(Mary and Euphemia, Two Holy Sisters Called Daughters of the Gazelle)

朝聖者瑪利<sup>26</sup>是住在土耳其西南泰萊 (Tella) 地區的一位城市隱修者。她度著默觀、齋戒的生活，誦唸「每日禮讚」、常常祈禱，爲人也非常慷慨。瑪利周遊四方，不斷朝聖——這是她所實踐的一種隱修方式，使她不會依戀任何地方，也讓她可以專注於深度祈禱。朝聖地點是她常去的地方。

有一次，瑪利前往耶路撒冷，準備逗留一段時期，在聖地祈禱。抵達了哥耳哥達 (Golgotha) 後，她突然神魂超拔，三天三夜都沉浸在深度的祈禱中。這份經歷令她深受感動，在耶路撒冷一待便是三年，她在教堂裏及街道上與貧苦者一起生活，但仍嚴守靜默。哥耳哥達是她喜愛的獨修和祈禱之地。

從東方來的朝聖者認出瑪利是來自泰萊的一位備受尊敬的女性，她的故事便漸漸流傳開去。瑪利對於有人認出她及向她致敬感到吃驚，馬上離開耶路撒冷返回泰萊去。以後她每年都回去哥耳哥達朝聖；她每次到臨，都引發很多奇蹟。

她的妹妹歐菲美雅 (Euphemia) 年輕時便結了婚，也是住在土耳其東南部。後來丈夫去世，她和女兒瑪利亞 (Maria) 便將位於阿米達 (Amida) 的家，改爲一所隱修院。兩人穿上修道袍，唸「每日禮讚」及幫助貧苦者。

---

<sup>26</sup> 參閱：Brock and Harvey,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此書將她們的生命故事譯成英文。

歐菲美雅及瑪利亞決定以雙手養活自己，並將賺取所得，一半作生活費，一半用來給貧窮、患病及獄中的人提供熟食、麵包和酒。歐菲美雅主動尋訪那些被社會遺棄的人，與他們交談、祈禱，並給予各種援助；她視每一個人為一個獨特的個體；後來，歐菲美雅得了「我們的安慰、我們的訪客」這別號。

在一次教義之爭中，歐菲美雅收容了不少被逐出修院以及家園的人，由於來投靠她的人越來越多，她便把一間較大的房子租下來用作修院，女兒則一直離群靜修。歐菲美雅一方面繼續工作以自給自足，另一方面也接受信友們對她的慈善事業所作出的慷慨捐贈。

辛勞工作三十年後，歐菲美雅因著她接待受放逐人士而被捕及監禁<sup>27</sup>，最後並被逐出城外。歐菲美雅及女兒於是與瑪利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五年後，歐菲美雅嘗試靜靜地返回故鄉，但被人發現，正準備離開時，卻得了重病。臨終時，她對瑪利亞說了以下一番話：

「我的女兒，妳應以耶穌基督為安慰，也應保持潔淨……我把妳託付於聖母瑪利亞的兒子，以及她本人；希望藉著聖母的代禱，妳會得到保護，也會成為天主聖神的宮殿。<sup>28</sup>」

---

<sup>27</sup> 信理上的紛爭，往往蘊含政治意味，昔日如是，今天亦然。接待那些違抗主流教義的人，在當時被認為是政治顛覆。

<sup>28</sup> Brock and Harvey,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 132.



## 耶路撒冷的瑪提迪雅 (Mastridia of Jerusalem)

瑪提迪雅在耶路撒冷過著靜寧的隱修生活。她是以溫良、謙遜及富憐憫心而著稱。由於她的睿智及對內心靈修旅途的瞭解，很多人稱她為「天主的女使者」。

爲了爭取更深度的獨修和與主契合，瑪提迪雅帶了一籃子泡浸過的豆子，便遷往沙漠的山上去，在那裏隱修了十七年。

瑪提迪雅在主曆 580 年去世。2 月 7 日是她的瞻禮。

## 佩爾格的瑪托納 (Matrona of Perge)

瑪托納<sup>29</sup>在主曆 425 年出生於佩爾格 (Perge)。瑪托納的丈夫是杜敏天努 (Domintianus)，並生有女兒名叫「德奧朵」(Theodote，意思是「天主的禮物」)。君士坦丁堡上流社會的一貫生活，並不能令瑪托納感到滿足，她極其渴望改變，於是日夜參與祈禱聚會。

不多久，她認識了歐珍莉雅 (Eugenia) 和蘇撒納 (Susanna) 這兩位城市嚴修者，並以她們爲導師。她仿效兩位的生活模式，將頭髮剪短，穿上男性的服裝。爲了避開丈夫，她進了君士坦

---

<sup>29</sup> 翻譯者聖西默盎 (Saint Symeon the Translator) 曾以希臘文記載了瑪托納的生命，現保存於埃汎容修院 (Monastery of Iveron) 及幾間其他修院內。也請參看：Khalifa Benasser, *Gender and Sanctity in Early Byzantine Monasticism* (Ph.D. dissert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1984); Talbot, *Holy Women of Byzantium*。

丁堡由巴斯安努（Basianus）院長管理的男修院，並改名為巴比拉（Babylas）。蘇撒納就代她照顧女兒。

後來她的身分被發現，而丈夫也要求她回家，在巴斯安努院長的安排下，她進了敘利亞埃密薩（Emesa）附近的一間女修院。越來越多人知道瑪托納熱切的祈禱生活，及她為別人作治癒祈禱的功效。

最後，瑪托納在貝魯特附近的一個沙漠中，找到一所被棄置的異教廟宇，於是決定安頓於此隱修。在作為靈修導師及教師這方面，她的聲譽漸隆，很多人專程來訪，向她討教。瑪托納感召了不少人皈依，其中尤以婦女為多，她也吸引了一些徒生，與她一起在沙漠生活，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素弗茹（Sophrone）的婦人，及一位前女祭司。

主曆 457 年，她的丈夫去世後，瑪托納與其中八位門生返回君士坦丁堡，去成立一間修道院。她們在「聖洛朗提埃教堂」（Church of St. Laurentius）附近買下一莊園，並開始其修道生活。她們公開地穿上男性的修道袍。她們的團體日漸擴展和興旺，是當地一個著名的祈禱、治癒以及學習的場所，她們歡迎各階層的婦女——包括最貧窮的婦女——前來探訪或成為會員。

瑪托納是加采東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Chalcedon，主曆 451 年）的堅定支持者；然而，支持「基督一性論」的國君亞納達西奧一世（Anastasios I），嘗試強迫她公開改變立場，但為她拒絕，亞納達西奧一世最後只得放棄。

瑪托納擔任院長直到主曆 524 年去世之日，那時她已屆百歲之高齡。11 月 9 日是她的瞻禮。

## 都爾的隱修者孟娜庚 (Monegund, Recluse of Tours)

都爾的孟娜庚<sup>30</sup>在經歷了兩名女兒的逝世後，決意在沙爾德 (Chartres) 的家庭宅園中離群獨居。她住的斗室寬敞，有一扇窗及一個壁爐。她放棄舒適的睡床和絨羽被子，改睡在草蓆上，為能達到真正的獨處，女僕為她送水及日用品。

孟娜庚將生命致力於為別人代禱和齋戒上。都爾的額我略 (Gregory of Tours) 說孟娜庚常會烘蘇打麵包分施窮人。她照顧一個頗大的園子，園中種了一些草藥。那些前來向她求取食物的貧苦者，部分也求她醫治身體的疾病，她除了為他們祈禱之外，也會給他們一些草藥和按摩。

像很多住在同一地區的人一樣，孟娜庚很渴望能住在都爾的聖馬定 (Saint Martin of Tours) 的陵墓附近。她也關注到那些前來尋求她幫助的人，不時會打斷她的生活。孟娜庚於是搬到都爾那裏去，找到一個斗室住下。不多久，她的丈夫及朋友追蹤而至，強行將她帶回沙爾德的老家。

後來，孟娜庚再潛回都爾，並開始指導一群有志過獨修生

---

<sup>30</sup> 額我略·都爾 (Gregory of Tours)，曾為孟娜庚作傳。參閱：Jo Ann McNamara and John E. Halborg, *Sainted Women of the Dark Ag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活的婦人。當死亡漸近時，她便把油及鹽祝聖，好讓她的治療事工得以延續。孟娜庚死於主曆 570 年。那群婦女最後發展成爲「聖伯多祿布爾列修道院」(Saint Pierre-Le-Pullier)。7 月 2 日是她的瞻禮。

## 妮芙多娜、敏妮多娜及美托多娜

(Nymphodora, Menodora and Metrodora)

妮芙多娜、敏妮多娜及美托多娜<sup>31</sup>，是三位同度隱修生活的姐妹。她們住在一個用已凝結了的火山熔岩模造而成的半圓形房舍中，位於小亞細亞西北部卑斯尼亞 (Bithynia) 中之派提斯 (Pythis) 區的溫泉附近。她們本身是靈修大師，同時也是很多人的靈修導師，她們的治癒祈禱事工，因甚具果效而廣爲人知。姐妹三人都是在主曆 304 年戴克利先 (Diocletian) 及麥西米亞 (Maximian) 皇帝統治期間的教難中，因拒絕向皇帝所膜拜的異教神靈獻禮而殉道。9 月 10 日是她們的瞻禮。

## 聖潔的隱修者珮西雅 (Paesia, Holy Recluse)

珮西雅是第四世紀埃及一位慷慨、具同感心的基督徒。在父母逝世後，她便將家園改爲收容所，接待路經此地的沙漠人。

---

<sup>31</sup> 根據博蘭德研究團 (Bollandists，是由耶穌會士創辦，專門研究聖徒傳記的團體—譯者) 所說，這三姐妹的生平事蹟能夠留存下來，是有賴翻譯者西默盎以希臘文爲她們作傳；而莫思葛 (John Moscos) 在他的日誌中，也提及她們的故事。

當資源用光後，她被一些男士說服了，在上流社會當交際花。

矮子若望 (John the Dwarf) 聽到她的境況，想到昔日她對別人毫不猶豫的慷慨，便前往探望。他進入珮西雅的內室，坐在她的床前，注視著她的眼睛說：「您對耶穌有何不滿，為何要做出這樣的事？」然後流下淚來。珮西雅心感悲戚，談話過後，便跟隨若望往賽德的沙漠去。珮西雅以曠野為家，以沙為床。在進入曠野後不久便逝世。

### 傅媿納 (Photina)

傅媿納是第四世紀發生於地中海一次沉船事件中，唯一的生還者。附近一小荒島上唯一的居民——隱者馬定尼亞 (Martinian)——把她救起；不久之後，便把她獨留在島上。

兩個月後，一個與馬定尼亞定時有接觸的船家路經此地，發現傅媿納獨自一人在島上。傅媿納寧可過隱逸的生活，便與船家協議，她織羊毛，以換取船家所提供的食物和水，船家也為傅媿納找來一套僧服。

傅媿納獨留島上隱修六年，於主曆 400 年去世，享年三十一歲。船家與他的妻子有一天來訪，發現她已死去，便把她葬在凱撒勒雅。2 月 13 日是她的瞻禮。

### 童貞女琵雅萊姆姆 (Amma Piamon the Virgin)

琵雅萊與媽媽住在尼羅河上游岸邊的一個小村莊，過著簡

單而艱苦的生活。那時的隱修者，常會努力培養徹夜祈禱的能力，以等待耶穌在黎明時再臨，琵雅萊也一樣。她每隔一個晚上才進食一次，並以亞麻籽纖維織布。

琵雅萊因她的先知神恩和她的代禱能力而著稱。當她的村莊因為用水權問題，面對鄰村侵襲的威脅時，村民便向她求助。但村民既怕面對敵人，又不願保衛自己，只求琵雅萊能平息這場紛爭，或代全村抗敵。琵雅萊徹夜熱切祈禱，最後因著她的代禱，危機得以化解，雙方言和。3月3日是她的瞻禮。

### 普思納 (Pusinna)

普思納生於一個富有的基督徒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她是在馬恩河畔沙龍 (Chalons-sur-Marne) 的歐丕納 (Alpina) 主教跟前，許願奉獻自己的。她把財物分施窮人，以祈禱和齋戒度日；最後，隱退至科爾比 (Corbie) 附近的班旋 (Bansion) 村的一所斗室中居住。普思納在第五世紀後期去世，被葬在班旋村內。

### 托迪的若蔓納 (Romana of Todi)

托迪是意大利托斯卡尼 (Tuscany) 區內，依著索拉特山 (Soracte)，靠近山峰處建設而成的怡人小鎮。索拉特的山坡上，有不少天然洞穴，若蔓納是住在其中一個洞穴的年輕女子；她嚴守默靜，直至於主曆 324 年去世。托迪鎮的兩位司鐸知道她的存在。2月23日是她的瞻禮。

## 女中蒙福者施仁 (Holy Shirin, Blessed among Women)

施仁是第六世紀的一位獨修隱者，她住在赫蒙 (Halmon) 的鄉村中，位於今日伊拉克的北部。厄弗所的若望及一位敘利亞的群修者兼作家瑪提理奧 (Martyrios, 別名撒度納 Sahdona) 均認識施仁，而瑪提理奧的母親也是她的門生。

施仁的祈禱生活強而有力；她唸「每日禮讚」，整天持續祈禱。她的代禱事工令她享有很好的名聲，村民相信她有擊壓撒旦的能力。她每天都讀聖經，及與神學和修道有關的文章。

施仁過著簡單而刻苦的生活；她的嚴修生涯全無狡詐，靈修旅途上保持真摯和剛正不阿。與她接觸過的人都感受到她的詳和、溫文、簡樸及悲憫心。施仁的家從不拒絕任何人，她的熱情好客，漸漸廣為人知。

施仁輔導修道人及平信徒的靈修。她以身教多於言教，去感召別人熱切度信仰生活，連一些修道院院長也向她請教，視她為靈修大師。她活至八十多歲。

## 蘇思安納 (Sosiana)

蘇思安納與丈夫若望曾有過一段悠長而快樂的婚姻，兩人曾是貴族者凱撒莉雅 (Caesaria the Patrician) 的管家。當丈夫去世後，蘇思安納決定加入凱撒莉雅的修道團體。蘇思安納放棄她所有財富，深信天主會照顧她的需要。

她把丈夫和自己的華麗衣服、絲綢和刺繡，都交給了厄弗所的若望，以用來縫製祭台上的用布；同時也捐出很多磅的銀，以鑄造聖爵和聖盤。主曆 542 年，厄弗所的若望探望他在亞洲所建立的教會和修院，順道也把這些製成品帶了給他們。

蘇思安納留在凱撒莉雅的團體，直至得病；不久，便悄悄地離開人間。

### 蒙福的隱者蘇珊 (Blessed Hermit Susan)

厄弗所的若望說：「當時，這婦人在基督內是如此神聖和富男子氣慨，她的外貌、言談及主內的堅強令我驚訝」<sup>32</sup>。蘇珊是出自第五世紀，底格里斯河附近，波斯阿撒尼 (Persian Arzanene) 的一個貴族家庭。她的明智、謙遜和對信仰的熱忱，自孩童時期已顯露出來。

蘇珊自少已經渴望有一天能在聖者的墓前祈禱，尤其希望能夠去耶路撒冷。但父母不允，因為那時她才八歲<sup>33</sup>。此後，她熱切地祈求天主為她打開一扇門，讓她有機會去遊歷。最後，她決定離家出走，深信上主會保護她。

蘇珊走上了一輛接載著男男女女的大篷車，朝耶路撒冷出發。當大篷車回程時，蘇珊拒絕離去，並加入了位於加薩與阿斯卡隆 (Ascalon) 之間的一所女修院，在那裏過著集體祈禱與勞

---

<sup>32</sup> Brock & Harvey,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 134.

<sup>33</sup> 當時，十二歲才被視為成年。



動的生活。

十年後，這間修院被加采東大公會議的支持者所迫害。蘇珊不願意屈服，便遠走亞歷山大市外的沙漠，後來，有五位來自以前同一所修院的修女，也加入她的行列。她們一起遷往沙漠深處，安頓於馬爾密納斯（Mars Menas）的修院附近，距離曼迪（Mendis）村大概兩哩的地方，六人搬進一棟舊瞭望塔內，過著集體生活。

蘇珊一直很想獨居隱修，所以不時會獨自在沙漠上漫走及祈禱。有一天，她發現了一個地下洞穴，便馬上住下來，完全沒有回去拿些日用必需品。同修們四處尋覓，終於找到了她。蘇珊決意要在靜默及內心力量上跨進一步，便拒絕離開洞穴。姐妹們不斷勸戒，希望大家能一起回家，蘇珊回答說：「我的姐妹，讓我留下吧！我常常和妳們在一起，不過，天主為我預備了這個地方，方便我活於寂靜中，這樣，妳們還是回去，平安地生活吧！」<sup>34</sup>她們終於離去了，但要蘇珊答應，讓她們每個星期日送來一些乾麵包及一瓶水。

這樣，過了三年，她的聲譽傳遍亞歷山大港一帶和利比亞的村莊，也吸引了不少人前來尋訪她。那時，來自巴勒斯坦一個團體的一位名叫馬如（Maro）的老人，自迫害發生以來，帶著十位門生四處流浪。當他們聽到這些女士的所在地，尤其是聲

---

<sup>34</sup> Brock & Harvey,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 137.

譽日隆的蘇珊之後，便前來與她們在沙漠裏一起生活，男士在附近山洞建立了一個修道小團體，後來陸續有人加入他們的行列。

蘇珊關注到在她附近，聚居了越來越多的獨修和群修人士，便計劃搬到沙漠更深的地方去。此時，有人提出在這條修道村的邊際地區，建造一所專為女性的幽僻修院，好讓她們有更多寂靜的空間，遠離男隱修者；蘇珊於是答應繼續留在她的洞穴裏，但要求別人讓她有私人的空間。往後的十五年，她仍然住在這洞穴裏，常常對修道團體發表講話，但每次都是披上面紗及與會眾保持一段距離。

蘇珊的教誨，所流露的堅毅和智慧，以及她的治癒神恩，最為人所懷念。她對天主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心，深信祂願意及有能力保護她免陷凶惡，從她個人的軟弱與罪惡中解救出來，而最終必會得勝。她相信的是一位滿有大能的基督。

據稱，蘇珊曾在沙漠深處居住，長達廿五年，才消失於歷史中。

## 巴肋斯坦的女獨修者欣拉蒂格

(Syncretica of Palestine, anchoress)

欣拉蒂格是君士坦丁堡一個貴族家庭的女兒，十八歲時被

許配給另一位貴族<sup>35</sup>。當婚期快到時，欣拉蒂格說服了父母，讓她去聖地祈禱。她帶了三千個錢幣，在一批隨員——包括奴僕及太監——的陪伴下，前赴耶路撒冷，然後，再往埃及的沙漠探訪一些沙漠修道人。

當她和隨員準備起程，從耶路撒冷返回君士坦丁堡時，欣拉蒂格向隨員佯稱想再去「復活大殿」一次，然後便溜走了。她從公路步行去耶里哥，然後來到科珀塔（Copotha）的一些山洞。一位年長的沙漠隱修者給了她一些簡單的衣服和書籍，包括兩冊聖經。

欣拉蒂格走往沙漠裏去，並找到一個棄置的山洞。她在那裏獨居了廿八年，很少人認識她，也沒有人見過她，只有一位來自法嵐（Pharan）名叫息拉（Silas）的沙漠隱修者知道她的存在。息拉後來記述了她的一生，據他說，欣拉蒂格最後隱遁於沙漠深處。

欣拉蒂格的靈修旅途重點，在於建樹一個整合的生命，亦即做一個表裏一致的人。她棄絕貴族階層的浮華生活，全心追尋天主。在有關於她的記載中，我們知道欣拉蒂格從來不以自己的性別為問題：她既不以衣著或髮式去隱藏自己的女性身分，也不視自己的性別為一項挑戰或困難。

---

<sup>35</sup> Tim Vivian, *Journeying into God, Seven Early Monastic Live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6), 37-50.

## 達高姆姆 (Amma Tachom)

達高姆姆是第五世紀、住在埃及阿雷比 (Athribe) 附近的一位沙漠隱修者。她在一群女修道者中，擔任姆姆的角色；於此同時，申諾厄阿爸 (Abba Shenoute) 則在附近帶領一群男修道人。達高姆姆以她堅定不移的領導能力著稱。

後來，申諾厄阿爸嘗試從自己的團體中，委派一位神父出任達高的團體的神師，原因為何不得而知，而達高姆姆並不同意，也拒絕與申諾厄阿爸會面。隨後，雙方在管轄權及自主權上出現紛爭。這事件的起因，可能是由於文化風俗之轉移，以致一直在女性團體中負責領導祈禱的婦女，被強迫退下來，改由男性神職人員出任。

## 蒙福的塔莉達姆姆 (Blessed Mother Talida)

在埃及提伯德 (Thebaid) 的安提諾 (Antinoe) 鎮內，一共有十二個女修道團體。塔莉達姆姆 (有時被翻譯為塔莉絲 Talis) 曾住在其中一個有六十多名女性的團體中，達八十年之久。這個團體以其愉快、和諧、溫馨及充滿愛而揚名，成員甚少會離開，而各人也十分敬重這位在教誨、隱修道行及在培育姐妹上均十分出色的姆姆。因著信仰給予她的內心自由和信心，塔莉達能以溫文而無畏的作風與人交往。

## 貞女塔邀 (The Virgin Taor)

塔邀是塔莉達姆姆的一位門生，彼此住在同一所修院達三十年之久。塔邀美麗而優雅，人所共知，但她從不露面於公眾場所，也寧可穿破爛的衣服。塔邀是如此熾熱地投入於城鎮沙漠中的獨修生活，以致拒絕與團體的姐妹於每週的第一天往鎮上參與彌撒。

## 緹厄多娜 (Theodora)

緹厄多娜曾嫁得一位好丈夫，但她對丈夫不忠的行為，最後令她懊悔不已；她於是裝扮成男人，遠走沙漠。她以德奧多力 (Theodoric) 這名字獲得一所男修院收納，生活愉快，直至有一天，被人指控是一名孩子的父親。她被逐出修院，獨自與孩子生活了七年後，再尋求這沙漠修院的寬恕與修好，但沒有透露自己真正的性別。最後，她重新獲得接納，餘生過著極其謙遜的生活。9月11日是她的瞻禮。

## 泰艾絲姆姆 (Amma Triase)

泰艾絲姆姆於第四世紀生於普雅圖 (Poitou, 位於高盧) 的一個貧苦家庭。玻阿帖的聖依拉利 (Hilary of Poitiers) 既是她的好友、也是她的導師。泰艾絲姆姆踏上一漫長的朝聖旅程，目的地是阿基坦 (Aquitance) 的一些主要教堂。後來，她在羅德茲 (Rodez) 的聖斯德望城附近安頓下來，過隱修生活，身無長物。日後，弗洛倫絲 (Florence) 成為她的門生之一。8月16日是她的瞻禮。

## 韋琳 (Verene)

韋琳是一位埃及人，她與一位住在底比斯、名維克托(Victor)的親戚一起遊覽歐洲。到了瑞士的山區，韋琳決定留下來，以一個洞穴為家，獨自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最後，於主曆 300 年去世。她的遺物後來被運送往維也納的聖斯德望教堂。

## 韋塔琳納 (Vitalina)

韋塔琳納是一位獨修者，住在奧弗持 (Auverge，位於高盧) 的阿圖納 (Artona)，是聖馬定·都爾的朋友。她死於主曆 390 年，2 月 21 日是她的瞻禮。

# 第五章

## 初期教會的女執事

自教會初期，執事這職位已經存在。第一世紀時，無論是男是女，在這崗位上服務天主子民的人，都稱為「執事」。後來，隨著時間的變遷，以及基督宗教所用的稱謂漸趨多樣化，「女執事」這個名稱便開始出現。最初是偶然用之，後來慢慢變成慣用語<sup>1</sup>。

女執事在初期教會頗為普遍，這職位隨著時間而演變，主要是由於政治及社會方面的壓力。就像所有與禮儀有關的職位一樣，女執事的功能和責任是多樣化的。有些女執事在修道團體擔當重要的角色，有些似乎與聖祭禮的主禮人一起在祭台上服務——好像今天在某些基督新教的傳統一樣。有很多女執事負責濟貧、培訓、為女慕道者施洗，及為婦女作領聖事前的準備。

在史料中，可以找到很多這些女執事的姓名，有時連她們

---

<sup>1</sup> 我會同時用上「執事」及「女執事」這兩個名稱，取決於當時的人對於這些人的稱謂。有女性被當時的人稱呼為執事，像福依貝（Phoebe）執事（參：羅十六 1—譯者）；也有被稱為女執事，像奧林琵雅思女執事。當時的人怎樣稱呼她們，在本書中，筆者也曾用同樣的稱謂。

身處的地域也被記載下來。但很可惜地，我們通常祇知道她們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在喪葬的刻文上；至於她們的個人資料，要不是全無紀錄，便是早已失傳。例如，我們祇知道阿德納西亞（Athanasia）是第五世紀來自希臘德芬（Delphi）這地方的一名女執事，她的墓碑上這樣寫著：「至虔誠的女執事阿德納西亞，由龐德米安諾（Pantamianos）主教祝聖為執事」。

我們也知道，在耶路撒冷附近一家醫院裏，有一位女執事名叫恩莉安（Eneon）；一位名素菲雅（Sophia）的第四世紀女執事，也是來自耶路撒冷；還有一位名為瑪利亞（Maria）的女執事，是第六世紀小亞細亞人。高盧的德奧多娜（Theodora）的墓碑上這樣刻著：「安息於此、永受懷念的女執事德奧多娜，終於 539 年 7 月 22 日，享年四十八歲。」除此寥寥數語之外，便完全沒有關於她的資料。在卡帕多細亞的阿撒拉（Aksaray）一塊墓碑上，我們知悉有一位名為瑪利（Mary）的女執事，她「根據宗徒傳下來的文獻，教養子女、殷勤奉客、為聖者濯足、將她的麵包分施給有需要的人」。

《十二宗徒訓誨錄》（*The Didascalia of Apostles*）及後來的《宗徒憲章》（*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sup>2</sup>這兩本書中，提及女執事在

---

<sup>2</sup> 主曆 215~220 期間，羅馬的聖依玻理寫了《宗徒訓誨錄》這本書。在 Elizabeth A.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0) 中，有這本書的部分〔英文〕翻譯。如想看全部〔英文〕譯文，請參看 *Didascalia Apostolorum*, trans. R.H. Connoll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尤其是第六章。



洗禮中擔當輔助的角色、為慕道者作好準備、教導婦女、上門探訪已信及未信者，和服務病人。主曆 325 及 451 年，教會分別召開了尼西亞及加采東大公會議，特為討論和澄清有關今天我們稱為「三位一體」教義的一些重要爭議，會上也說明了對祝聖執事的一些受關注議題。大公會議決議，執事必須是至少四十歲、未婚或是孀婦、沒有仍待扶養的孩子、私生活無瑕可指。女執事也要接受稽核，以確保她們的神學觀點是支持漸趨成形的正統立場。在女執事之中，有些是過著團體修道生活，有些已遷往沙漠，有些則在沙漠中團修。日後，女執事的職務，在某種意義上，為修女所取代。

在日趨制度化的教會中，女執事的角色和地位，與寡婦及貞女是有著明顯的不同。寡婦及貞女在教堂裏有特定的座位，是坐在男女執事之後的一排；她們對貧苦者的服務及對祈禱的熱切，為教會所確認。至於女執事，她們在團體中的地位，是正式的、亦是禮儀性的。

東方教會視女執事為受祝聖的職務，一直到第八、九世紀；而西方教會自第四世紀起，已經不將女執事列入聖統制之列。主曆 441 年，奧倫治（Orange）會議禁止在它的區域內祝聖女執事。尼姆（Nimes）主教會議宣稱，女性出任執事這觀念是如此地不良，甚至令祝聖禮本身也會失效。主曆 494 年，教宗葛肋修（Gelasius）致信給多名主教，說明有需要限制女性在祭台上服

務<sup>3</sup>。雖然如此，執事職位——甚至在高盧一帶——仍然存在。例如在蘭斯（Reims）的聖雷米基（Remigius）主教（卒於主曆 533 年），在他的遺書中，提及他的女兒——伊拉莉雅（Helaria）女執事。

有幾份關於男女執事祝聖禮的古代手抄本（它們本身是從原稿抄寫過來的）現仍存在<sup>4</sup>，內容顯示兩者的祝聖禮在程序方面，基本上相同，並會確認受祝聖者的姓名及性別。

以下是女執事祝聖禮中，主教覆手於候任者時所唸的其中一篇經文：

永生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祢創造了男與女，也曾經把祢的靈沛降於米黎盎（Miriam）、德波辣（Deborah）、亞納（Anna）及胡爾達（Huldah）中，祢不以祢唯一的聖子生於女人為不配，祢也曾在作證的會幕及聖殿裏，祝聖女人看守祢的聖門。如今我們懇求祢，垂顧祢這位僕人，她將被祝聖為女執事，請賜予她祢的聖神，洗滌她肉身和精神上的污垢，好讓她能堪當完成祢所託付於她

---

<sup>3</sup> Jo Ann McNamara, *Sisters in Arms: Catholic Nuns through Two Millenn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9。明顯地，當時是有女性在祭壇上服務，也有施行其它聖事，不然的話，也無須提出來討論。

<sup>4</sup> 手抄稿（manuscript）或稱古代聖典手抄稿（codices）均有標題作識別。這些手抄稿包括：《梵蒂岡手抄稿》#1872；《Codex Syriacus Vaticanus》#19；《Nicolai》手抄稿（內容是來自額我略·納祥）；以及《George Varus Manuscript》。參：John Morinus, *Commentarius de Sacris Ecclesiae Ordinationibus* (Antwerp: Kalverstraat, 1695)。

的工作，以光榮祿及稱頌祿的基督，祂和祿及聖神永受光榮及崇敬，亞孟<sup>5</sup>。

\*

\*

\*

以下是教會早期部分女執事的資料。她們每一位在角色和執行職務上，都有其獨特之處。

### 芭斯琳納 (Basilina)

希都波利斯的濟利祿 (Cyril of Scythopolis) 曾經見過芭斯琳納，我們是從他那裏認識到這位女執事的。芭斯琳納生於卡帕多細亞，是君士坦丁堡一所宏偉教堂——聖索菲雅大教堂 (Hagia Sophia) ——的一位女執事。芭斯琳納與一位有聲望、但與羅馬教會合不來的侄兒一同前往耶路撒冷。她前往拜訪一位沉禱者 (靜修者) 若望 (John the Hesychast)，希望他能啓迪這位侄兒重歸普世教會。由於若望不接見女性，他的門生德奧鐸 (Theodore) 便引領芭斯琳納的侄兒進入他的修道團體所在的山洞。因著若望看透人心的先知之恩，她的侄兒終於重返教會。

芭斯琳納希望自己也能獲得接見，決意打扮成男人進入他的山洞。若望以他的先知之恩，在夢中看到她的意圖，便找人向芭斯琳納傳話，說不會接見她，但可以與她在夢中相見，讓她談個滿意。那天晚上，芭斯琳納夢見若望來訪，也得到她想

---

<sup>5</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181.

探求的解答。

## 迪安妮思雅 (Dionysia)

迪安妮思雅是第四世紀一位生長於貴族家庭的女性，來自阿美尼亞一個名叫梅利泰內 (Melitene) 的都市，結婚多年後，丈夫去世，她便與一名年幼的兒子相依為命。迪安妮思雅的兄弟歐度西 (Eudoxius) 是主教的顧問，迪安妮思雅便將兒子歐添米 (Euthymius，意思是「信心」) 交託給主教府撫養。後來，奧查裕 (Otreius) 主教把迪安妮思雅祝聖為女執事，服務於他在梅利泰內市的座堂。

## 杜妮卡 (Domnika)

杜妮卡是第四世紀末的一位女執事。她生長於一個富有而顯赫的羅馬基督徒家庭。杜妮卡對婚姻生活不感興趣，於是便前往亞歷山大尋覓有意義的教會服務。杜妮卡認識了四位仍未信主而同住一起的女士——多洛德雅 (Dorothea)、厄文蒂雅 (Evanthia)、諾納 (Nonna) 以及第茉德雅 (Timothea)；她們四人也是在尋覓中，樂意迎納杜妮卡進入她們的生命，四人後來都皈依基督。

她們一起前往君士坦丁堡，當地的李塔里奧宗主教 (Patriarch Nektarios) 為她們施洗，並祝福她們這個成長中的團體。她們照顧病者，並殷勤服務旅者。杜妮卡的辨別神恩、先知神恩以及治癒身心靈患者的服務，令她聲譽日隆。由於來訪的朝聖者絡

繹不絕，越來越影響團體生活，她們便決定遷入沙漠，在那裏建造了一所修院，並將小教堂奉獻給先知匝加利亞（Zechariah）。在奉獻儀式上，李尼塔里奧宗主教祝聖杜妮卡為女執事。她的瞻禮是在1月8日。

### 歐瑟貝雅（Eusebeia Hospitia）

歐瑟貝雅於第五世紀生於羅馬一個貴族基督徒家庭。當父母為她安排的婚期漸漸接近，歐瑟貝雅與兩名奴婢便開始計劃出走。她把自己大部分財物分施城中的貧苦者，並將自己的奴僕解放，讓彼此平等地生活。她們穿上男服，乘船往亞歷山大，從亞歷山大再去愛琴海希臘的一個名叫科斯（Kos）的小島。她們在一間租來的房子住下，穿回女服，並換了名字。歐瑟貝雅從此是叫瑟妮（Xene，意思是「陌生人」）。

歐瑟貝雅在海港遇見一位年老的男士，並成功說服他接納她們三位女士為門生。這名男士是來自米拉薩（Mylassa）的保祿，他是卡里亞（Caria）一家小修院的「阿爸」。三名婦人在修院附近，住在各自的斗室中。歐瑟貝雅後來興建了一座小教堂，以第一位殉道聖人斯德望命名。後來有其他婦女加入歐瑟貝雅的團體。

保祿後來晉升為米拉薩的主教，他把歐瑟貝雅祝聖為女執事。歐瑟貝雅長期守齋，常常站著祈禱數小時。她以溫婉可人、有耐心、不發怒而見稱。歐瑟貝雅死於1月21日，死時她是在

修院的小教堂內俯伏祈禱。據稱，她離世時有一道耀目強光照射入教堂，室內也充滿一陣陣乳香的芬芳氣味。她被葬於米拉薩以南，一個名叫瑟克諾（Sykinon）的地方。1月24日是她的瞻禮。

### 格雷歌妮雅（Gregonia of Nazianzus）

格雷歌妮雅是額我略（Gregory）和諾娜（Nonna）的第一個孩子，神學家額我略·納祥（Gregory of Nazianzus）是她的弟弟。格雷歌妮雅一生致力祈禱及研習聖經，當孩子長大後，她被祝聖為執事，並將家園開放為照顧貧苦者。她的瞻禮是2月23日。

### 賈絲提納（Justina / Justa）

賈絲姐（Justa）的故事，混合了第四世紀時的一些史實和傳說<sup>6</sup>。她在安提約基出生，是艾德思奧斯（Aidesios）和克彤妮雅（Cledonia）的女兒，父母是異教徒，信奉羅馬帝國的眾神和偶像。賈絲姐自少受此薰陶，但後來決意尋找真道。她深信基督的話是真理，也有其神能，於是便跟隨安提約基的普拉理奧斯執事（Praylios）慕道。皈依後不久，父母也改信基督宗教。

---

<sup>6</sup> 西彼廉（Cyprian）和賈絲提納的生命故事，是由翻譯者西默盎以希臘文寫下來。額我略·納祥以及普魯丹（Prudentius，一名基督徒詩人—譯者）都有提及她們。不過《聖西彼廉殉道記》的內容，既有史實，也夾雜了很多傳說。這裏所說的西彼廉，並非是來自迦太基的教父西彼廉（Cyprian of Carthage）。

賈絲姐的美貌吸引了阿格來達斯 (Aglaidas)，他是一位上流社會的富家公子；但由於他不是基督徒，賈絲姐拒絕了他的追求。賈絲姐開始在家中持守團修習行，把頭髮剪成修道人的髮式，每天七次祈禱。她開始經驗到靈性及身體上的狙擊，每次狙擊都抖動她幼嫩的信仰，也威脅她心底那份日漸增長的平靜和祥和。賈絲姐對靈修旅途的忠信，令一位巫術界首領西彼廉 (Cyprian) 也皈依基督。西彼廉公開否定自己的過去，不久，他被祝聖為主教，明顯地是爲了使他可以服務東方的教省。

晉升主教後，西彼廉把賈絲姐祝聖為女執事，將她改名為賈絲提納。賈絲提納後來成為迦太基一間隱修院的院長。由於兩人的傳教工作，賈絲提納和西彼廉後來都被逮捕了，在大馬士革被審訊和受虐待。由於他們拒絕背棄基督，便被轉送往尼科美底亞 (Nicomedia)，由克勞迪二世 (Caesar Claudius，任期為主曆 268~270 年) 審訊，並於主曆 268 年被砍首。他們的遺體被偷偷地運走，一位皇帝的親戚——瑪托納·陸芙納 (Matrona Rufina) ——把他們埋葬於羅馬。賈絲提納的瞻禮是 10 月 2 日。

### 蒙福的婦人瑪格納 (Blessed Woman Magna)

在迦拉達 (Galatia) 的安卡拉市 (Ancyra) 住了兩千名女隱修者。瑪格納是這群極受尊敬的婦女中，名望甚高的一位<sup>7</sup>。瑪格

---

<sup>7</sup> 西乃的尼諾斯 (Nilus of Sinai) 所寫的論說 *De Voluntaria Paupertate* (MG 79, 968~1060)，稱瑪格納為女執事。

納曾被迫成婚，但她拒絕合房，丈夫去世後，她承繼了全部遺產，過著隱修生活。瑪格納侍奉天主的熱忱，令她被主教舉揚為模範。瑪格納甘度貧苦生活，眾人皆知。她把財富分施教會、修院，以及照顧貧苦異鄉客、孤兒和寡婦之收容所。

瑪格納的靈修，是以基督快要重臨為基點。她大部分時間，都在聖堂裏祈禱，等候祂再度來臨。

### 瑪特納 (Marthana)

瑪特納生活於第四世紀，是埃格里雅 (Egeria)<sup>8</sup> 的摯友和同工，兩人在多方面都很相仿。彼此最初是在耶路撒冷認識的。在埃格里雅著名的《朝聖之旅》遊記中，稱瑪特納為「聖潔的女執事」。

瑪特納是一所修院的院長；此修院是在色婁基雅 (Seleucia) 附近，是在聖德葛娜殉難遺址上興建的。這是一所雙性修院，同時接納男性和女性，各人在自己的斗室中獨修，並遵行嚴修規戒。

---

<sup>8</sup> 埃格里雅是一位第四世紀的西班牙婦人，她所寫的遊記《朝聖之旅》(Pilgrimage) 留存至今。她大概在主曆 417~419 年踏上這次朝聖之行。參閱：Egeria, *Diary of a Pilgrimage* (trans. by George E. Gingras;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70)。



## 奧林琵雅思 (Olympias)

奧林琵雅思於主曆 365 年生於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一帶，父親塞琉克思 (Seleucus)，是一位皇室官員，且在宮廷圈子中是一位顯要成員。奧林琵雅思幼年時已失去雙親<sup>9</sup>；她相當富有，在色雷斯、迦拉達、卡帕多細亞、彼提尼雅以及君士坦丁堡都擁有土地，像當時的皇室成員一樣，奧林琵雅思曾受過良好的教育。

奧林琵雅思曾與內比迪烏 (Nebrius)——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長官——結婚一段短時期，但看來他們並沒有完婚。丈夫去世後，奧林琵雅思被她的一名親戚，在當時的皇帝德奧多西 (Theodosius) 面前指斥她胡亂揮霍財物<sup>10</sup>。德奧多西企圖迫使奧林琵雅思嫁給他的一位親戚埃皮迪烏 (Epidius)；但奧林琵雅思對德奧多西作了以下甚富自主見解的回應：

「假如我的君王——主耶穌基督——希望我與一位男士結合的話，祂不會馬上把我第一位丈夫拿走。由於祂已經在我的心靈上放下節慾這美好的軛，祂知道我不適宜度婚姻生活，也不懂得取悅男人，所以祂把他——內比迪烏——

---

<sup>9</sup> 我們對奧林琵雅思的認識，是來自一位不知名的傳記作家和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金口若望（主曆 347-407 年）。蘇索民 (Sozomen, 教會史家一譯者) 也曾在他的《歷史》(History) 一書中，提及奧林琵雅思。

<sup>10</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225.

從這關係中釋放；這樣，也把我從這累贅的軛及作為丈夫的奴僕關係中解救出來。<sup>11</sup>」

當德奧多西無法強迫奧林琵雅思再婚，便把她的財產交給長官克萊門蒂肋（Clementinus）看管，直到她三十歲。這位長官不准她進教堂，也不讓她與顯要的主教見面。德奧多西再次想強迫奧林琵雅思結婚，但她這樣回答：

「當我主皇上下令，把我的重擔交給別人看管時，那是對我這個卑微人，表達了祇會是來自君王或是主教的美意，因為管理它令我困擾。但如果皇上能下達命令，把它分施給窮人和教會，那就更好了，因為我常常祈禱，希望能避開在分施過程中所會產生的虛榮，免得我因世俗的物質，而忽略了真正的財寶。<sup>12</sup>」

主曆 391 年，德奧多西恢復奧林琵雅思管理自己財物的權力，據說是因為她在隱修方面的名望。奧林琵雅思開始將財富分施窮人，成立修道團體和捐贈教會。書寫她的傳記作者這樣說她：

「沒有一個地方、一個鄉郊、一個沙漠、一個島嶼、一個僻遠的地方，從未受惠於這位著名女士的善心。她向教會奉上獻儀、幫助男女修院、乞丐、囚犯和被放逐的人。

---

<sup>11</sup> 同上，225。

<sup>12</sup> 同上，226。

換言之，她把善金分施於一切有人居住的土地上。這位蒙福的奧林琵雅思，衝破了布施和謙遜的最高極限，以致沒有東西超越她的作為。<sup>13</sup>」

當奧林琵雅思把財富一大部分，包括金、銀和房業分施出去後，內塔里斯（Nectarius）主教便祝聖她為君士坦丁堡之聖索菲雅（上智）大教堂的女執事<sup>14</sup>。奧林琵雅思仍然擁有大教堂以南邊緣一帶的產業，包括房屋和店舖；她在那裏，也為自己建造了一間修院。

奧林琵雅思的女僕之中，有五十位加入了她的行列，過修道生活。她的姐妹瑪提莉雅（Martyria）和帕拉蒂雅（Palladia）以及另一名親戚依莉珊蒂雅（Elisanthia）也一同加入。後來，她的侄女奧林琵雅（Olympia）和元老院家庭的一些女眷也來了，修院最後擴展至二百五十位成員。當她的修院還在興建中，依莉珊蒂雅、瑪提莉雅和帕拉蒂雅也被祝聖為此大教堂的女執事。

奧林琵雅思在隱修方面享負盛名，跟她的慷慨與慈濟事工上所帶來的聲譽不相伯仲；眾人皆知她和她的同修熱心祈禱、心懷祥和的氣質，以及堅定的信念。一如其他的隱修者，奧林琵雅思睡得少、鮮少沐浴、禁肉，並穿著最簡單而劣質的衣服。雖然她嚴待自己的身體，她的溫良氣質卻是眾所周知的。

---

<sup>13</sup> 同上，228~229。

<sup>14</sup> 內塔里斯主教是在金口若望之前，出任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和主教。

奧林琵雅思的傳記作者形容她：

「充滿各樣敬虔，向聖者鞠躬、尊崇主教、敬重長老、尊敬神父、款待隱修者、憂掛貞女、調濟寡婦、撫養孤兒、庇蔭長者、照顧弱者、以悲憫對待罪人、引導迷失者、對任何事物富同情心、對貧苦者同情而毫不吝惜。她教導慕道婦女，為人提供生活之所需。她一生善良，人所共知，令人永遠懷念。她把一眾家僕從奴隸制度中釋放出來，宣布他們與她的貴族地位均等。<sup>15</sup>」

奧林琵雅思所實踐的團修生活，重點在於學習、祈禱、服務貧苦者，及一般隱修習行。金口若望及其他神學家視她為一位能幹的同工，能與她辯論及探討神學課題。很多人就教於她，而她也影響教會的事務。

金口若望為人所懷念的事蹟包括：他在故鄉安提約基多間教堂的講道甚為出色，是君士坦丁堡一名甚有影響力的主教，他大力推崇隱修生活，譴責奢華與貪污，一生著作甚豐。金口若望在被放逐、深受寂寞和憂鬱困擾的期間，奧林琵雅思一直是他的朋友和支持者；那時，他無法與摯友接觸，包括奧林琵雅思，令他感懷不已。主曆 404 年，金口若望因他所推行的道德改革不受歡迎，而被逐出君士坦丁堡，那時，奧林琵雅思是他的主要衛護者。金口若望在東土耳其過著流徙的生活，直至

---

<sup>15</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230.

去世（主曆 407 年）。流亡期間，奧林琵雅思不斷支持他和他的追隨者。

在金口若望寫給奧林琵雅思的書信中，我們得知奧林琵雅思因他被放逐而沮喪，數度消沉。金口若望於是嘗試鼓勵她要常懷盼望，並說她來信過少，而信中所流露的不歡，才是他唯一的磨難。金口若望這樣寫道：

「這是妳可以對我表達關懷的一種方式……我希望妳能重拾歡欣，像以前我們相聚時我所見到的妳一樣。想妳也深知，妳若能這樣，然後明言於信中，將會如何幫助我康復。<sup>16</sup>」

奧林琵雅思也是一些影響基督宗教發展深遠的顯要人物的朋友和支持者，例如：額我略·尼撒（Gregory of Nyssa）、大巴西略（Basil the Great）和麥克莉納（Macrina）<sup>17</sup>。她的老師德奧多西雅（Theodosia）是巴西略的朋友，彼此常有書信往返，德奧多西雅也是額我略·納祥（Gregory of Nazianzus）的同輩親戚<sup>18</sup>。當額我略·納祥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時，曾把一首詩獻給她。額我略·尼撒也把他對《雅歌》的部分註釋獻給她。主曆 410 年，奧林琵雅思離世後，她的傳記作者這樣形容她：

---

<sup>16</sup> Caroline White, *Christian Friendship in the Four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5.

<sup>17</sup> 請看本書第六章。

<sup>18</sup> White, *Christian Friendship in the Fourth Century*, 86.

「她是聖言的伙伴、是謙遜的知交、是從宗徒傳下來的聖而公教會的一位同行者和僕人。<sup>19</sup>」

「她一生無虛榮、外貌無假飾、品格無矯情、面上無修飾；她警醒不眠，有一副非物質的軀體；她的思維沒有虛榮、聰穎而不自負；她有著一顆不受煩擾的心、率真的精神；她行善無邊、慷慨無際，穿的是人所鄙視的衣服，她的自制能力不可計量、思路正軌、對天主懷有不滅的希望、她的布施不可言喻，是謙遜者中的瑰寶。<sup>20</sup>」

「...簡樸謙遜、行善不休、愛心洋溢、端莊祥和、慷慨無限...<sup>21</sup>」

7月25日是她的瞻禮。

## 波普妮雅 (Poplia)

波普妮雅是第四世紀安提約基人，她既為人妻也為人母，她的堅定信德和靈修為她贏得美譽。丈夫去世後，她被祝聖為執事。她把家園變為修道院，在她的團體中，有好幾位也是執事。

後來，「叛教者朱利安」皇帝的出巡隊伍要經過她的修院，波普妮雅安排了她的團體頌唱聖詠，並趁這個機會，企圖向皇

---

<sup>19</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224.

<sup>20</sup> 同上，228。

<sup>21</sup> White, *Christian Friendship in the Fourth Century*, 86.

帝面奏；朱利安一怒之下，命令守衛襲擊波普妮雅，她的團體於是唱得更熱切，直至惱怒的皇帝離去。她的瞻禮是 10 月 9 日。

## 安提約基的洛曼納 (Romana of Antioch)

洛曼納是隸屬於安提約基主教之下的一名資深女執事。當羅祿斯 (Nonnus) 感召娼婦珮拉姬雅 (Pelagia) 皈依時<sup>22</sup>，她找來洛曼納幫忙。洛曼納負責教珮拉姬雅教理；珮拉姬雅受洗時，洛曼納也在場。在重建生活的早期，珮拉姬雅與洛曼納一起生活了一段短時期，進一步得到洛曼納的扶持和信仰指導。

## 瑟碧妮安納 (Sabiniana)

瑟碧妮安納是一名獨修者，住在安提約基這個基督徒運動活躍的地區。她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教父之一的金口若望家中的一位女長輩。金口若望稱她為「我尊貴的女士——瑟碧妮安納女執事」。當金口若望被放逐時，瑟碧妮安納與他一起離去。曾在安提約基碰過她的帕拉迪烏，在其著作《路西厄歷史》中這樣寫道：她是「一位極受人敬重的婦人，與天主有親摯的關係」。

---

<sup>22</sup> Benedicta Ward, *Harlots of the Desert*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7)。這書中有提及她的生命，也有詳細討論初期教會的這個現象。

## 謝薇蓉 (Severa)

謝薇蓉是一位女執事，是耶路撒冷一個修道團體的成員，這團體是大瑪蘭妮雅 (Melania the Elder) 所創建和帶領的。在她靈修旅途的某個階段，謝薇蓉與數位同修決定過流浪式的隱修生活。厄弗克·彭迪古曾寫信給大瑪蘭妮雅，表達他的憂慮，一來是想到她們的安全，二來也懷疑流浪式隱修——這種在東方流行的修道方式——是否明智。

## 蘇撒納 (Susanna)

蘇撒納於第三世紀末出生於巴勒斯坦，她的爸爸阿特米奧 (Artemios) 是一位富有的異教司祭，媽媽瑪爾大 (Martha) 從小教導她猶太教義。父母雙亡後，蘇撒納交由監護人托管，直至結婚。

在與鄰居錫萬諾 (Silvanos) 交談了好幾次之後，蘇撒納決定成為基督徒並接受洗禮。後來，她得回掌管財產的權力，便將部分財物分施窮人，和把她的奴隸釋放。其後，她把頭髮剪短，穿起男服，取了「若望」這名字，前往耶路撒冷一間男修道院，請求收納。那裏的修道人以為她是一名太監，便收納了她。

蘇撒納在群修習行上，漸漸成熟，最後成為修院的長上。在修院忠誠服務二十年後，一名來訪的修女愛上了她，希望能贏得蘇撒納的感情。這位修女無法得逞，便指控蘇撒納想勾引她。當地的主教克奧帕 (Kleopas) 及兩名來自埃琉得坡利城



(Eleutheropolis) 的女執事受邀處理這事。蘇撒納向女執事道明自己女性的身分，還她一個清白。主教對蘇撒納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把她帶回他的主教座堂，祝聖她為女執事，並委派她出任一所女修院的院長。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蘇撒納擔任資深靈修導師，她服務貧者、接待旅客，和為病人作治療祈禱。

最後，蘇撒納因拒絕向偶像獻祭而被捕，在「叛教者朱利安」皇帝任內死於監獄。9月19日是她的瞻禮。

### 維蒂安納 (Vetiana)

維蒂安納出生於貴族家庭，家境非常富有，本人也長得相當漂亮，是元老院成員阿辣斯奧 (Araxios) 的女兒；丈夫阿圭諾 (Aguilo) 是步兵團司令，可說是門當戶對。主曆 366 年，丈夫去世後，維蒂安納加入麥克莉納<sup>23</sup> 的行列，在卡帕多細亞修道，但仍保留她在君士坦丁堡的家。當麥克莉納去世時，維蒂安納也在場，並與蘭芭蒂安 (Lampadion)<sup>24</sup> 一起處理後事。

---

<sup>23</sup> 請看本書第六章。

<sup>24</sup> 蘭芭蒂安是一位富裕的寡婦，她是麥克莉納團體中的一位女執事，領導歌詠團。

## 第六章

### 群修路上的導師——團體及其領袖

我不以為修道生活意味著撇離世界；相反的，修道生活是要進入世界跳動中的心臟<sup>1</sup>。

團體式的修道是一種集體嘗試。修院中女修道人的故事，其實也是她所屬團體的故事。教會初期的修道團體，很多都是圍繞著一位有魅力的人物而發展的，也有不少是圍繞著好一些有神恩的婦女，從她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而演化的。很多修院內住著獨修隱士，其他修院則和沙漠隱修者有密切接觸。既然修院式的修道生活本質上是集體性的，以下的故事將會依據地域來分類。

#### 卡帕多細亞 (Cappadocia)

小亞細亞位處羅馬帝國與遠東的商貿路線上，一個重要的

---

<sup>1</sup> Elise Boulding in Brother Victor-Antoine de'Avila-Latourrette, *A Monastic Year: Reflections from a Monastery* (Dallas: Taylor Publishing, 1996)。此段引文取自該書之序言。

交會處。整個地區佈滿縱橫交錯的道路，以方便商貿和羅馬軍隊的活動。卡帕多細亞是小亞細亞的一個重要地區，位於今天的土耳其境內，這一帶區域，山脈連綿，河川密佈，沃田千里。貴族在卡帕多細亞，擁有具投資價值的莊園和避暑山莊。

### 小麥克莉納 (Macrina the Younger)

這裏其中一個最早的修道團體，是由一個貴族家庭所創立和發展的。最初，它萌芽於這個家庭位於黑海附近的安尼薩 (Annisa) 城中的大宅；小麥克莉納是孕育這個意念、也是將之落實發展的天才。

在戴克利先 (Diocletian) 皇帝統治的困苦日子裏，眾人皆知小麥克莉納的家庭時常給予受迫害的基督徒經濟上的支援。小麥克莉納的祖母——大麥克莉納 (Macrina the Elder)，與本都的主教額我略·奇蹟創造者 (Gregory Thaumaturgus, the Wonder Worker) 一向緊密合作。小麥克莉納的母親是艾米莉雅 (Emmelia)，負責管理家族的房產及培育小麥克莉納，父親巴西略 (Basil) 是一位主教及修辭學教師。艾米莉雅及巴西略秉承家庭傳統，接待旅客、致力照顧貧苦及病患者，同時也著重熱切的祈禱生活。

小麥克莉納生於主曆 327 年，是父母第一個孩子。當她的未婚夫去世後，小麥克莉納決定餘生度隱修生活。她的爸爸在主曆 340 年逝世；其後，她須幫助母親管理家務及家業，漸漸地，小麥克莉納便成為家庭的有力支柱。

小麥克莉納對隱修生活的投入態度，逐漸影響整個家庭。她開始著手簡化家庭的生活模式，放棄很多作為貴族階層的服飾；她視家中各人跟自己一樣，同為基督的肢體，與僕人及奴隸平起平坐，穿的衣服、睡的床都與他們一樣，並把日常所需減到最低，與家僕同桌共餐。艾美莉雅和小麥克莉納為整個家庭提供牧民照顧。

小麥克莉納緊緊地盯著她的弟弟——尤其是巴西略（Basil）和額我略·尼撒（Gregory of Nyssa）——直至他們接受洗禮<sup>2</sup>。當巴西略從雅典學成歸來，驕傲自滿沖昏了頭腦時，這位姐姐曾好好地把他改造。兩位弟弟都承認姐姐影響他們的神學教育最深，而日後兩人也大力推崇隱修和會院式的修道生活。巴西略將他們的生活方式訂立成一系列規章，稱為《隱修綱領》和《隱修細則》。歷史稱巴西略為大巴西略（Basil the Great），他被認為是東方會院式修道的始祖，但事實上，這運動是由小麥克莉納開始的。

在安尼薩的家園，逐漸成為他們名之為「品德學校」的修道中心。女士跟隨小麥克莉納及艾美莉雅，她們同住於一座宅園中，位於艾里斯（Iris）河的一面；男士呢，就跟隨小麥克莉納的弟弟——伯多祿·塞巴斯（Peter of Sebaste，後來也成為主教—譯者）一同住在對岸的一間宅園內。學者們仍未能確定這些院舍

---

<sup>2</sup> 麥克莉納的弟弟們在卅五歲左右，才願意接受洗禮，這是當時常見的現象。

的佈局，以及院中獨修者與群修者之間的比例。

在這裏，團員共同栽建花園，為得一隅安靜、也方便默想。額我略曾記述過這花園某處是他最喜歡的地方，那裏有一座攀滿藤枝的涼亭。

他們共用一間教堂，在那裏一同敬拜（至少部分時間如是）。兩個團體每天都會多次誦唸《聖詠》——早上起床後、工作前後，以及進食前後。當燈亮時，團體也誦唸「謝恩晚禱」。

小麥克莉納堅持她的團體應以勞動養活自己，而不應受人供養。她親手烘麵包，為團體、也為成聖體之用。她將個人的財富交給別人去管理，用於賙濟窮人。

論及小麥克莉納的團體修道生活，小麥克莉納的傳記作者這樣說：

如同在死亡時，人的靈魂從軀體中釋放，同時也從此生的掛慮中獲得自由；同樣，她們（小麥克莉納的團體）所活的，也是一個釋放了的生命。這些生命遠離一切世俗的煩瑣，而被領進與天使們生命的和諧共存中<sup>3</sup>。

以及

她們之間，從未出現過憤怒、妒忌、憎恨、驕傲或類

---

<sup>3</sup> Joan M. Peterson, *Handmaids of the Lord: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s of Feminine Asceticism in the First Six Christian Centuries* (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5), 59-60.

似的情況；世間浮華、尊貴、名聲、自豪和類似的希求，已從她們之間剔除了；在擺脫過剩物質一如把身上的灰土掃掉後，她們便能以自制為樂、以隱姓埋名為光榮、以一無所有為財富。她們以注意與天主有關的事為工作，時時祈禱，白晝黑夜，以均等的時間不斷頌唱《聖詠》，以致對這些貞女來說，頌唱《聖詠》既是工作、也是公餘之休息<sup>4</sup>。

小麥克莉納最有恩賜及天才橫溢的弟弟——諾克拉提奧（Naucratis），與僕人基薩菲奧（Chrysaphios）離開了公眾圈子，在艾里斯河畔懸崖上的密林裏，安居於一所簡陋的房舍，過著簡樸的隱修生活。附近住了一群貧病交迫的農民，倆人就負起照顧他們的責任；而艾美莉雅是他倆的牧養和靈修導師。諾克拉提奧在一次為給窮人補充食糧而打獵時遇難，家人和附近的團體都非常哀傷。

額我略這樣說：

有人說，金要在不同的火爐中煉淨，這樣，逃脫第一次煉淨的雜質，在第二次及最後一次煉淨時，就可以分隔出來，這時，金便完全擺脫混在其中的所有雜質。在經過了各個熔爐後，再不能在金內找到雜質時，就是金已歷經恰當提煉的最準確明證。發生於小麥克莉納的情況也差不

---

<sup>4</sup> 同上，60。

多。命運曾從四方八面一再打擊她，令她思維的崇高氣質受到考驗，但她卻顯露出靈魂的純真與堅毅，她心智保持堅定，好像一位不敗的運動員，在命運的打擊下仍毫不退縮<sup>5</sup>。

額我略後來成爲一位主教，不久後，更開展了許多早期的聖神論及密契靈修等神學。在一個支持尼西亞大公會議的運動中，他和巴西略同是其中的領袖，而尼西亞大公會議訂下了尼西亞信經以對抗亞略異端，額我略因此斷斷續續受到亞略的支持者以及亞略運動所迫害。當時的羅馬帝君是支持亞略的，因此，令額我略處於一個尷尬的對立地位。小麥克莉納以近似挖苦的口吻，敦促他要站得穩，就像他們的祖父母當年一樣：

你可否不再無視從天主而來的美好東西？眾教會派遣你、呼召你，去作支持者和改革者；而你竟無法從中看見天主的恩賜？你是否連自己能得到這莫大恩賜的真正原因也體認不到？那是得力於我們父母的祈禱，你才被高舉起來的，因爲你在這方面的能力本來是很少的，甚至是沒有的<sup>6</sup>。

在教會面對政治和神學劇變期間，小麥克莉納以能夠提供

---

<sup>5</sup> 同上，62~63。

<sup>6</sup> Kevin Corrigan, "Saint Macrina: The Hidden Face Behind the Tradition," in *On Pilgrimage: the Best of Ten Years of Vox Benedictina*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4), 104.

冷靜分析著稱。她的思辨能力眾所周知（有些學者視她為天才），因此常被尊稱為「老師」。她也曾能幹地處理所住地區的一場糧荒。小麥克莉納啟發了很多人，深受愛戴；有很多人遇有靈修問題時，都會來尋求她的輔導。

在一份名為《有關靈魂與復活》（*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的文稿中（主曆 380 年），額我略記載了小麥克莉納的一些教誨。從中，我們看到她以典型的哲學方式，思考人類靈魂的本質和死後的情況。她的教誨，反映她對這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她以人類共通的經驗所表達的思想。

當她面臨死亡時，小麥克莉納的床被轉向東方，以表示期待復活。她不再與人交談，祇在祈禱中向天主訴說。弟弟額我略在她身邊，看著姐姐張開雙手，向她深愛的主懇切祈求，她以幾乎聽不到的低沉聲音輕柔地說：

### 小麥克莉納的祈禱

上主，是祢使我們不再恐懼死亡。祢把我們在塵世的生命，化為真正生命的開始。祢讓我們的軀體在睡眠中稍作休息，然後，在最後的號角聲中，再度催醒我們的軀體。

祢將我們在塵世的軀體託付給大地，這軀體原是祢親手所造的；祢以祢的恩寵，將我們的腐朽與醜陋轉化為不朽，因而把將祢所賜予的，恢復其本來面貌。

爲了我們，祢成爲律法和罪惡的犧牲品，因而從律法



的詛咒和罪惡中拯救了我們。祢曾擊斷那龍的頭——那曾勒著男人的喉嚨，拉他走過違命深淵的龍。祢擊破了地獄之門，並粉碎了那曾操控死亡的勢力，為我們開闢了復活之路。

對那些敬畏祢的人，祢給予他們十字聖架作為贖價，以摧毀敵人，讓我們的生命重獲穩定。

永生之主，為了祢，我從母胎中被拉了出來，我的靈魂一直全力愛慕祢；從青春到現在，我奉獻了我的肉軀給祢。求祢給我委派一位光明天使，讓他牽著我的手，領我到達一個可以休養生息的地方——在靜水之邊——回到眾聖祖的懷裏。

祢曾衝破刀光四射的火劍，並讓那位求祢憐憫、與祢同釘十字架的人，進入天上的樂園；願祢在祢的天國中也紀念我，因為我也曾與祢同釘在十字架上——因著對祢的敬畏，我已把我的肉軀釘死，祢的審判令我敬畏。

如果我因人性的軟弱曾犯錯，或在言行上犯了罪，願罪惡的鴻溝不致於將我與祢所揀選的人隔絕、願那毒魔不能踏入我的途徑、願祢看不到我的過犯。

願在地上有寬赦權能的祢，寬恕我，讓我能舒一口氣；當我放下我的肉軀時，我能以無瑕無皺的靈魂站立在祢的面前；願我的靈魂率真無瑕，猶如祢座前的馨香，蒙祢收

納<sup>7</sup>。

學者認為：小麥克莉納在不同時期，曾誦唸過這禱文的多個部分，而額我略將她多個短禱與她的教誨串連起來，成為小麥克莉納的祈禱。

那晚夜幕低垂，油燈已亮，小麥克莉納的團體圍著她誦唸「謝恩晚禱」；當祈禱結束時，小麥克莉納深深地舒了一口氣便死去。

包括當地民衆和神職人員在內的莊嚴送殯行列，從女修院啓程前往教堂，足足走了一整天；送殯行列在燃亮的蠟燭和《聖詠》的誦唱聲中，緩緩前進，喪禮由阿歷希奧（Araxios）主教主持。小麥克莉納被安葬於「殉道聖者教堂」、她父母的墓旁。

## 羅馬（Rome）

### 瑪瑟拉（Marcella）

最初在羅馬創建修道團體的人士之一，是一位名叫瑪瑟拉的寡婦。她生於主曆 325 年。主曆 340 年，她從一些到羅馬訪問的埃及隱修者中，認識到沙漠隱修運動；不多久，她便位於阿文提山丘（Aventine Hill）上的大宅園中，成立了一個修道團體，那是在羅馬的一個高級住宅區內。據傳，沙比納大殿（the

---

<sup>7</sup> Petersen, *Handmaids of the Lord*, 70~71.

Basilica of Santa Sabina，建於第五世紀初，現屬於道明會總部一譯者）就是建築於此大宅院的遺址上。普琳西壁雅（Principia）後來加入了瑪瑟拉的團體，她們很快便成為好朋友，常常走在一起。

瑪瑟拉守中度齋戒，不吃肉、少喝酒。她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也避免探望其他貴族婦女。不過，她的修道團體接待很多有意加深對聖經認識及學習隱修生活的訪客。瑪瑟拉常私下到一些獻於宗徒和殉道者的大殿中祈禱。

瑪瑟拉的妹妹——雅瑟拉（Asella）<sup>8</sup>——在家院中獨修，也即是瑪瑟拉團體的所在地。另一位出生於羅馬富裕貴族家庭的女士——大寶拉（Paula the Elder）<sup>9</sup>——是這團體的常客；在瑪瑟拉的指導下，大寶拉勤於研習聖經。後來，大寶拉的女兒——尤詩彤吉（Eustochium）<sup>10</sup>——在瑪瑟拉的團體長大，接受培訓，直至她與孀居中的母親前往耶路撒冷。

一位年輕已婚的貴族——法碧奧娜（Fabiola）——也是瑪瑟拉圈中一位朋友和門生。起初，她一方面奉行修道習行，同時也活躍於羅馬的社交圈子。她與放蕩不羈的丈夫離婚，但又再嫁，第二任丈夫也是同樣不忠，最後她也懶得去辦離婚手續就離開了他，加入了懺悔者之列<sup>11</sup>。後來她與教會修好，並把產業都

---

<sup>8</sup> 請看本書第四章，79~81 頁。

<sup>9</sup> 詳參本章「白冷」一節，150~152 頁。

<sup>10</sup> 詳參本章「白冷」一節，153 頁。

<sup>11</sup> 熱羅尼莫批評她結了兩次婚一算是第一位教會人士對這問題開

賣掉，將財富捐贈及服務窮人。在一名朋友帕邁喬（Pammachius）的幫助下，建立了一間醫院，自己也在那裏為病弱者服務。主曆 395 年，她前往白冷探訪保拉，在附近安頓下來，獨自過著嚴刻的獨修生活。

法碧奧娜對學習聖經尤感興趣，她靈敏的思維，往往令保拉應接不暇。她後來返回羅馬，在當地的海港中，建立了一間朝聖者收容所。有關於法碧奧娜，聖熱羅尼莫曾這樣寫道：

「曾有哪個人赤身露體或不能起床，而沒有接受過法碧奧娜所提供的衣物呢？曾有哪個人有需要，而她未能及時提供充足的補給呢？羅馬之寬，也寬不過她的憐憫。」

她死於主曆 399 年。

瑪瑟拉和普琳西壁雅在研習聖經上，同是非常敏銳。瑪瑟拉懂希臘文，以精細、按文字的原意釋經方法而著稱，「尤其喜愛對某些晦澀的字與詞，作學術性專題探討」<sup>12</sup>。她甚有主見、受過良好教育，常與熱羅尼莫<sup>13</sup>在某些聖經重要環節上辯

腔。熱羅尼莫視她重婚如同犯罪。初期教會越來越覺得祇該結婚一次，任何人若遇上離婚或配偶死亡，便該保持獨身，把注意力放於基督身上。（在教會初期，基督徒如犯了謀殺、姦淫等嚴重過失，會在主教前悔罪，然後公開地作補贖——譯者。）

<sup>12</sup> Gillian Cloke, *"This Female Man of God": Women and Spiritual Power in the Patristic Age, A.D. 350-4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69.

<sup>13</sup> 當熱羅尼莫抵達羅馬時，瑪瑟拉度修道生活已有四十二年。

論<sup>14</sup>，熱羅尼莫後來將他不少見解，歸功於瑪瑟拉。熱羅尼莫鼓勵瑪瑟拉團體的成員學習希伯來文，好能以原文閱讀聖經，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甚受爭議的概念。

當熱羅尼莫往耶路撒冷後，很多人——包括神父在內——若需要找人討論或辯證聖經時，必然會去找瑪瑟拉<sup>15</sup>。瑪瑟拉指導過大美蘭尼雅<sup>16</sup>、寶拉和她的女兒尤詩彤吉，還有素芙尼雅（Sophronia）<sup>17</sup>。

瑪瑟拉視奧利振為一名異端者<sup>18</sup>。她曾與他的學生辯論，並向他們挑戰，請他們來羅馬駁斥她。瑪瑟拉向教宗亞納大修（一世）（Anastasius）提供證明，指奧利振的寫作污染基督徒。奧利振的寫作在埃及受到譴責，而教宗亞納大修召開了一個主教會議，會議決定擯棄奧利振的教導。

主曆 410 年，哥德人入侵羅馬，軍隊並闖入修院搜掠黃金。抵禦失敗後，瑪瑟拉和普琳西壁雅被入侵者送到一間奉獻給聖

---

<sup>14</sup> 熱羅尼莫最為人知的貢獻，是將聖經翻譯為當日的白話拉丁文，成為《拉丁聖經通俗本》（Vulgate）。他曾是教宗達瑪甦（Damasus）的私人助理，外號是「暴躁者」，曾多次與其他知名人士公開筆戰（以書信形式），這些公開信，加上他留傳後世的大量信札，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關初期教會女性基督徒的資料。

<sup>15</sup> 熱羅尼莫離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有人在背後竊竊私語，說他花那麼多時間在瑪瑟拉的團體中。不過，卻沒有人中傷瑪瑟拉。

<sup>16</sup> 詳參本章「耶路撒冷：橄欖山」一節。

<sup>17</sup> 有關瑪蘭尼雅、寶拉和尤詩彤吉的故事，詳參本章「白冷」一節。

<sup>18</sup> 請看第四章，註釋 18，本書 95 頁。

保祿的大教堂那裏去<sup>19</sup>。她們倆人留在那裏，直至安全才回家。數月後，瑪瑟拉便去世。1月31日是她的瞻禮。

## 莉雅 (Lea)

瑪瑟拉的修道團體之成功和吸引力，引發其他類似的團體出現於羅馬。一位孀居婦人莉雅，也是瑪瑟拉的一位朋友，成立及領導其中一個修道團體。莉雅來自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但當她創立了這團體之後，便把這一切放下。

莉雅穿的是簡單的粗衣，夜間祈禱，在傳授修道竅門時，側重身教多於言教，令她贏得美譽。瑪瑟拉因為沒法親自為莉雅處理殮葬而感到不安，為此，熱羅尼莫曾從聖地給瑪瑟拉寫了一封信。

## 瑪瑟莉納 (Marcellina)

瑪瑟莉納是聖安博 (St. Ambrose) 的姐妹。主曆 352 年，她決意在羅馬的家中，開始過修道生活。隨後，羅馬陸續出現大小不一的修道團體，它們隨著時間而發展，但在第九世紀查理曼 (Charlemagne) 執政之前，沒有一家曾正式地組織起來。

---

<sup>19</sup> 這地方本來被稱為「牆外的聖保祿」，現在是一所本篤修院，相傳聖保祿安葬於此，因而著名。

## 白冷 (Bethlehem)

白冷附近一帶的地勢，非常吸引沙漠修道者和小規模的信眾團體。白冷有幾個朝聖者常會到訪的地點；其中，據稱是耶穌的出生之地吸引最多訪客。朝聖者會順道訪尋一些沙漠獨修者，期望得到他們的祝福，並指點自己在靈修途上的迷津。白冷城內外都有男女修道團體。

## 大寶拉 (Paula the Elder)

大寶拉於主曆 347 年出生於羅馬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她不時需要以主人身分，宴請來自同樣社會階層的人，但她能做到對自己的重要地位和身分不依戀、不迷痴。寶拉淡淡的幽默，人所共知，她和丈夫杜祖提 (Toxotius) 非常恩愛，育有五名兒女，包括尤詩彤吉。

寶拉是瑪瑟拉的朋友，常常往她的團體裏去祈禱和研讀聖經。寶拉在聖經研究上漸有所成，後來更達到學者的水平。她與尤詩彤吉喜歡從隱喻的角度去理解聖經，從中找出教訓和靈修上的啓迪。大寶拉對希伯來文的修養甚深，能以希伯來文誦唸《聖詠》而完全沒有半絲口音。

寶拉與杜祖提布施財物，親力親爲。倆人皆良善體貼，尤其是對貧苦無依者。寶拉的布施，曾引起關注和流言；她的慷慨令一些人認爲她的兒女最終會變爲一無所有。她卅二歲那

年，丈夫便去世，令她悲痛不已。寶拉非常愛護兒女，兒女也以愛還愛。熱羅尼莫曾描述大寶拉只帶著一名女兒——尤詩彤吉——於主曆 385 年前赴塞浦路斯之情景。其他子女仍與其他家人同住；寶拉留下的產業，足夠使他們生活無憂。然而，她的心仍痛如撕裂，當她聽隨內在聲音要離開羅馬時，內心卻是爭鬥翻騰著。

寶拉一行人乘船往塞浦路斯，在那裏與熱羅尼莫的團隊會合。他們一起去安提約基及聖地各朝聖點，再往埃及的亞歷山大，從那裏再進入尼帝亞（Nitrian）沙漠，拜訪一些隱修者。最後，大寶拉與女兒等一行人，在耶路撒冷住了下來。她住在一間簡陋的房子三年，期間建造了她第一間修院，內有多間個人修道小室、團體院舍和一間客棧。

寶拉以真摯務實著稱，她不喜歡惹人注意，樂於做真正的自己，無論在個人情操、與人交往、友情和生活方式，各方面都以簡單樸實為尚。她從不與男人同桌進食，以免惹來閑言。她少沐浴，硬地上放一片羊皮就是她的床，每天定時祈禱。眾人皆知她對別人的軟弱特別有耐心。

寶拉全心投入聖經；在她困難的日子裏，這是她的慰藉。在翻譯聖經和釋經方面，她與熱羅尼莫在細節上不時都會辯論，令熱羅尼莫在翻譯過程中（從希伯來文到拉丁文），覺得寶拉既令他苦惱、也幫了他很大的忙。寶拉的生活方式以及她拒絕優待上流社會訪客，曾惹來這階層人士的責難和憤怒，這是她



餘生都得忍受的境況。

寶拉建造了三所女修道院，和一所男修院。她負責女修道者的牧靈工作，而熱羅尼莫則負責男性方面。她的團體，既有貴族，也有來自中下階層的人。她的三家女修院各自做裁縫衣服的工作，分開用膳，但會聚合一起祈禱。每天黎明，她們一起誦唱《聖詠》，然後在第三、第六、第九時辰，以及黃昏和子夜，一起祈禱。主日，她們會一起步行前往附近的「聖誕大殿」參與彌撒；這座教堂的建築，據稱便是坐落在耶穌出生的洞穴上。

在牧靈上，寶拉悉力消除成員之間的階級分界；也為個別成員調解紛爭、改善關係，或引導她們進深修道境界。她最終的目標，是希望能發展每一位女性活出其內在生命的能力，與此同時，也創建一個修道團體，其成員之間的關係是有助於達至這個目標的。

寶拉盼望自己能貧窮如耶穌，所以她持續將產業分施窮人，後來甚至貸款以支持她的布施事工。她死後，留下一大筆欠債給女兒尤詩彤吉處理。寶拉於主曆 404 年因久病去世。

寶拉的喪禮在「聖誕大殿」舉行。她的遺體放在擔架上，由當地的主教抬著；連續幾天以希臘文、拉丁文、敘利亞文以及希伯來文誦唱《聖詠》，為哀悼期掀起了序幕；前來悼念的人數以百計，有修道者也有貧苦者。寶拉葬於這座教堂之下。1 月 26 日是她的瞻禮。

## 尤詩彤吉 (Eustochium)

當尤詩彤吉接任為修院院長時，團體內大概有成員五十人。與大寶拉相比，尤詩彤吉是一個較為沉靜的領袖；但像母親一樣，她也是一位聖經學者，精通希伯來文。她在主曆 419 年去世，死前已把母親留下來的債務悉數還清，令團體的財政恢復穩健。

尤詩彤吉的侄女 / 甥女是小寶拉 (Paula the Younger)，她是由尤詩彤吉照顧、在白冷的修院裏長大的。她後來繼承尤詩彤吉，出任院長。

## 耶路撒冷：橄欖山

(Jerusalem : The Mount of Olives)

耶路撒冷，長久以來都是一個繁忙熱鬧的城市，接待了不少前赴朝聖地點的基督徒。有人停留幾天，有人住上數月、甚至數年。朝聖者希望一走當年耶穌曾經走過的路，重溫基督的一生，在每一個地點停下來祈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納 (Helena)，聲稱她找到了耶穌一生和傳教生涯中的幾個重要地點，她的說法影響了朝聖的傳統。獨修者、隱修者從四方湧來，修道團體也相繼出現，而接待來訪耶路撒冷絡繹不絕的朝聖者，便成爲一種服務，不少個人或修道團體都投入這事工上。

## 大美蘭尼雅和亞斌納 (Melania the Elder and Albina)

大美蘭尼雅是一位西班牙裔的羅馬公民，大概在主曆 341 年出生，是執政官馬瑟林諾 (Marcellinus) 的女兒。約十四歲時，大美蘭尼雅與瓦樂利 (Valerii) 家族的一位顯要成員成婚，並住在羅馬的貴族區。主曆 364 年，丈夫去世，當時大美蘭尼雅廿二歲，她三名兒女的其中兩位不久也病亡。大美蘭尼雅活躍於羅馬以瑪瑟拉 (Macella)<sup>20</sup> 為首的隱修圈子中，她撥出很多時間，專心遵行隱修生活——祈禱、齋戒、研讀聖經，以及行善工。

主曆 372 年，大美蘭尼雅像很多當代人一樣，決定往埃及朝聖，向當地的沙漠隱修者學習。她其實是沒打算返回羅馬的，於是不動聲色地安排這個計畫，因為羅馬帝君瓦倫斯 (Valens，主曆 364~378 年執政) 若然得悉，很可能會阻止她，也可能安排另一段婚姻強迫她再嫁，好能維持他的權力基礎，並將她的財富保存於貴族圈子之內。大美蘭尼雅將她僅存的兒子——坡比科拉 (Publicola)——交託給人監護，讓他繼續在羅馬居住，並在當地接受教育，為他將來在貴族圈子的地位鋪路。當家人知道她的計畫時，曾經禁錮她和游說她打消念頭，但都不成功。

大美蘭尼雅將她所有可以移動的財物都運上船，向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出發，家中不少的婦孺也與她一起上路。抵達後，大美蘭尼雅把所有財物變賣，然後進入沙漠，登上尼帝亞山

---

<sup>20</sup> 有關瑪瑟拉，請參閱本章「羅馬」一節，145~149 頁。

(Nitria)。她拜訪過一些教父，例如龐波 (Pambo)、阿日斯素 (Arisisus)、大索洛丕安 (Serapion the Great)、塞德的帕納修 (Paphnutius of Scete)、懺悔者依斯桑 (Isisore the Confessor)，以及迪奧哥儒斯 (Dioscourus)——赫穆波利斯 (Hermopolis) 教區的主教。大美蘭尼雅花了六年時間，拜訪埃及的修道團體，並進一步認識團修生活。當她與龐波阿爸一起時，她曾嘗試給龐波阿爸一個放了三百磅銀子的籃子，但為對方所拒。後來，她得到一份禮物，那是龐波阿爸死前織造的最後一個籃子。

由於有關「基督論」的爭議持續不息，在主曆 373 年出現了另一輪迫害，很多男修道人被逐出修院，其中部分選擇前往巴勒斯坦的城郊地區居住。大美蘭尼雅與他們同行，給他們經濟上的支持。抵達巴勒斯坦初期，大美蘭尼雅每於黃昏時便打扮成奴隸，為帶給這些修道人一點補給品。當地的執政官得悉有人正在幫助這些被放逐的人，便把大美蘭尼雅拘捕，一來想抹黑她的聲譽<sup>21</sup>，二來想向她勒索。大美蘭尼雅於是顯露自己的身分及在社會上的地位，執政官馬上把她釋放，並給她絕對的自由與這些修道人接觸。

大美蘭尼雅在耶路撒冷的橄欖山上，為五十五名女士建造了一所修院，自己在這裏也住了廿七年。她每天祈禱、幫助貧

---

<sup>21</sup> 帕拉狄烏—其中一位為她作傳的人—用了這句雙關語（指「抹黑」一詞—譯者）；在希臘文中，美蘭尼雅這名字就是「漆黑」的意思。

苦者、接待朝聖者及研讀聖經。她「接待那些前來耶路撒冷的人——來發願的、主教、男修道人及貞女」，令前來修院的訪客得到啓迪<sup>22</sup>。主曆 385 年，在她接待的人們中，名望較高的包括熱羅尼莫及大寶拉（Paula the Elder，請參閱本章「白冷」一節），他們後來的修道團體，均是以大美蘭尼雅的修院為藍本。在厄弗克·彭迪古的生命困境中，大美蘭尼雅也支持了他；那時，厄弗克·彭迪古愛上了一位女士，但卻同時感到有保持獨身的呼召。

大美蘭尼雅在她的修院附近，另建了一所男修院。阿奎萊亞的陸弗諾（Rufinus of Aquileia）<sup>23</sup>開設了一間學校和一間繕寫室，而兩修院便以抄寫文本自給自足。由於手稿甚多，修道人因而可以在學術氣氛中健旺地生活。大美蘭尼雅積極投身當地教會的事務，包括薄林諾（Paulinus）事件所引起的分裂<sup>24</sup>，以及有關聖神之天主性的爭議。她致力重建和諧，尤其在團修者之間。

大美蘭尼雅以她的財富建設修院和教堂、接待難民和朝聖

---

<sup>22</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214.

<sup>23</sup> 陸弗諾於主曆 345 年生於意大利。有關初期教會婦女的一些重要資料能留存下來，多少是因為他與熱羅尼莫交惡之故。他們往往以公開信互相指責。

<sup>24</sup> 薄林諾是熱羅尼莫的兄弟，在未得到耶路撒冷的若望主教同意之前，薄林諾被祝聖為神父，因而在耶路撒冷與白冷團體之間引起紛爭。

者，以及接濟獄中囚犯。帕拉狄烏這樣描述她：

「她虔敬的熱忱，令她毫不吝惜財富，她慷慨有如烈火灼燃著她，所以報導她的，本該是波斯的居民而不是我。東西南北的人，無不曾受惠於她的善行……她接待旅客廿七年；出錢出力服務教會、修院、旅客以及監獄，她的殷勤慷慨，始終如一，以致不為自己留一寸土地，也不因為對兒子的牽掛，而將自己遠離基督的愛。<sup>25</sup>」

大美蘭尼雅影響了好幾位男士，他們的著作日後對神學的形成有極深遠的影響力。在別人眼中，她既在靈修旅途上成熟，而本身又是稱職的神學家。在致蘇丕修·塞威魯（Sulpicius Severus，即《聖馬定·都爾的一生》的作者）的信中，諾拉的博嵐祿（Paulinus of Nola）這樣寫著：

「她出生尊貴，卻屈尊就卑過著簡陋的生活；這樣，作為弱小性別中的一位有實力的成員，她可以是懶散男士的警戒；而作為富人而活於貧窮、作為貴族而謙遜，她可以令男性及女性都大惑不解。<sup>26</sup>」

當大美蘭尼雅得悉孫女兒小美蘭尼雅決意修道，便於主曆400年返回羅馬，當時她已是六十歲。與家人相聚期間，大美蘭尼雅努力向數位家庭成員傳教，使他們皈依基督，同時也激

---

<sup>25</sup> Clark,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215.

<sup>26</sup> 同上，217。

勵了數位成員度隱修或群修生活；大美蘭尼雅也冒著部分元老院議員家庭之壓力，把餘下的產業變賣。當她重返耶路撒冷時，把最後的財物也分施贈予，之後便與世長辭。

大美蘭尼雅以她的慷慨及學養見稱；博嵐祿這樣寫關於她：

「從那位弱小性別者的身上，我看到天主教是這樣的大能，那位女士能在齋戒中獲得修復、從祈禱中獲得憩息、從聖言中獲得靈糧、而又衣裳破舊。她的學術工作柔軟了她的臥榻（那是放在地上的一張百衲被，加上一件大外衣），這是因為她對閱讀的酷愛，減輕了那張沒有彈性的臥床對她的傷害，而對她的聖潔靈魂來講，在主內守夜，已是休息……<sup>27</sup>。」

帕拉迪烏這樣記載：

「她的學養很高，也酷愛文學。她把黑夜當作白天，把古代釋經家的每一篇作品都看過：奧利振三百萬行、額我略廿五萬行、還有斯德望（Stephen）、皮爾儒思（Pierius）、巴西略（Basil）以及其他出色男士的著作。她不是隨便地看一眼，而是深入細緻地研究，把每一篇作品看上七、八遍；這樣，她可以避開『凡俗知識的空談』（弟前六 20），也可以乘著書本的翅膀，展翅高飛，讓自己變成一隻靈鳥，在

---

<sup>27</sup> 同上，220。

企盼中，朝基督飛去。<sup>28</sup>」

大美蘭尼雅在橄欖山上創建的這個女修道團體，是在今天耶路撒冷城的範圍內，不過是在城牆以外的地方。她和她的團體曾接待過不少有名望的朝聖者，而且在學術方面的興趣也漸漸建立起聲譽來。

大美蘭尼雅死後，她的媳婦亞斌納（Albina）接任為團體的領導人。亞斌納是一位貴族階層的孀婦，主張採納平衡而富人性的修道習行；她抗拒過度齋戒、過長時間的祈禱，以及有損健康的勞動，認為任何活動一旦過度了，就會失去價值。亞斌納任內，繼續修院的擴建工程。

### 小美蘭尼雅（Melania the Younger）

亞斌納的女兒名小美蘭尼雅，於主曆 383 年出生於羅馬的一個貴族家庭，在瑪瑟拉的羅馬修道圈中長大。為她寫傳記的作者形容她的內心，燃燒著從天而來的火。小美蘭尼雅於主曆 397 年與皮尼安努（Pinianus）成婚，但她其實希望此生以天主為重。皮尼安努覺得有責任要生養兩名孩子以傳宗接代<sup>29</sup>。孩子不久便來到人間。小美蘭尼雅在誕下第二名孩子時，幾乎死去；

---

<sup>28</sup> 同上，165。

<sup>29</sup> 當時的羅馬帝君常向貴族家庭大力施壓，要他們生育。因為已有很多代的貴族，生養孩子太少，甚至全無生育，以致這一社會階級漸漸消失中。羅馬帝君也希望財富留在貴族手中，因為這是他權力之所在；不過，中產（商人）階級則傾向造反。



皮尼安努在不得已之情況下，同意兩人此後以兄妹關係生活在一起。兩人付出不少時間和金錢推動傳教工作。他們的孩子後來都逝世了，但小美蘭尼雅堅持不再生孩子<sup>30</sup>。

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著手簡化他們的生活，盡量避免上層社會的衣飾與享受，例如美食、絲綢、金飾等。他們探訪病弱者、殷勤接待異地來客，為他們補給旅途之所需。夫婦二人也探訪監獄、探訪被迫在礦場工作的奴隸和囚犯，以及探訪被社會遺棄人士所住的地方。對那些因欠債而坐牢的人，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會代還債款，使他們獲得釋放，而對於那些他們無從使其重獲自由的人，夫婦二人會盡量提供生活之所需。最後，他們便開始變賣財物，以繼續他們對貧困者及教會的布施。

皮尼安努的兄弟——謝菲如（Severus）——和上議院力圖阻止，以期可以奪取他們的財物，但小美蘭尼雅比他們更聰明。她帶著裝飾品、絲綢、水晶杯等作為禮物，求助於一位朋友撒麗納（Serena）。撒麗納是霍諾理皇（Honorius）的媳婦。撒麗納聽了小美蘭尼雅的陳述，便上奏皇帝。霍諾理皇下令，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可以自由變賣在羅馬帝國內任何一處的財物。這在當時是極不尋常的，因為大多數帝君都希望皇室的產業保留於皇室之內。

---

<sup>30</sup> 大概在這個時候，基督徒開始體會到延續家族和家族財富，是屬於整個基督徒大家庭內的事。諸聖相通功，逐漸取代父權制家庭。

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開始大量捐贈他們的財物。他們為隱修者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買下幾個小島和隱舍，並提供生活之所需；此外，倆人也把餘下的絲綢衣服，捐給教會和修院用於祭台上。

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決定離開羅馬，以避開當地對他們作為貴族而引來的壓力和期望，他們首先去諾拉（Nola）探望博嵐祿主教（Paulinus）、其妻德蘭西亞（Therasia），以及他們的修道團體。在主曆 407 年，倆人去到西西里；主曆 410 年，他們變賣了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所有產業後，阿拉里克（Alaric）就進侵及征服了整個地區。

主曆 410 年，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乘船前往非洲，把在非洲的產業變賣後，便對幾個修院團體作出捐贈；這些修院的修道者以捐資的利息作開支，而無須動用本金。聖奧斯定一直輔導和指引他們。

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決定在一個名叫塔格斯（Tagaste）的窮苦小鎮安頓下來。他們希望住在埃利丕斯主教（Alypius）的附近；埃利丕斯是聖奧斯定的朋友，也是一名聖經學者。小美蘭尼雅每天花很多小時於研習和辯論上。在塔格斯期間，他們建立和資助了一間男女修院。

當他們的財富差不多花光時，小美蘭尼雅終於感受到從財富的重擔中釋放出來的自由，開始深進默觀生活。她守嚴齋、長時間獨修和研習。她的傳記作者爵若休（Gerontius）這樣形容

她：

小美蘭尼雅以優雅的文字，一絲不苟地把她的思緒寫在小筆記簿上。她每天會在心中決定要寫多少文字，要看多少頁聖經、讀多少頁講道集。滿足了對這些作品的渴求後，她便閱讀教父的傳記，猶如吃蛋糕一樣<sup>31</sup>。

在非洲住了七年後，小美蘭尼雅和皮尼安努往訪亞歷山大港，於主曆 417 年抵達橄欖山。看來，小美蘭尼雅非正式地出任了這個男女修道團體的領袖，雖然亞斌納是女方的姆姆，而皮尼安努帶領男方直至他 432 年去世。小美蘭尼雅為團體寫下規章，訂下禮儀和修道習行，以及照顧女方成員靈修上的成長。主曆 420 年亞斌納去世，小美蘭尼雅委任另一位女士領導女方，但她一直是團體中的一股力量。小美蘭尼雅有著堅毅、朝氣蓬勃的性格，她意志力強、有幹勁、有決心。雖然她否認自己是領袖，但實質上，她引導著整個團體。

主曆 419 年，小美蘭尼雅及皮尼安努前往埃及沙漠朝聖，探望那裏的姆姆和阿爸。回來後，小美蘭尼雅解決了修院的供水問題，然後搬進媽媽特為他們兩人而新建成的隱僻居室。除了亞斌納、皮尼安努和同輩親戚小寶拉之外，她從此極少與人見面。當小美蘭尼雅與小寶拉兩地分隔時，彼此會無拘束地通信，她們常談到的話題之一，就是謙遜對貴族階層修道人的重

---

<sup>31</sup> Peterson, *Handmaids of the Lord*, 327.

要性。

小美蘭尼雅過著隱遁生活達十四年。她與母親共住一室，與團體中的其他人保持有限度的接觸。不過，當有學者路過此境時，她便會離開斗室，把握機會與訪客彼此交流。她也持續擴充修院。亞斌納不同意小美蘭尼雅的嚴刻修道習行，包括守嚴齋，兩人在這問題上的分歧，一直無法消解。

小美蘭尼雅每年把新舊約聖經重讀三至四遍。日後，小美蘭尼雅團體中的女性成員，秉持這傳統，均會抄寫一些優雅而準確的宗教性和非宗教性文卷。小美蘭尼雅也抄寫她所喜歡閱讀的文卷，她的團體有一個不錯的圖書館，她可以從中借些書來看。

她鼓勵其他人像她一樣，卸除財物的束縛。很多人把產業交由她處理，而她往往能將財富明智地分配。

她的團體每天數次祈禱。黎明前他們會一起唸早課，內容包括三篇《聖詠》、三篇讀經、十五句答唱詠（啓應文），這時，太陽正漸漸升起。在第三、第六和第九時辰，整個團體會再次一起祈禱。

小美蘭尼雅一方面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仍與權貴圈子保持接觸。無論是在眾人的注目之下也好，是簡簡單單地生活也好，她都能安然面對。她影響所及的圈子，包括皇后、上議員和貴族人物。除了橄欖山上的修院以外，小美蘭尼

雅還興建了幾所教堂和修道院。

有一次，小美蘭尼雅前往君士坦丁堡去探望一位還未信主的男長輩，希望能打動他皈依基督。在那次探訪期間，她有機會見到瓦倫提尼亞三世（Valentinian III）<sup>32</sup>和尤多西雅（Eudoxia）皇后。小美蘭尼雅說服皇后到聖地朝聖，後來小美蘭尼雅在漆冬（Sidon）與她會面。

小美蘭尼雅在主曆 439 年的聖誕期間去世。臨終時，小寶拉、男女修院的成員和幾位知名人士都守在她的身旁。很多附近的隱修者都趕來，與她團體的成員一起徹夜誦唱《聖詠》：翌日，便把她安葬。

## 高盧（Gaul）

### 凱撒莉雅（Caesaria）

在阿爾勒斯（Arles），有幾個修道團體都很蓬勃。大概在主曆 500 年，凱撒理奧（Caesarius）主教開始為他的姐妹凱撒莉雅（Caesaria）及其團體建造一間修道院，地點是在城牆外，一個以前名叫阿里坎（Aliscamps）的高盧羅馬墳場附近。凱撒莉雅多年

---

<sup>32</sup> 主曆 425~455 年間，瓦倫提尼亞是西羅馬帝國的君主，而尤多西雅是東羅馬帝國德奧多西（Theodosius）大帝和尤多慈雅（Eudocia）皇后的女兒。

來在馬賽（Marseille）研習修道生活，而馬賽是另一個修道院林立的地方，為不同的人而設。主曆 508~509 年間，修院被入侵的法蘭克人和勃良第人搗毀，凱撒理奧於是著手重建工作，這次，修院是建在城牆以內，而且還有一道迴廊以保障成員的人身安全。日後，以迴廊把修院圍起來的這種設計，被人看為是與世隔絕的一種靈修意向。身任院長的凱撒莉雅有修院的鑰匙，是從內面開關的<sup>33</sup>。

凱撒莉雅的團體，名叫聖若望·阿爾斯（Saint John of Arles），成員常常研讀聖經，並以抄寫文稿來養活團體。修院的規章是由大凱撒莉雅的兄弟——凱撒理奧主教——所寫的<sup>34</sup>，其中規定晚課要誦唸十八篇聖詠，每次日課誦唸六篇聖詠，守夜祈禱時要誦讀聖經。每位成員須背誦《聖詠集》（Psalter），好使她們的心浸淫於聖經時會逐漸轉化。凱撒理奧主教認為，院長的權威在修道生活上有其關鍵意義，所以在規章中，他禁止任何女院長將職權轉交主教。教宗去信支持他這做法。

這修院盡量以金錢幫助貧困人士；但另一方面也明白要保留一些，以備不時之需。較富裕的修院一般比貧困一點的修院，在經濟上稍有保障。

---

<sup>33</sup> 在中世紀末期，修院的鎖是在外面的，而當地的主教或男修院院長是鑰匙的持有人。今天，隱修院的修女已重新掌管自己的生活。

<sup>34</sup> 我們可以想像凱撒莉亞在釐定這修院規章上，貢獻良多；雖然外界一般視她的兄弟為規章的撰寫及原創人。

主曆 524 年，凱撒理奧主教完成修院的建築工程，並祝聖了「聖瑪利大教堂」，且在教堂範圍內劃出一個地方，作為成員長眠之地。凱撒莉雅不久之後去世，就是被安葬於教堂之地下。小凱撒莉雅繼任為院長，在她領導下，修院在人數和財力上都興盛起來。她毫不吝惜地與人分享她的修道心得和規章，她寫的信不少仍被保留下來。小凱撒莉雅不贊同過多的崇敬活動和嚴齋，並會勸誡有此傾向的人。第四任女院長魯絲蒂高娜（Rusticula）上任後，在城牆東角之處圖迪孟（Tour des Morgues）附近，將修院重建。在往後的歲月裏，修院亦曾加建多個樓房。凱撒莉雅的修道團體，一直留存至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

## 菀德根（Radegunde）

菀德根出生於主曆 525 年，在不情願之下，嫁了給法蘭克皇克洛達（Clothar）一世。當她是皇后時，菀德根以她個人的財富興建醫院和賙濟窮人。主曆 550 年，她聽聞丈夫曾下令把她的兄弟殺死，便決意離開他。菀德根來到努瓦永（Noyon）這地方，要求梅達（Medard）主教把她祝聖為修女。由於她已婚，主教便將她祝聖為執事<sup>35</sup>。

菀德根往都爾朝聖，然後往普雅圖的賽斯（Saix）一間屬於她的宅園中，度過多年。在這裏，她潛心祈禱，服務窮人，以

---

<sup>35</sup> 主曆 506 年的阿格德（Agde）會議議決：已婚人士若同意分開，便可以祝聖為執事。

簡單素食爲糧；她在默觀和密契靈修方面，漸漸建立起聲譽來。

也許是她與丈夫中斷婚姻關係而得來的最後補償，菴德根有足夠資金於主曆 552~559 年間，在普瓦圖興建一間女修院。她從小凱撒莉雅那處取來一份阿爾斯修院規章，並用於自己的修院內。菴德根不顧她高貴的出身，常常負責修院內最卑微的勞動工作。

菴德根在牧民和靈修指導方面，均具天賦。她天天學習、天天講道，每天有個人的祈禱時間，對初期教父的寫作非常熟悉。在靈修上，她領導著團體，但拒絕出任院長。黎詩迪(Richeldix)可能是第一任院長，菴德根的其中一名早期門生雅格妮(Agnes)後來繼任。

菴德根尊敬聖人的遺物，從羅馬帝國搜集了好一些回來收藏。她相信這些聖人的遺物在她持久的默想中，會將她與衆聖者連結在一起。主曆 567~568 年間，她獲得了從十字聖架上取下來的一小片遺木。

菴德根於主曆 587 年 8 月 13 日逝世。她死得突然，而死因也不大清楚。根據當時的習俗，她被安葬於迴廊之外。



# 結 語

## 來自沙漠的饋贈

我與媽媽們一起走過的旅程，實在是一份美妙豐沃的經驗。在我追尋她們的故事期間，她們的嘉言與榜樣教導了我。我開始明白過去的一些經歷，比以前更覺察內心那份要求改變現狀的輕柔拉力，而對於未來該怎樣生活，我也比以前更清晰明白了。媽媽實在可以是所有人的導師。

我們這一代人都在訪尋，渴望認識一位真真實實的神；希望信仰能幫助我們明白工作、教育、經濟、政治，甚至在家庭上所碰到的道德和倫理抉擇；希望將靈修與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整合；渴求以前從未聽過的聲音；而我們正重新確認具女性特質的靈修，並聆聽非主流文化所發出的聲音，以助摸索前面的路。

我們這一代人也都在質疑，不想讓別人指使自己該做甚麼、思想甚麼或相信甚麼，我們堅持要自己作主。我們要求信仰一定要言之成理、合乎邏輯，並能經得起挑戰。我們不單想認識上主，更想與祂相遇。我們的靈修，必須以這些探求為基礎。

我們這一代人都渴求找到能啓迪我們前行的智者、男女英雄、媽媽和阿爸等。我們一方面極力保持獨立；另一方面，卻渴望能有一份互相依傍的關係，並隸屬於一個團體。我們希望生命有深度意義、活得有目標，希望與外界互連相繫，且心底也暗自希望有人會激發起我們走向更高層次的生命境界。

作為一位質疑者和訪尋者，我們不時都感到迷惘。在追尋中，我們跟隨了太多的時尚與潮流，最後留下來的，往往祇是一個膚淺和孤芳自賞的內在生命。

媽媽告訴我們怎樣開始靈修旅途，以及一個賦予生機和具挑戰性的靈修該具備哪些元素。她們示範了何謂健康的輔導，讓我們知道一位現代媽媽和阿爸，該具有哪些特質。

## 甚麼東西緊抓著我們的心？

媽媽們告訴我，我生命的步伐太快、又太凌亂了。我想幹的事情太多、對人很難說「不」，而且對別人的承諾，往往超過自己的能力。慢慢地，我無法弄清甚麼對我才是重要的，也從無思考該以自己的價值與興趣，去安排時間和承諾的優先次序。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天主會邀請我（竟然會邀請我），把一切凡是妨礙我達到目標、妨礙我回應天主呼召的東西，都徹底放下。媽媽開始指引我，怎樣達至內心簡樸、超然物外。她們讓我知道捨棄一切重壓著我、令生命艱苦累贅的東西是有可能的。於是，我開始放下，一件一件地放下——所有的擔憂、思慮、

取悅別人的嘗試，以及令我感到受傷害的回憶。結果，我的負擔少了、心情輕鬆了。

姆姆教導我們：在放下一切之後，自由隨之而來。「依戀」扭曲了關係、物質、成功事業或聲譽對我們的重要性。這些東西本身不是壞事，但可能會把我們壓扁，令生命變得過於複雜和費勁；不時，我們還會將其中一樣身外之物，與最真實的「我」和我的存在混淆。直至有一天，我們能從心裏看透自由確實是有可能的事，不然，是不易放棄一切我們認為必須緊抓、或正緊抓和佔據我們心靈的東西。事實上，單單要找出哪一樣東西佔據了我們的心，本身已非一門容易的功課。要拋掉我們曾珍視的態度和信念，需要很深的信賴。改變和轉化是要冒險的，而對我們的靈修過程有信心，正是所要冒險的。

如何最有效地分辨是甚麼東西、人物和態度佔據了我們的心，阻礙我們獲得自由呢？甚麼東西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自由呢？我們可以嘗試找一位神師或心理輔導員談談、可以嘗試簡化我們的生命、尋求關係上的治癒與修好，又或者，可以不斷加深對自己的覺察能力。在哪一方面我們需要力量呢？我們的哪一部分渴求天主來滿足呢？我們正以甚麼來填補對天主的渴望呢？姆姆邀請我們往內凝望、反省：我們能否以「不支配」的態度，在自由中，承受我們的周遭事物，好使我們不致旁驚呢？

雖然上主一直與我們同在，我們卻可以走在生命的道上，

而無視祂竟活於我們當中。姆姆告訴我們，培養一份對上主的覺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留意、意識與警覺天父和聖神以不同方式，走過我們的生命和世界；此外，也該以心神，深聽內心，濾除一切阻擋我們對上主的意識。我們會放下怨懟、酸苦、嫉妒、羨慕和焦慮，有意識地活於每一刻之中。我們可以與一位有慧心的人，辨識我們生命中的事：這是喧鬧聲、是互相抵觸的興趣，還是上主的叮嚀？

上主不斷邀請、誘導我們，進入各人的內室去，走近祂。一位具慧心的導師，能幫助我們熟悉並信賴上主所選擇與各人的交談。怎樣培養一份安寧的內在精神呢？我們有否關顧那些滋養和擴展靈魂的東西？是甚麼東西能幫助我們注目上主？我們的聖所在哪裏？我們有否以自己的居所、以海洋、以喜愛的公園，作自己的「斗室」（一隅遠離一切、孑然一身的地方）？

我們的主流文化注重「動」、「作」多於身心臨在地活存。在瘋狂地「動」與「作」中，我們會忽視及聽不到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們的自我形像和自我價值都與我們「動」「作」多少分不開（甚至把嬉戲娛樂也視為工作）。每當我們能逃避痛苦、損失、挫敗時，便視之為一項成就。沙漠邀請我們面對它們、與它們交個朋友；沙漠邀請我們老老實實地，安處於這段撕脫與失落的日子中，並讓它結出果實來。我們會學到怎樣去度過痛苦與哀傷的時段，走遍內心沙漠的不同地貌。我們可能會覺得迷惘，但在這段旅居的日子裏，上主常與我們同在，哺養我們，與我

們相依相伴。

姆姆知道我們的生命必須整頓，才能支撐這段靈修旅途。我們需要活得簡單，與我們的環境協調；我們的內在與外在世界必須平衡；我們須冒一個險，放膽地與天主進一步交往。我們要注意的警號，有來自外在與內在的、肉體的和情緒的。當我們失去平衡時，是否留意到那響起的警訊呢？我們信賴自己的情緒，以及它們所表達的智慧嗎？我們如何培養聆聽的能力？如何在內心建造一個聖所，並保護它呢？

姆姆教導我，從內外來的旅程中，擺脫當今文化的瘋狂步伐。我著手簡化我的財物與需要；我承諾要減少我所擁有的東西，不再囤積。一切承諾與活動，假若未能支持、或未能配合我生命的目標，我都一一放下。我的朋友少了，但與人的交情卻深刻了、豐饒了。我們能否容許對自己及對別人說「不」？我們是否有意識地生活，根據自己的價值和目標作出抉擇？我們能否將自己過去六個月來都沒用過的東西，轉送出去？

這樣，我真的慢了下來。我學習留意自己此刻在做甚麼；我不再那麼地紛亂，任思潮四處漂流；我比以前更覺察天主從早到晚在我生活中的蹤跡；我會稍停呼吸，注意自己身在何方、所做何事，也注意聖神流轉於我的動與作之間。

## 現代偶像

現今世界充塞了各種偶像。不是天主佔據著我們的心，而

是汽車、電腦、電視、事業、成就、政治運動和宗教領袖等。偶像，是一切我們依戀的東西，它們佔據了本該是只留給天主的地方。這些偶像，是我們有意或無意地，用來代替天主的東西。我們創造這些偶像，為的是要操控我們的世界，或嘗試為祂設訂界限、操控天主。姆姆明白，沙漠要求我們將偶像粉碎，並告訴我們，沙漠的旅程就是一個撕脫與抽離的過程。信實地走這段路程，會導引我們進入具有深度及生機的自由。

撕脫的過程，往往顯露我們對自己、對別人、對天主的理解是錯誤的。我們以為事情應該是這樣的，結果不是。轉變的呼求，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天主不再與我們的「早知如此」和「早該如此」配合。我們孩童時代所創造的天主，再也不適用。當我們深陷痛苦時，天主也許看似遙不可及，甚至渺無蹤影、沉默不語以及冷冰冰的。天主打破我們對祂的狹窄、法理性的期望；取而代之的，祂召喚我們從一個新的途徑去理解祂、與祂交往。於是，我們得與那天主的原貌相遇。

沙漠教人想起寂靜與獨處，使我們更強烈地體會到人對外在世界的依賴和自己的脆弱。而「當下」，因著它的強烈迫切性，才是此刻唯一存在的。內心的沙漠，是我們與自己、與天主相遇（而非逃避）的地方。正是在我們內心的沙漠，那最深處的我，與上主徹底地、四目交投地相遇；在這裏，我們被邀請，去經歷上主強烈而更新的愛。內心的沙漠，也是我們與偶像和虛假的「自我」搏鬥、經歷內在持續轉化的地方。姆姆明白沙

漠是我們深化自由、簡樸和悲憫心的地方；在這裏，我們會迎面碰到自己最真實的面貌。其結果，是一顆純淨了的心。

我感到一份敦促，要我留意是甚麼偶像，使我一直未能滿足，它們干擾著我親近天主的渴望。我逐漸明白，天主不想被人放在盒子裏，不想被人馴化、操控，或改變以套合某些觀念。當我們以其他東西去填塞本該留給天主的地方時，會發出甚麼訊號？以其他東西來替代天主這傾向，箇中怎樣反映我們對天主的需求？如何從自己一些過度沉溺的行為中細聽？哪些東西能幫助我們與生命的恩賜保持健康的關係，好能從中享受呢？要信實地走過這漫長的旅程，又需要些甚麼元素？

## 追求成聖成全

人渴望成聖成全，至今不渝。我們總覺得可以活得更出色；我們感到一股來自超越界的拉力，並希望活出天主造我的原意。姆姆們明白，整全的心智是成聖的基礎。她們教導我們要脫去虛假的自我，容許真我浮現。這段走往成聖之路，將引領我們，深入內心的沙漠。沙漠炙熱的高溫，不容我們背負過多情緒和靈性上的行囊，於是，我們開始扔掉一些包袱，不再拉著它們上路。我們的沙漠，會動手把我們從未知悉的超額包袱拋棄開來。

將虛假的自我形像粉碎時，對我們是一個冒險，因為不知道隨後出現的，會是一個怎樣的模樣。過去多年來，我們在自

己的公眾形像上投資了不少——這形像早在青少年時期已開始發展，反映著人對自己未來樣式的期望。這個「我」，是發展自別人對我的期望，而且常與我們的角色混淆了。

要尋找最真實的「我」，是件冒險的事。虛假的舊「我」，固然有不足之處，但給我們安全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熟悉了它。有時，我們寧可容忍已經習慣了的痛，而不去改變，以免新的選擇也帶來痛楚。走往內心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其過程要求我們拋棄掉那張給我們安全感的舊被蓋和道具。我們可能須冒一個險，就是相信我們踏踏實實地過活，已經足夠我們的旅程和面對將來之用。

姆姆在自我誠實和扔棄虛想上，絕不留情，所以提醒後人可能會出現將自己的心理問題投射於別人身上的傾向。當我們碰到一些來自內心、情緒上無法接受的事時，會馬上抗拒，並委罪他人——這便是「投射」。假如某人的風格和行爲，挑起了我們的怒火，那是因為我們不想面對自己裏面同樣的行爲。投射是「假我」的一部分。當我們把精力用於投射，而不是飼育我們的內在生命時，無疑是在削弱天主所賦予我們的權能。以「假我」來生活，損耗了我們的自我覺察與成長的意欲。我們對自己的尊重會減少，內化了的自恨會增強。但，要如何測試自己是否在投射呢？如何培育一份覺察力，以辨識自己投射的行爲？我們又是否聆聽內在的訊號呢？

姆姆們一方面可以是嚴厲的，另一方面又甚富悲憫心。她



們明白那惡者往往會以自我批評的姿態出現；這自我批評的態度，以及內化了的自恨，會把我們的眼光從天主轉移到自己的身上。若能注意那些「早知如此」、「早該如此」或自我貶抑的思緒，到底把我們帶往哪裏去，會是個明智之舉。

當我們實踐隱修生活的理念，內在的流動會有怎樣的質素？這隱修生活精神，是引領我們流向生命和活力；還是令我們感到壓抑、消耗了生命與活力？

## 現代隱修生活精神

姆姆教導我重新檢視隱修精神。我避開那些我曾誤以為是基督宗教所重視的隱修習行，而漸漸體會到：假若我們真的在聆聽，天主每天都給我們隱修操練。現在，我的隱修操練在於每天要面對塞滿了會議的日程：我是否心神安定、腳踏實地、隨時準備作深度的聆聽？我是否已預備妥當，隨時準備與人分享？我是否毫不分心、與人同在？

現代的隱修操練，可說俯拾皆是。例如：在健康的飲食和運動習慣上作抉擇；對有需要的人付出時間；把收音機、電視機、錄像機關掉，身心一致地與家人共處；決意不再添加財物等等。找一位有慧心的領路人一同辨識，在現今是重要的。無論動機多好，也得當心，不要承諾過多。我們怎樣在每天的生活小節上，操練克己呢？哪一類的隱修習行，可以培育我們靈性上成熟、培養我們的內在能力呢？我們願意放下自己的計

畫、扔掉操控的傾向嗎？當失去平衡時（如：過苛的隱修，或過度的自我放縱），我們內心會響起甚麼警號呢？

我們渴望祈禱，與這位神聖者真誠地連結。我們跟隨姆姆學習，往往是始於我們的祈禱未能達到自己一貫之期望。於是，我們的祈禱，從過去的冬眠或不滿意中，出現了變化。我們開始揚棄舊的祈禱方式，尋找新的方法與上主溝通。我們的祈禱，漸趨成熟，並呈現新的面貌。從歸心祈禱、聖經誦禱（lectio divina）、默想祈禱、泰澤祈禱，到「每日禮讚」，我們都一一嘗試了。現在，我們的祈禱漸趨簡單——安坐於上主跟前，作默觀祈禱或歸心祈禱，往往是我們唯一的渴望。

我們甚為關心自己的內心旅程。靈修是重要的，不少人希望將它與日常生活結合，試圖令教理、倫理和靈修對我們有意義。象徵和隱喻，都可以豐富地表達我們對意義的渴求。姆姆教導我們，在這自我尋找的旅途上，最好能有一位智慧的領路人同行，並有家庭、朋友和志趣相投的人結伴。在這些團體中，我們得以一起辨識和尋找天主在彼此生命中的召叫。我們是在尋找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而不是一連串無意義的經歷。

現今，各式各樣的信友團體陸續出現。堂區內成立了一些較小型的信仰分享團體和促進社會正義的小組；此外，混合型的修道團體也陸續出現，這些團體的成員有已婚的、單身的和已發願的，他們一同度祈禱和服務生活。這樣看來，我們仍有沙漠隱修者住在我們當中——他們有些是在城市裏，過著隱遁的

生活；有些是住在深山或沙漠簡陋的房舍裏。

不少人都渴望放慢步伐。實在是有太多人從未領會到在生命中如何保留一些默靜的時刻，而有些人則不懂如何重返寂靜。姆姆確證了寂靜的重要和好處，邀請我們進入它、體味當中的豐沃，靜聽駐居其中的聖神在叮嚀。我們的社會，不斷被噪音和令我們旁驚之事物所轟炸，而資訊也過剩。這些毫無意義的聲音，令我們難以聽到自己在想甚麼，也與自己的感覺和價值觀脫節。如何培植和護惜我們對寂靜的渴求呢？我們可否嘗試聆聽內心對寂靜的渴求，並尊重它、護惜它呢？

在這寂靜中，姆姆教導我們聆聽的藝術，那是從五臟六腑的深處去聆聽。我們名副其實地，把自己放在訴說者的生命裏，同時也靜聽天主對這境況、對當事人的需要或渴求的回應。在這樣的聆聽中，我們注意到那些不斷在心底重覆的磁帶、訊息、恐懼和盼望。然而，我們更要穿過這一切雜音，去聆聽天主。如何培植一顆聆聽的心？如何跟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受壓迫的人及被排斥的人（他們的聲音往往被壓抑）開展對話呢？期間，我們可會冒上一個危險，就是聽到自己的凌亂與不全呢？

我們是三明治的一代——下有年幼的孩子，上有老弱的父母需要關顧。於是我們總想跑快一點、幹得起勁一點，以為這樣，便可以兼顧兩代的不同需要。我已經學會了揚棄擔憂、驚惶的傾向，學會了信任——相信我的需要總有一天會出現答案；而經驗一再證明，這是真確的。我們有充裕的時間和智慧，不愁有

何短缺，然而我們卻瘋狂地忙碌，把自己弄到幾乎崩潰，完全不會停下來辨識天主對這些家庭問題所要傳達的訊息，並靜聽祂的智慧。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噪音的文化中，常被資訊、新聞及音樂所轟炸，而無處不在的廣告，不斷提醒我們還有甚麼東西尚未擁有。「越多越好」的心態瀰漫著社會，以致很多人忽略了自己真實意欲情懷之所在的內心世界；也有不少人忽略了自己的裏裏外外，原來負載著很多雜亂無章的東西。我們該如何飼育內在的修道人、遁世者呢？如何在內心築起一道迴廊——一個祇容許天主進去的聖所呢？我們如何能最有效地，安頓內心的噪音和雜念？這些噪音，掩蓋了我們對天主哪一方面的需要呢？

當今急速步伐的文化，製造了不少緊張，壓力從四方八面湧來。自己認為必須完成的一連串工作，把我們壓得透不過氣。我們都是完美主義者，希望能達標、甚至超標地，把事情辦好。我們可曾細聽「壓力」要對我們說些甚麼？我們願意抽身出來嗎？在聆聽時，我們願意給生命注入新意念、嘗試改變一下嗎？我們該怎樣處理使我們分心、打亂日程的事物？我們如何以自我照顧和祈禱，來避免沮喪和冷漠？可有人與我一起辨識這些經歷？我們內心可有一些傷疤，阻礙了我們與藏於心中、來自天主的智慧與直覺的互連相繫？

## 悲憫心

能嚐到別人的悲憫，是一段震撼性的經歷。悲憫心能治療、能修補、能賦予希望。姆姆告訴我們：悲憫心是一份輕柔的力量。悲憫是天主珍惜和尊重生命神聖的一種本性；祂對生命的珍視直接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別人、看待天主和祂的創造。天主已顯示給我們祂那寬大的悲憫；它像母胎一樣，是孕育性的、賦予生命的、有修復功能的。上主的悲憫超乎安慰，既能保護、也能創造。

這悲憫，需要一份以力量為基礎的慈柔之心。姆姆教導我們：要有能力深感他人之傷痛；要願意為別人指引出路，而不致干擾聖神的流動。姆姆對自己在基督奧體中的位置，有深刻的體會，明白一個肢體受苦，全身都受苦。這需要勇氣去冒一個險：一方面，容許自己陷於一個脆弱、易受傷害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得冒著因悲憫心而與別人相遇，可能會深深地改變和轉化我們。

悲憫心就是面對飢荒、戰爭、貪婪和誤用權力時，所需要的力量和智慧。悲憫心激發我們要懷抱希望，持續為正義而努力。我們一方面明白要關顧內心的靈修旅途、成聖成全；另一方面，又不斷探索如何締造一個正義的世界；而悲憫心，有助我們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容許自己表達悲憫的情懷嗎？我們願意在每個人身上看到基督，並看待他們如同看待基督一樣嗎？我們可會以悲憫

心善待自己，好使自己能推己及人？

## 先知性的自由

姆姆教導我們要掌管自己的生命，不要受文化對我們的期望所侷限。在基督內，我們有自由放心大膽地隨從聖神的引導往傳福音。我們也有自由，遠離那些令我們自困於「假我」的文化包袱。姆姆的強烈自我意識，提醒我們要小心選擇導師，然後，要接納他們的教導。

我們仍然承受著隱約和摧毀性的壓力，這些壓力令我們貶低自己，妨礙追隨天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召叫。我們之中不少人，曾經驗過因性別、種族、宗教、社會和經濟背景而引致的侷限。姆姆拒絕框限婦女的角色，尤其是那些會妨礙靈修旅途、導致婦女進退維谷的文化規範。姆姆為我們立下榜樣，讓我們看到離開這些規範、走向自由的一些途徑。我們需與具智慧的導師一起，檢討自己是否傾向於負面地自我對談，是否傾向於自我設限。

我們生命的召叫，究竟何在？這個召叫，是個值得我們不顧社會的期望和規範，而去追求的梦想？當考慮應否冒險時，我們如何面對？是甚麼能滋養和支持我們的冒險？我們如何有創意地，與自身的「強敵」交戰？在這些困難的遭遇中，我們又是否留意到自己所擁有的恩寵？

今日的體制性教會，令很多人感到掙扎。我們愛教會、愛

天主的子民，但也深深覺知教會的不成全。我們希望教會及其領袖是聖潔的、肖似基督。當我們嘗試表達對教會的希望和企求時，可能會感到沮喪洩氣，甚或根本不知從何著手。然而，在面對俗世和教會領袖的不敬虔或專橫的行為時，姆姆們會率直、公開而大膽地，提出挑戰。她們聆聽信徒的渴求和期望，教他們如何深化與天主的關係。姆姆們也辨識和宣講她們所看到的時代徵兆。她們確實忠於自己所投身的召叫。

我們是否隨從聖神的引導，善用上主給我們的先知之聲？在靈修與體制教會之間，我們如何調和？我們如何看待在我們當中的先知？教會常呼籲改革，我們怎樣與之合作？

《迦拉達書》三章 28 節說：「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內已成了一個」。這句話，對今日的我們，仍是一個提醒。姆姆們嘗試具體地活出這句話來；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是否願意開放自己，聆聽那些在背景和文化上不同於我們的人，並與他們結伴同行？對於那些服務於異族混雜和貧民社區的教會，我們是否也與之一起前進？我們歡迎女性和有色人士，擔當具有實權的領袖角色嗎？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否仍有少數獨享特權的人士？

姆姆為我們示範了一種方法，來投身於今日世界的問題與痛楚。時至今天，基督信仰仍被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貧窮、貪婪、妄用權力、邊緣化某些族群，而深受磨難。然而，人是

渴望修和的；人們渴望找到一道途徑，使基督信仰在基督內全然合而為一。姆姆教導我們，這種先知性的轉化，始於我們的內在轉化，同時也給我們示範了活出這整合性生命的方法。我們如何讓自己的靈修影響日常的抉擇？我們如何**像接待基督一樣**，接待其他宗教、文化和種族人士？我們如何讓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影響、教導和傳達資訊給我們？我們是否容許宗教差異把我們分裂？

## 性與靈

姆姆身處的世界，對性的看法與今日不同。今天，我們知道理智與精神、性與理性思維、線性思考與心靈感悟，都是可兼容的，而且必須互相整合，才能達致人格完整，並與天主共融。我們認識自己到甚麼程度，認識天主也到那個程度——因為天主選擇了這種方式顯露祂自己。性與靈，是同一錢幣的兩面。性表達靈、靈也表達性，兩者都表達我們對那至聖者的渴想與思慕。

我們如何從瞭解自己的激情中成長？我們仍受哪一方面的激情所束縛著？我們如何敬崇天主——這位透過我們的性、感官知覺及激情，來顯露自己的神？我們是否健康地表達我們的性？又當如何培植一顆誠信的心，好能忠於天主想塑造的那個「我」？



## 沙漠之旅

姆姆教導我們，不要懼怕沙漠，而要視那裏的生命為恩賜。

在我尚未聽聞沙漠隱修者之前，我已曾踏入沙漠時節，卻不知自己已身處沙漠、也不知為何來到這裏。我不明白這沙漠之旅是有其意義的。當我遇上姆姆後，我開始明瞭沙漠對我生命的意義。由於在踏進沙漠的初期，我們可能感到痛苦和混亂，以致對沙漠產生恐懼，希望能早日逃脫；我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神智健全。直至遇上一位有慧心的人，給我們指點迷津，告訴我們沙漠的潛在益處。當我們懷疑生命的意義時，沙漠敦促我們要去探索。姆姆們也指示了這門沙漠功課，如何引導我們越過整合，到達真摯調諧。沙漠掙扎的果實，是生機勃勃的生命、是深邃長存的喜悅。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沙漠常是被稱為「中年危機」的時節<sup>1</sup>。在生命的這個階段，錯綜複雜的感懷和不知名的推動力，驟然從四方八面湧來。縱然有真摯的家人和朋友相伴，我們仍會感到寂寞和沮喪。我們會質疑自己的選擇和價值觀，我們的掙

---

<sup>1</sup> 如果我們能把握到工具，去認識中年階段的召叫，以及該下的苦功，那麼中年便容易度過得多了。關於這課題，好書不少，包括：Patrick Carroll, S.J., and Katherine Marie Dyckman, S.N.J.M., *Chaos or Creation: Spirituality in Mid-life* (Mahwah: Paulist Press, 1986); Richard Olson, *Midlife Journeys: A Traveller's Guide* (Cleveland: Pilgrim, 1996); Kathleen Fischer, *Autumn Gospel: Wome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Mahwah: Paulist, 1995).

扎看似永無休止、希望看似完全落空，而未圓的夢則老瞪著我們瞧；我們不斷在孕育問題，答案卻胎死腹中。

我們越來越意會到生命中令人哀傷的事；有時哀傷是淡淡的，有時幾乎可以把我們淹沒。我們會哀悼一段破裂了的關係、健康上的變化、不希望出現的轉折，以及失去的機會。我們成長時期對天主的形像（雖然那時對此並未覺察），此刻已不再適用。以往對信仰傳統的理解，也看似陳腐、與生活脫節了。出席喪禮，變成一個既哀悼亡者、也悲痛其他事物的場合。姆姆勸告我們，要安坐這沙漠裏，讓它教導我們。她們深知：人必須接納這段痛苦的撕脫過程，治癒和成熟的喜悅才會浮現出來。

初時，沙漠可能看似荒蕪、沉悶、黯淡而無色彩，但我們的觀感終會改變。姆姆們教導我們，要安坐沙漠；不多久，我們便會開始注意到沙漠地貌的強烈對比和獨特性。沙漠，最終會變成一個「家」——這個地方、這裏的生活素質，已越來越中悅我們的心。

我們的沙漠經歷，能為「虛空」與「對比」騰出一些空間來；在此，我們的價值、信念和激情，得以顯露和煉淨。在此，我們也會倒空一切妨礙自己走向天主的事物。在這虛空之境，我們會與天主臨在的無垠深邃相遇；雖然在這相遇中，我們可能感到驚惶、震撼。

姆姆教導我們：在沙漠裏，我們會被迫接納心中的疑惑，同時要接納生命的含糊不清、矛盾吊詭。但這片空白，會開始

慢慢地加添上深度和意義；而我們也會聽見生命豐沃卻靜謐的微聲。我們開始能領會自己靈修路程上的微妙之處，並著手重整心靈，邁向那內在最真實的自己。我們一度認為的死胎，此刻，開始展露了一絲生機。

沙漠之道，是一段要下苦功的旅途，得有堅毅和頑強的鬥志。姆姆教導我們：沙漠會成爲人們鄭重懺悔和皈依的地方，是人們邁向更新、臻於真實而徹底的自由之境。

姆姆們明白、也尊重各人的召叫有所不同；但我們均受邀，得讓姆姆作爲我們的領路人。我們將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反映這些召叫是如何的多樣化。莘克樂提卡姆姆曾這樣告訴她的門生：

並非每一條路都適合每一個人。我們得對自己的性情取向有信心，因爲對很多人來說，群體生活是有利的；但對另一部分人來說，離群獨處爲他們會更好。一如有些植物在潮濕的地方會長得枝葉茂盛，有些植物則於較爲乾旱的環境會長得更穩定。人也是一樣：有些人處於社會的上層，如魚得水；有些人卻在社會的較低階層，得獲救贖<sup>2</sup>。

---

<sup>2</sup> Elizabeth Bryson Bongie, trans., *The Life of Blessed Syncretica by Pseudo-Athanasius*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5), 59.

## 附錄一：被遺忘的沙漠姆平代表

200	235 茱利安納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270-304 敏妮多娜 美托多娜 妮芙多娜 曼納							
	312~324 羅蔓納 d.340 大麥克莉納 327~380 小麥克莉納 325~410 瑪瑟拉、雅瑟拉 342~411 大美蘭尼雅 347~404 大寶拉							
	d.418 尤詩彤吉 365~410 奧林琨雅思執事 d.390 韋塔琳納 d.399 法碧奧娜 369~400 傳媿納 380~434 小美蘭尼雅 380~c.460 華克樂提卡姆姆 397~小寶拉、佩爾格的馬托納 410 亞歷山大的歐弗心 420~480 撒龍納 424~520 瑪托納 c.440~500 依撒伯爾——奇蹟創造者 450~530 朝聖者瑪利和歐非美雅 c.470~556 貴族的凱撒莉雅 c.500~550 彈豎琴者瑪利亞 c.500~580 施仁 c.520~575 貴族亞納人西雅 c.550~ 蘇思安納 c.570~ 阿德納西雅							

## 附錄二

### 拜占庭傳統中的執事聖秩授予禮

以下內容是高爾 (Jacob Goar) 在 1647 年從七份手抄稿中整理出來的資料，由溫志格 (John Wijngaards) 翻譯成英文<sup>1</sup>。

女執事聖秩授予禮之禱文 (CHEIROTONIA) <sup>2</sup>	說 明
在奉獻經之後，當聖所的門已經打開，在執事開始誦念諸聖禱文之前，教會團體便向主教舉薦那位候任女執事。	所有主要聖秩的祝聖禮儀都是在聖所內祭台前舉行。
他宣告天主的恩寵：  上主，請教導我；天主，請將祢的大能分施予祢的婢女，使她能聖潔地執行祢所授予她職務的奧秘，同時讓她充滿祢的恩寵。	這段說話是公開表示這人已被選領受執事職務。

<sup>1</sup> 高爾聲稱他是在下述地方找到這方面的資料：Royal Library,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Francis Cardinal Barberini, Nicolai de Nicholis, the Monastery of Crypta Ferrata, Tillianus, Allatianus, Coresianus 以及 Saint Mark in Florence。也請瀏覽 [www.womenpriests.org](http://www.womenpriests.org)。

<sup>2</sup> 希臘文，意思是覆手—祝聖的標記。

<p>或</p> <p>上智的恩寵常癒合那不完整的，補足那欠缺的，求祢擢升祢虔敬的副執事〔姓名〕為執事。因此，讓我們祈求天主聖神之恩寵沛降於她身上。</p>	
<p>這時，候任執事俯首，主教將一隻手按在她的額前，在她的額上劃上十字聖號三次，然後祈禱說：</p>	<p>覆手是神品聖事的「核心」。</p>
<p>至聖全能的主，祢唯一的聖子——我們的主——透過一位貞女的肉軀生而為人，為此祢祝聖了女人。祢不單對男人，也對女人許諾了聖神和祂的恩寵。上主，求祢垂顧祢的婢女，派遣她承擔執事的工作，並將聖神豐豐富富的恩寵傾注於她身上；求祢保守她，使她在執行職務時，能依從祢的聖意，合乎教會的訓導，並且言行無瑕可指。</p> <p>因祢——聖父、聖子、聖神——堪受尊威、榮耀和崇敬，從今天直到無窮世之世。阿們！</p>	<p>這是祝聖時用的禱文，可說是神品聖事的「主幹」。禱文主要是呼求聖神。</p>
<p>當信眾回答「阿們」後，其中一位執事會作以下的祈禱：</p> <p>讓我們在平安中向天父祈求：</p>	<p>為新任女執事祈禱，是信友禱文中的一部分。</p>

<p>為我們能獲享天上的平安，並為整個宇宙的福祉，讓我們一起向上主祈求。</p> <p>為世界和平，讓我們一起向上主祈求。</p> <p>為我們的總主教〔姓名〕，為他的司祭職務、支援、堅毅、祥和、康泰、健康和他手上的工作，讓我們一起向天父祈求。</p> <p>為剛被祝聖的女執事〔姓名〕及為她的得救；讓我們一起祈求上主。</p> <p>願慈悲的上主幫助她，使她能熱誠和完美無瑕地履行執事職務；讓我們一起祈求上主。</p> <p>為我們最敬虔及為主所哀愛的皇帝〔姓名〕；讓我們一起祈求上主。</p> <p>為我們能獲得釋放；接受....救援...；讓我們一起祈求上主。</p>	
<p>當執事讀出信友禱文時，主教一邊以手按在這位剛被祝聖的女執事頭上，一邊祈禱說：</p>	<p>再次指出：覆手是非常重要的環節。</p>
<p>上主，天主，祢不單不拒絕那些奉獻自己、以應有之起見服務祢聖教會的婦女，祢更收納她們於聖秩之</p>	<p>這是第二次祝聖祈禱。主要聖秩的授予禮，都會有兩次祝聖祈禱。</p>

<p>內 (leitourgon)。祢這位婢女願意將自己奉獻給祢，履行執事的神聖差使，求祢賞賜她聖神的特恩，一如祢曾賞賜同樣的恩寵給祢所選拔於聖秩中 (leitourgia) 服務的婢女福依貝一樣。</p> <p>上主，求祢也幫助她，使她能堅毅無瑕地在祢的聖殿服務，謹言慎行，尤應常懷謙遜。幫助祢的婢女成全，這樣，當她站在祢審判台前時，她的善行能因著祢唯一聖子的憐憫和祂的人性，得到相稱的賞報……</p>	
<p>當會眾回答「阿們」後，主教便把執事聖帶圍在她的頸上（放在她所披戴的女性圍巾之下），並將聖帶的兩端向外。這時，站在讀經台上的執事便說：</p> <p>請紀念所有的聖人及…</p>	<p>為神職人員穿上恰當的祭衣，是公開地確認她作為執事的新身分。</p>
<p>在領聖體的環節，剛受祝聖的執事領受了聖體和聖血之後，主教便把聖爵交給她。她接過來，放在祭台上。</p>	<p>將聖爵交給女執事拿著，是再次確認她已被祝聖為執事。</p>



## 附錄三：詞彙淺釋

**accidie**（淡漠倦怠）：無力委身於靈性旅程，對於心靈皈依和更新所要下的苦功表示輕漫、倦怠、無動於衷或慵懶的態度。無法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用於生活中；他們對團體的消極而挑釁態度是這種心靈狀態的反照。

**abba**（阿爸）：男性精神導師或領袖——可以是個人的、多人的或是一所修院的院長。

**amma**（姆姆）：女性精神導師或領袖——可以是個人的、多人的或是一間修院的院長。

**anchoress / anchorite**（單獨住在山洞或斗室中的人）：在日後的基督宗教中，這樣的獨修者住在與聖堂接壤的小室內。在東方基督宗教中，這名詞與姆姆、阿爸（amma、abba）常被互用。

**apatheia**（心如止水）：這是一股濃烈而單純的激情，這激情一往情深地投向天主。激情——或是說強烈的感情——可以是生命中一股具創造潛能的能量，在靈修旅途上既能輔助和支持，也能令人旁驚及扭曲。艾瓦格略（Evagrius Ponticus）說過：「沙漠激情有一位女兒，她的名字是『愛』」。這類的激情，可加深我們愛慕天主的能力和對祂的渴想。

**arianism**（亞略主義）：初期教會內的一次運動，被教會斥為異端，幾乎使教會及羅馬帝國分裂。亞歷山大城的亞略（Arius；死於主曆 336 年）主張基督的天主性是從屬於三位一體中的第一位，而非具有同等地位。亞略說基督是「被造的」，而曾有一段時期並不存在。

**ascetic**（隱修者）：一位將他/她的生命每一範疇都致力於默想及與天主共融的人。隱修者過的是極其刻苦的生活，在生活中定時齋戒、祈禱、克己及對貧苦者慷慨施予。

**basilica**（大教堂）：最初是指在羅馬帝國時期常見的簡單而寬闊的會堂，常用於政治用途。當基督宗教從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教，演變為一個公開宗教後，這些會堂便成為基督徒公開聚集、崇拜的首要地方。

**catechesis**（教理講授）：講授有關耶穌基督的思想及實踐之道，包括福音中的誡命、要求和恩寵。這名詞尤多用於為慕道者在領洗及正式加入教會前做好準備。

**cell**（斗室或山洞）：非常簡單甚至簡陋，人在其中生活、工作及祈禱。以前，斗室常是人在獨處時與天主相遇的地方。

**christology**（基督學）：是對肋匝肋人耶穌作為人及天主聖子這方面的研究和解釋。多個世紀以來，很多學者嘗試解釋耶穌基督如何可以完全是一個人，又同時完全是一個神。

**compunction**（懺悔或懊悔）：在沙漠傳統中，懺悔有如以哀傷刺心，被視為是一種治愈，也是內心成長所必須的。

**conversion**（皈依、歸化）：對人生的優先次序及承諾，所出現的靈性轉態；靈性上重展生機及重新定位；以新的心懷去生活。

**deacon**（執事）：此字源於希臘文 *diakonos*，意思是「僕人」或「助手」，是一個與鐸職有關的受祝聖之職務。在最初的幾個世紀，男女執事均統稱為「執事」（*deacon*），沒有因性別而區分職銜，後來才因性別而出現不同職銜，男的稱為「男執事」（*deacon*），女的稱為「女執事」（*deaconess*）。

**detachment**（抽離）：在沙漠靈修中，抽離是將內心所依戀的物質、個人名聲、社會地位、態度以及情感都一一捨棄。學會了抽離，人可以佔有東西而不會被東西倒過來佔有。例如：人不會再因別人的行為而惱怒、不再擔憂失竊、而情感與情緒不再支配人的生命。這是真真實實的簡樸。

**diaspora**（大流散）：一個社群或族裔因政治、宗教或種族鬥爭而被迫逃離原居地；一群有相似背景的人被迫離開家園。例如：在主曆 70 年，猶太人被逐離耶路撒冷；在亞略主義引起紛爭期間，不少修道人被逐離修院。今天，猶太人及美籍非洲人均被視為處於大流散中。

**discernment of spirits**（神類辨別）：考察和分辨宗教因素對

個人、團體或概念的影響。在基督宗教的傳統裏，人會找一位智者敬虔地聆聽、理解或分辨某事物是出於邪魔或是天主的影響。這是來自天主嗎？這項承諾、事件的進程、財物、決定會導引我更接近天主還是遠離天主呢？這名詞出現的那個年代，人們體會到邪靈對人類的影響。

**Divine Office**（每日禮讚）：英文亦稱 *Liturgy of the Hours*。

「每日禮讚」包含誦唱聖詠、聖經章節，和以聖經為基礎的祈禱，源於猶太會堂裏以聖經為基礎的禱文；最常用於早課和晚課，但現今不少默觀性的修道傳統也跟隨沙漠隱修者一樣，每天七次祈禱。

**eremitic**（嚴守獨處的人）：也指某些宗教傳統裏，成員是各自獨居，但彼此距離不遠；今天的嘉都先會隱者（*Carthusian*）便是例子之一。

**Eucharist**（感恩聖事）：亦稱共融聖事，希臘文原意是「感謝」。感恩聖事是一項基督徒禮儀聖事，在這聖事中教會紀念、慶祝及宣告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在最後晚餐中，耶穌囑咐門徒「要這樣做來紀念祂。」

**evil one**（邪惡者）：亦稱為撒旦或魔鬼，意即非難者、誹謗者、仇敵、偽證者；它是路濟弗亞——那位墮落的總領天使、是邪惡的總化身，與天主大相逕庭。

**fear of God**（敬畏上主）：對那既內在而又外在於宇宙的天

主表示敬畏與尊崇。沙漠靈修體會到我們是全然地、絕對地依賴上主，但同時又被祂吸引，渴望與祂不斷深化關係；我們敬畏祂而不是畏懼祂。

**grace**（恩寵）：來自天主的白白饋贈。

**hermit**（隱士）：離群獨處的人。

**heterodox**（非正統或偏離正統）：在有關「基督論」的爭議中，非正統的說法有二：一是指基督只有天主性，而他的人性只是外貌而已；二是指稱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並不具有三位一體中第一位的天主性。不過，這名詞也可以有政治涵義。很多運動，甚至是某些地區的教會，因為有婦女或解放了的奴隸居於要位而被指為非正統。今天，學者們正重新研究那些久被稱為異端或非正統的派別，以發掘在政治角力中佚散了的部分傳統。

**idolatry**（盲目傾慕、尊崇、獻身於天主以外的一切事物）。人物、事物、關係可以如此消耗及操控我們的生命、思維以及心靈，以致我們對天主視而不見。

**laura**（天然的洞穴），沙漠隱士適應其間，視之為「家」。

**life**（傳記）：一位姆姆、阿爸、殉道者或聖人的生平事蹟，一般由家人或宗教團體授權撰寫。故事往往以聖徒傳記形式記錄下來，目的在勸人皈依天主。因此，今天從現代及科學角度所理解的「史實」，並非是這些傳記最關注之事。

**manichaeism**（摩尼派善惡二元論）：流行於羅馬帝國時代的宗教運動，主張絕對的雙性。其學說認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常處於抗衡狀態；物質——人的身體——將精神、光和真理困鎖其中，而一些「獲揀選的人」能以隱修將光釋放（今天，我們也許稱之為「覺悟」）。二元論被教會視為異端。

**martyrium**（聖墓）：安放著聖人——尤其是殉道者——遺物的教會墓園。

**mausoleum**（陵墓）：可容納多個靈柩的地上室內墓園，人們可在其中散步甚至用膳，有如一所家庭小聖堂。不少修道人都喜歡以室內墓園為家，因為此地幽僻，而且象徵他們渴望變得如天使一樣。

**monastery**（修道團體）：以一位精神領袖為核心的團體，團員集體生活及祈禱，一般與社會保持某程度的距離，也需要某種形式的願誓。

**monk**（僧尼）：來自希臘文 *monos*，意思是「一」或「單獨」，是指住在修道院的男或女修道人。

**monophysite**（基督一性論）：這學說認為納匝肋人耶穌，道成肉身，只是單性而非雙性；此派側重耶穌的天主性，認為耶穌只是取了人的外貌，並未具人性，因此與加采東大公會議訂定耶穌既具天主性也具人性的立場背道而馳。

**oratory**（祈禱小堂）：一所專為祈禱而設的小室，有別於堂

區聖堂。

**orthodox**（正統教理）：在有關「基督論」的爭議中，正統教理認為基督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同時也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這立場漸為顯要神學家和主教所接納，隨之也產生了尼西亞信經和聖三論。

**repentance**（悔悟）：內心取向及態度上的深層變化——從沮喪、遺憾、懊悔，而變為澄澈祥和。

**rule**（會規）：管理一個團體集體生活的規章。雖然這些守則本質上具法律性，但大部份會規，尤其當它處於雛形階段時，其實是靈修性文獻。會規為團體的祈禱、承擔、簡樸以及善工訂下界線；會規也敦促成員致力成聖，也會肯定團體存在的需要。

**saying**（嘉言）：姆姆或阿爸對弟子的教誨為後人所追憶傳誦，最後被記錄下來。

**seder**（逾越晚餐）：逾越節時在家中舉行的聚餐，由家庭中的女家長（母親）主持，為紀念猶太人脫離在埃及為奴的日子。

**spirituality**（靈修）：耶穌會會士鮑榮（Phil Boroughs）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對這名詞有這樣的闡釋：天主表達及讓人經驗到祂透過耶穌對世人的啟示；信者深情地以祈禱和服務去回應——既以個人、也以信友團體的一份子、亦以受造

世界中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身分去回應。

**Vulgate**（聖經拉丁文譯本）：白話拉丁文的聖經翻譯本，那是羅馬帝國一般百姓的常用語言。



## 附錄四：聖婦瞻禮日年表

自古以來，基督徒已有恭敬英雄和恭敬心儀聖者的風尚。人們會訂定一個瞻禮日，來舉行特別的慶祝及祈禱。這些日子，是所恭敬聖人的出生或逝世之日。就目前所知，此書所討論的女性中，不是每一位都有瞻禮日；但也有些，卻有超過一個紀念她們的日子！在歲月的流轉中，東西方教會的教會年曆漸露差異，結果，有些聖人的瞻禮日在東方和西方並不一樣。過去幾十年，教會年曆刪除或改動了一些瞻禮日，因此，以下是依循基督宗教首一千年的瞻禮日年表來編寫的。

我們得明白：在教會初期，聖人是由信眾所宣認的；那時，並沒有一個梵蒂崗的部門從事專責調查，然後宣告某某人是一位「聖人」；今天這情況仍然存在。很多信友團體都會紀念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並恰當地稱他們為聖人：羅美諾總主教（Archbishop Oscar Romero）、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以及桃樂斯·戴（Dorothy Day）是其中三個當代的例子，他們被不少信友團體尊崇為聖人。

### 一月

5	莘克樂提卡姆姆	第三章
8	杜妮卡	第五章
12	凱撒莉雅	第六章
14	大麥克莉納	第六章
24	歐瑟貝雅	第五章
26	大寶拉	第六章
31	瑪瑟拉	第六章

## 二月

3	撒瓏納	第四章
7	耶路撒冷的瑪提迪雅	第四章
12	蒙福的婦人瑪利納（東方）	第四章
13	傅媿納	第四章
21	韋塔琳納	第四章
23	托迪的羅蔓納、納祥的格雷歌妮	第四、五章

## 三月

1	多妮納	第四章
3	童貞女瑟雅茉姆姆	第四章
10	貴族阿納大西雅	第四章
13	小歐弗來西雅	第四章
15	瑪托納	第三章

## 四月

- 24 依撒伯爾——奇蹟創造者 第四章

## 五月 沒有

## 六月

- 18 蒙福的婦人瑪利納（西方） 第四章

## 七月

- 2 都爾的孟娜庚 第四章  
 13 撒拉姆姆 第三章  
 17 瑪瑟莉納 第六章  
 19 小麥克莉納 第六章  
 25 奧林琵雅思 第五章

## 八月

- 13 菴德根 第六章  
 16 泰艾絲姆姆 第四章

## 九月

- 1 德奧多娜姆姆、韋琳 第三、四章  
 10 妮芙多娜、敏妮多娜及美托多娜 第四章  
 11 緹厄多娜 第四章  
 19 蘇撒納 第五章

- |    |           |     |
|----|-----------|-----|
| 25 | 亞歷山大的歐弗心  | 第四章 |
| 28 | 尤詩彤吉      | 第六章 |
| 29 | 蒙福的豎琴者瑪利亞 | 第四章 |

## 十月

- |    |                        |            |
|----|------------------------|------------|
| 2  | 賈絲提納                   | 第五章        |
| 3  | 豐特內的蔓納                 | 第四章        |
| 9  | 安提約基和埃及的阿德納西雅、<br>波普妮雅 | 第四章<br>第五章 |
| 29 | 娥美琳達                   | 第四章        |

## 十一月

- |    |         |     |
|----|---------|-----|
| 9  | 佩爾格的瑪托納 | 第四章 |
| 16 | 撒瓏納     | 第四章 |

## 十二月

- |    |           |     |
|----|-----------|-----|
| 1  | 弗洛倫絲      | 第四章 |
| 6  | 雅瑟拉       | 第四章 |
| 25 | 亞歷山大的歐珍尼雅 | 第四章 |
| 27 | 法碧奧娜      | 第六章 |
| 31 | 小美蘭尼雅     | 第六章 |

## 附錄五：參考書目選輯

首一千年基督宗教運動中涉及的婦女生命的原始和二線資料，我都放進這書目裏去。因著以下原因，我特意增添了一些與這本書沒有直接關係的書目：這本書所討論的婦女是一個更大的運動的一部分，其範圍超越羅馬帝國；另一方面，這些史料，不少除提供有助研究沙漠姆姆的線索外，也透露了其他具影響力的婦女的資料。

Archer, Leonie, Susan Fischler, and Maria Wyke. *Women in Ancient Societies: An Illusion of the Ni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Bennasser, Khalifa. *Gender and Sanctity in Early Byzantine Monasticism: A Study of the Phenomenon of Female Ascetics in Male Monastic Habi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Life of St. Matrona*. Ph.D. disser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1984.

Binns, John, *Ascetics and Ambassadors of Christ: The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 314~631*.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jerre-Aspegren, Kerstin, and Rene Kieffer, *The Male Woman: A Feminine Ideal in the Early Church*.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l., 1990.

- Bongie, Elizabeth Bryson, trans., *The Life of Blessed Syncletica by Pseudo-Athanasius*.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5.
- Brock, Sebastian, and Susan Ashbrook Harvey, trans. *Holy Women of the Syrian 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Brooks., E. W., trans. *John of Ephesus: 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 Paris: Patrologia Orientalis 17~19, 1923.
- Brooks., E. W., *The Sixth Book of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Severus, Patriarch of Antioch*. The Text and Translation Society. London: William and Norgate, 1904.
- Brown, Peter,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udge, E. Wallis, *The Book of Saints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A Translation of the Ethiopic Synaxari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 Budge, E. Wallis, *The Book of Paradise: Being the Histories and Sayings of the Monks and Ascetics of the Egyptian Desert by Palladius, Hieronymus. The Syrian Texts, According to the Recension of Anan-Isho of BethAbhe*. 2 vols. London, 1904.
- Budge, E. Wallis, *The Paradise of the Holy Fathers*. Seattle: St. Nectarios Press, 1978. (Reprint from the 1907 edition.) 2 vols.
- Budge, E. Wallis, *The Wit and Wisdom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Syriac Systematic Collection, 1934.

Burrus, Virginia, *Chastity as Autonomy: Women in the Stories of the Apocryphal Acts*. Studies in Women and Religion, vol. 23. Lewiston, N.Y.: E. Mellen Press, 1987.

Burton-Christie, Douglas, *The Word in the Desert: Scripture and the Quest for Holiness in Early Christian Monas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Butler, Dom Cuthbert, *The Lausiaca History of Palladius, I/II: A Critical Discussion Together with Notes on Early Egyptian Monachism*. Hildesheim: George Olms, 1967.

Byrne, Lavinia, ed., *The Hidden Tradition: Women's Spiritual Writings Rediscovered*.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Cameron, Averil, and Amelie Kurt, eds., *Images of Women in Antiquity: Addresses, Essays, Lectur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antarella, Eva, *Pandora's Daughter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Women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Translated by Maureen B. Fant.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dwick, Owen,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8.

Chitty, Derwas, *The Desert a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d Palestinian Monasticism under the Christian Empire*.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66.

Clark, Elizabeth A., *Ascetic Piety and Women's Faith: Essays on*

- Late Ancient Christianity*. Studies in Women and Religion, vol. 20. Lewiston, New York: E. Mellen Press, 1986.
- Clark, Elizabeth A., *Jerome, Chrysostom and Friend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Studies in Women and Religion, vol. 2. Lewiston, New York: E. Mellen Press, 1979.
- Clark, Elizabeth A., *The Life of Melania the Young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Toronto: E. Mellen Press, 1983.
- Clark, Elizabeth A.,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Message of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0.
- Clark, Gillian, *Women in Late Antiquity: Pagan and Christian Lifestyl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Cloke, Gillian, *"This Female Man of God": Women and Spiritual Power in the Patristic Age, A.D. 350~4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Connolly, R.H., *Didascalia Apostolorum: The Syriac Version Translated and Accompanied by the Verona Latin Frag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 Coon, Lynda L., *Sacred Fictions: Holy Women and Hag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 Coon, Lynda, and Elizabeth Sommer, eds., *That Gentle Strength: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Women in Christianit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0.



- Corrigan, Kevin, trans., *The Life of Saint Macrina*.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89/ 1987.
- Davies, Stevan, *The Revolt of the Widow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cryphal Acts*.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0.
- Delahaye, H., *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 Subsidia Hagiographica, 18. Brussels, 1927, translated by D. Attwater, 1955. London and New York, 1962.
- Dronke, Peter, *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A Critical Study of Texts from Perpetua to Marguerite Pore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unbar, Agnes, *A Dictionary of Sainly Women*. 2 vols.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4.
- Eckenstein, Lina. *The Women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ndon: Faith Press, 1935.
- Eisen, Ute, *Women Officeholders in Early Christianity: Epigraph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00.
- Elliott, Alison Goddard. *Roads to Paradise: Reading the Lives of the Early Saint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 Elm, Susanna, “*Virgins of God*” *The Making of Asceticism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Evelyn-White, H.G., *The Monasteries of the Wadi 'N Natrun 2: The History of the Monasteries of Nitria of Scetis*, New York: 1932.
- Fantham, Elaine, Helen Peet Foley, Natalie Boymwl Kampen, Sarah

- B. Pomeroy, and H. Alan Shapiro, *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 Image and 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FitzGerald, Kyriaki Karidoyanes, *Women Deacons in the Orthodox Church: Called to Holiness and Ministry*. Brookline, Mass.: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1998.
- Gamble, Harry Y., *Books and Readers in the Early Church: 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Tex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ingras, George E., trans., *Egeria: Diary of a Pilgrimage*;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70.
- Goar, Jacob, *Euchologion sive Rituale Graeorum*. Paris, 1647.
- Grant, Robert, *Gnosticism: A Sourcebook of Heretical Writings 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Perio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 Griggs, C.W., *Early Egyptian Christianity from its Origins to 451 C.E.*. Leiden: E. J. Brill, 1990.
- Gryson, Roger, *The Ministry of Women in the Early Church*.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76.
- Harvey, Susan Ashbrook, *Asceticism and Society in Crisis: John of Ephesus and the 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Hickey, Anne Ewing, *Women of the Roman Aristocracy as Christian Monastics*.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7.
- Hirschfeld, Yizar, *The Judean Desert Monasteries in the Byzantine Peri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ollyday, Joyce, *Clothed with the Sun: Biblical Women, Social Justice and U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 Holy Apostle Convent,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of the Holy Land and the Sinai Desert*. Buena Vista, Colo.: Buena Vista, 1988.
- Holy Apostle Convent, *The Lives of the Spiritual Mothers*. Buena Vista, Colo.: Holy Apostle Convent, 1991.
- Hroswitha, *Hroswitha of Gandersheim: Her Life, Times and Work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7.
- Hunt, E. D., *Holy Land Pilgrimage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312~460*. Oxford: Clarendon, 1982.
- Isichei, Elizabe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95.
- Kadel, Andrew, *Matrology: A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by Christian Women from the First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Continuum, 1995.
- King, Margot H., *On Pilgrimage: The Best of Ten Years of Vox Benedictina*. Toronto: Peregrina Publishing, 1994.
- Kraemer, Ross Shepard, ed., *Maenads, Martyrs, Matrons, Monastics: A Sourcebook on Women's Religio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
- Laeuchli, Samuel, *Power and Sexuality: The Emergence of Canon Law at the Synod of Elvir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Laporte, Jean, *The Role of Women in Early Christianity*. Studies in

- Women and Religion, vol.7. Lewiston, N.Y.: E. Mellen, 1982.
- Lesko, Barbara S., *Women's Earliest Records: From Ancient Egypt and Western Asia*.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Wome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ovember 5~7, 1987.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9.
- Lewis, Agnes Smith, ed., *Select Narratives of Holy Women*. Studia Sinaitica #9.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ackean, W. H., *Christian Monasticism in Egypt to the Close of the 4th Century*. London: SPCK, 1920.
- McNamara, Jo Ann, *A New Song: Celibate Women in the First Three Christian Centuries*. New York: Harrington Press, 1985.
- McNamara, Jo Ann, *Sisters in Arms: Catholic Nuns through Two Millenn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cNamara, Jo Ann and John E. Halborg, edited & translated, with E. Gordon Whatley, *Sainted Women of the Dark Ag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Morinus, John, *Commentarius de Sacris Ecclesiae Ordinationibus* (Antwerp: Kalverstraat, 1695).
- Oden, Amy, ed., *In Her Words: Women's Writ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ashville: Abingdon, 1994.
- O'Neill, J. C., "The Origins of Monasticism", in *The Making of Orthodoxy: Essays in Honour of Henry Chadwick*, Rowan William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alladius, *Lausiaca History*.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by Robert

- Meyer.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series, vol.34, ed. by Johannes Quasten.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64.
- Pantel, Pauline Schmitt, ed., Goldhammer, Arthur, tran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Series. ed. by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erkins, Judith, *The Suffering Self: Pain and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Petersen, Joan M., trans., *Handmaids of the Lord: Contemporary Descriptions of Feminine Asceticism in the First Six Christian Centurie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6.
- Petroff, Elizabeth Alvilda, *Body and Soul: Essays on Medieval Women and Monas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etroff, Elizabeth Alvilda, *Medieval Women's Visionary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rice, R. M. trans., *Cyril of Scythopolis: The Lives of the Monks of Palestine*.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1.
- Rampolla, Cardinal Mariano, trans. by E. Leahy and Herbert Thurston S.J., *The Life of St. Melania*. London: Burns & Oates, Ltd., 1908.
- Robert, Alexander, and James Donaldson, eds., "The Acts of Paul

- and Thecla",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vol.8,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 Robinson, James M., ed.,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 Robinson, Thomas A., *The Early Churc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The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No.33. Metuchen, N.J.: The Scarecrow Press, 1993.
- Rousseau, P., *Ascetics,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Age of Jerome and Cass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Rousseau, P., "Christian Asceticism and the Early Monks", in *Early Christianity: Origins and Evolution to A.D. 600*. Ian Hazlett, ed. London: SPCK, 1991.
- Ruether, Rosemary Radford, and Eleanor McLaughlin, eds., *Women of Spirit: Female Leadership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 Russell, Norman, trans., *The Lives of the Desert Fathers: The Histoica Monachorum in Aegypto*.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1.
- Salisbury, Joyce E., *Church Fathers, Independent Virgi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 Schaff, Philip, and Henry Wace, eds., "Letter to Eustochium",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l.6. Grand Rapid: Eerdmans, 1972.

- Schaff, Philip, and Henry Wace, eds.,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l.5. Grand Rapid: Eerdmans, 1972.
- Schottroff, Luise, *Lydia's Impatient Sisters: A Feminist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 Schüssler Fiorenza, Elizabeth, *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 Schüssler Fiorenza, Elizabeth, *Searching the Scriptures: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2 vols. New York: Crossroad, 1993/1994.
- Schüssler Fiorenza, Elizabeth, and Hermann Häring, eds., *The Non-Ordination of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Concilium 1999/3). New York: Orbis, 1999.
- Stark, Rodney,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teele, Francesca, *Anchoresses of the West*. London: Sands & Co., 1903.
- Stewart, Columba, *The World of Desert Fathers*. Oxford: SLG Press, 1986.
- Talbot, Alice-Mary, ed., *Holy Women of Byzantium: Ten Saints' 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1996.

- Thurston, Bonnie Bowman, *The Widows: A Women's Ministry in the Early Chur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9.
- Topping, Eva Catafygiotu, *Saints and Sisterhood: The Lives of Forty-Eight Women*. Minneapolis: Light and Life Publishing, 1990.
- Torjesen, Karen Jo, *When Women Were Priests: Women's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Scandal of their Subordination in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3.
- Turpin, Joanne, *Women in Church History: 20 Stories for 20 Centuries*. Cincinnati: Saint Antony Messenger, 1990.
- Vivian, Tim, *Journeying into God, Seven Early Monastic Live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1996.
- Vööbus, Arthur, *Didascalia Apostolorum in Syriac*. Vol. 408. Louvain: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1979.
- Vööbus, Arthur, *History of Asceticism in the Syrian Orient*. 2 vols. Louvain: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1958.
- Waddell, Helen, *The Desert Fathers: Translation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 Ward, Benedicta, *The Desert Christian: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 Ward, Benedicta, *Harlots of the Desert: A Study of Repentance in Early Monastic Source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7.



- Ward, Benedicta,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5/ 1984.
- Ward, Benedicta, *The Wisdom of the Desert Fathers*. Oxford: SLG Press, 1986.
- Wensinck, A. J., ed. and trans., *Legends of Eastern Saints: Chiefly from Syriac Sources*. Leyden: E. J. Brill, 1913.
- White, Caroline, *Christian Friendship in the Four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ilson, Katharina M., *Medieval Women Writer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 Wilson-Kastner, Patricia, G. Ronald Kastner, Ann Millin, Rosemary Rader, Jeremiah Reedy, *A Lost Tradition: Women Writers of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 Wimbush, Vincent L., ed., *Ascetic Behavior in Greco-Roman Antiquity. A Sourcebook*.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 Wimbush, Vincent, and Richard Valantasis, eds., *Asce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itherington, Ben, *Women and the Genesis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itherington, Ben, *Women and the Earliest Churc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ortley, John, *The Spiritual Meadow of John Moschu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2.

## 相關好書推介

### 《**憂苦中的安慰**：與神秘家朱利安一起祈禱 30 天》

約翰·可凡（John Kirvan）著，小加 譯；光啓文化事業 2012 年初版

諾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 1342~1423）是中世紀英國密契靈修者和作家，她生活在黑死病氾濫的時代，看見人們在各種生存的痛苦中掙扎，也曾身染重病、陷入癱瘓，是十字架上的耶穌治癒了她。

藉著目睹耶穌的苦難，她體會到天主無限的愛和憐憫，天主願意與我們一起受苦，痛苦不是我們的終結，痛苦淬煉出我們的愛和憐憫，我們是美善天主永遠珍惜、扶持的人。

這本小冊子是從朱利安的神視作品《神愛的啓示》中，節選與日常生活靈修相關的精華。每天都有一篇簡短的早禱省思、供整日默想的禱文，並在一日將盡時，以一篇晚禱幫助您回顧今日與主同行的生活。

但願神秘家所經歷的天主無限之愛，透過這 30 天的同行，也成爲您的生命體驗，安慰憂苦，體會愛與盼望。



## 相關好書推介

# 《女性神學與靈修》

胡國禎 主編；光啓文化事業 2003 年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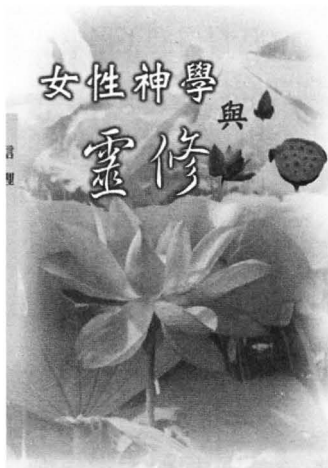
台灣基督宗教學術界為女性運動發聲得太少，不只男人對此議題沒有聲音，女性神學工作者也有發不出聲音的遺憾。

輔大神學院從十多年前開始，就已注意到培養女性神學工作者的重要性，如今本書的出版表示我們的努力開始有了初果。趁亞太地區修女聯合會（Amor）

在台灣召開第十三屆大會的機緣，我們將此初果呈獻出來，讓大會貴賓分享我們的喜悅。

本書收錄十五篇有關女性運動的神學文章，雖未完全呈現當代女性神學界所希望具有動態性和多元性的特質，但已經為台灣女性神學工作者開拓出一片可以耕耘的園地，希望不久就可發現滿園清香的花蕾。本書按議題分為下列三大部分：

- 第壹部分 女性的時代性相關議題
- 第貳部分 女性神學相關議題
- 第參部分 女性靈修相關議題



## 相關好書推介

# 《教父—從聖克勉到聖奧斯定》

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著，劉嘉玲 譯

基督信仰不是憑空而來的，如同耶穌曾經真實地活在人類的歷史中，這信仰也透過一代又一代的人與給予生命全新視野的耶穌基督相遇的經驗，累積、傳遞而成。

教父，是那些親炙過第一代的基督徒、或是在信仰發展的初期，辨明正統教義、生活聖潔的教會作家。他們自己走過信仰的追尋，在發現真理之後，致力於教理的講授與見證。



本書介紹了 26 位具影響力的教會作家。教宗不只介紹眾所週知、深具影響力的教父，也介紹較少被聽聞的教父。作者首先介紹人物的歷史背景，將其置入當時的環境中，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論教父的教導，並將其教導應用到某些現世的情況。其中多文，作者還在結束前引用教父感人至深的祈禱文。藉由此書，我們不僅能以現代語言來認識這些早期的基督徒，也能從這些精簡且深具啟發性的介紹裡，體會先人以生命淬煉出來的信仰精髓，依舊是撼動我們靈魂的寶貴滋養。

## 相關好書推介

# 《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全套三冊

黃克鏞、盧德 主編

第一冊 聖經及教父時代靈修

第二冊 中世紀及近代天主教靈修

第三冊 正教、新教及當代基督徒靈修



基督宗教兩千年來，積聚了一個極為豐富的靈修寶庫；本書全套三冊，共分六大部分，按照年代先後次序，分別介紹歷代的靈修思想。第一冊包括：一、聖經靈修觀；二、教父時代靈修；第二冊包括：三、中世紀靈修；四、近代天主教靈修；第三冊包括：五、正教及新教靈修；六、當代基督徒靈修。

本書各章，除了延邀各個靈修團體的學者，介紹各自的靈修傳統與特色外；作者們也多次引用各傳統的原典，讓讀者對這些經典之作能有第一手的認識。最後，在各章之末，還附有主要參考書目，提供讀者進一步的研讀。

被遺忘的沙漠媽媽：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生命及故事 /  
洛蓉·思宛 (Laura Swan) 著、張楚慧 譯

——台北：光啓文化，2013.02

面：公分·——（輔大神學叢書 107）

譯自 The Forgotten Desert Mothers: sayings, lives, and stories  
of early Christian women

ISBN 978-957-546-746-3（平裝）

1. 天主教；2. 靈修

244.93

101027338

輔大神學叢書 107

## 被遺忘的沙漠媽媽

早期基督徒婦女的嘉言、生命及故事

2013 年 2 月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著 者：洛蓉·思宛 (Laura Swan)

譯 者：張楚慧

編 輯 者：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委：房志榮、谷寒松、胡國楨、潘永達、楊素娥

執行主編兼審訂者：楊素娥

電話：(02) 29017270 轉 510 傳真：886-2-22092010

Email: ruth0010@gmail.com

准 印 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 版 者：光啓文化事業

〔10688〕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2022 傳真：(02) 2740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發 行 人：胡國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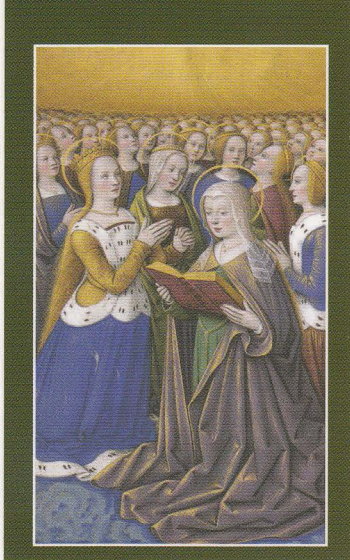
光啓文化事業網址：<http://www.kcg.org.tw>; Email: [kgc@kgc.org.tw](mailto:kgc@kgc.org.tw)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NT\$260.

光啓書號 207083

ISBN：978-957-546-746-3



本書描繪了基督紀元的前六世紀，一群不畏文化對婦女的規範和要求，而積極回應天主的呼召，進入沙漠追尋真道的婦女。這群多彩多姿、能力出眾、有愛心又慷慨的婦女，充分道出了沙漠與女性靈修的特質。

然而，這些名留青史的沙漠姆姆，只是當日遁跡沙漠的婦女中，極少的一部分。沙漠隱者的目標，是要消失於人間，而她們往往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很多關於她們的歷史、著作及教誨，都已失傳。史料中，可以追溯到的姆姆，大多數是來自顯赫家庭中較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的一群；當然也有少數例外。

姆姆們以熱忱，一往情深地走沙漠之路。她們說話坦率、開放、無懼—無論對方是弟子、是朝聖者、是教會，或是社會領袖。她們靜聽及宣告時代的徵兆，忠於一己的召叫，也有能力去回應。她們的勇敢、目標清晰、敬虔而率真、富有洞察力、能體恤別人的需要，全然活出了福音勸諭：希望透過自己的生活，體現天主的臨在，並鼓勵世人以決心，專心致志地，一步一步走向天主。

